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魔手



我经常回想起收到第一封匿名信的那个早晨。

信是早餐时分送来的，当时，时间对我来说过得非常慢，所以我做任何事都是慢条斯理，不慌不忙。我慢吞吞地拿起信，发现是本地寄出的，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。除了这封信之外，另外还有两封信，一封显然地帐单，另一封看得出是我那个无聊的堂兄写来的，所以我先看手上的这封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乔安娜和我们会对那封信特别感兴趣，倒是有点奇怪。当时，我们一点都没想到这封信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——血腥、暴力、猜疑和恐惧。

谁都不会把这些事和林斯塔克这个地方联想在一起。

自从我驾车不慎坠落之后，尽管医生和护士不断安慰我，可是我还是担心了很久，生怕这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。最后他们终于替我拿掉石膏，我开始学着小心地使用四肢。

后来，主治医生马可斯·肯特拍拍我的背说，一切都没问题，不过你必须乡下静养，至少要过六个月平平静静日子。

“找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地方，不要为任何事操心，对地方政治保持一点兴趣，听听邻居的闲聊，把当地丑闻一股脑吞下去。稍后喝点啤酒，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。记住，一定要好好的静养。”

静养，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。

于是，我就这么来到林斯塔克，还有小佛兹。

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，林斯塔克是个重要据点，可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，它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。它只是个小市镇，离主要干道三英里远，较高处还有一块沼地。

小佛兹就在去沼地的途中，是间古板、低矮的白屋，门外维多利亚式走廊上的绿漆，都已经纷纷剥落了。

我妹妹乔安娜一看到这栋房子，就认为是病人养病的最理想的地点。屋主的气质和房子十分相配，是个可爱的小老太婆，其维多利亚式的观念令人难以相信。她告诉乔安娜，“如果不是现在这种跟从前大不相同的重税”，她绝对不会想到要出租房子。

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，双方在租屋契约上签好字，过了不久，乔安娜和我就搬进去定居，爱蜜莉·巴顿小姐则搬到林斯塔克一名女佣（“我那个忠心耿耿的佛罗伦斯”）照管的几个房间那儿。巴顿小姐原先所用的女仆派翠吉暂时由我们使唤。派翠吉是个严肃却很能干的佣人，每天还有一个女孩在固定时间来帮她忙。

我们刚安定下来几天，林斯塔克的居民就一一正式来访。林斯塔克的每个人都有些特征——乔安娜说，“就像快乐的家族一样。”瘦瘦的律师辛明顿先生，对人很冷淡，律师太太爱打桥牌，牢骚很多，葛理菲医生皮肤黑黑的，似乎很忧郁，他姐姐恰好相反，身材高大，为人非常热心。牧师是个上了年纪的学者型的人物，老像心不在焉似的，而牧师太太脸上的表情，却是热心过度得让人奇怪。此外还有富有的业余艺术爱好者皮先生，以及我们房东爱蜜莉·巴顿小姐——典型的乡下传统老处女。

乔安娜用惊讶的神情把玩着他们的名片说：“没想到他们真的会‘拜访’我们——用名片拜访！”

我告诉她：“那是因为你乡下太不了解。”

乔安娜既活泼又漂亮，喜欢跳舞、鸡尾酒会、谈恋爱、开快车，绝对是个完完全全属于城里的女孩。

“无论如何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外表总算还不太离谱吧。”

我用批评的眼光打量她一下，实在无法同意。

她穿着一身米若汀特地为她设计的运动服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可是在林斯塔克这种小地方，还是太惹人注目了些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：“你完全错了，应该穿褪色的苏格兰呢裙，配上羊毛短褂，或者松垮垮的羊毛夹克，戴顶毡帽，穿双厚袜子，外加又粗又硬的靴子。再说，你的脸也根本不像。”

“我的脸有什么不对？我用的是乡村褐色二号化妆系列。”

“就是这一点不对，”我说：“要是你真是乡下女孩，就只会稍微抹点粉，遮住日晒的痕迹，眉型也会完全描出来，不会只画四分之一。”

乔安娜笑着说，毕竟到乡下来住是件新鲜事，她会好好体会其中乐趣。

“就怕你以后会觉得无聊透了。”我用怜悯的口吻说。

“不，才不会呢！我受够了城市里那些吵吵闹闹的人群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情我，可是保罗给我的伤害实在很深，要好久好久才能平静下来。”

我可不大相信这一套，乔安娜每次的恋爱史都一样。她特别迷恋某些自以为有天才的没骨气家伙，一个劲儿地聆听对方无止境的抱怨，努力想得到对方的承诺。可是等她发现对方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时，又觉得受到很大伤害，说她的心都碎了——直到大约三个星期之后，又会有一个同样悲观忧郁的年轻人出现，她的心境才又恢复过来。

我没把乔安娜“心碎”这档事看得很严重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到乡下来住，对她就像是一种有趣的新游戏，她热心地去回拜别人。不久，有人邀请我们喝茶和打桥牌，我们一一接受了，也同样回请别人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些活动既新奇又有趣，的确就像一种新的游戏。

而那封匿名信来的时候，我起初也觉得很惊奇很有意思。

刚拆开信的一、两分钟，我困惑地盯着它，因为信是把剪下来的印刷字体贴在一白纸上拼成的。

至于信的内容，则是最卑鄙的字眼，表示写信的人不相信我和乔安娜是兄妹。

“嗨，”乔安娜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封无聊恶毒的匿名信。”我说。

我觉得非常震惊，因为谁都想不到，像林斯塔克这种善良淳朴的地方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。

乔安娜立刻露出很有兴趣的表情，问：“哦，信上怎么说？”

我记得小说里碰到那些恶毒的匿名信，总是尽可能不让女人看，免得伤害到她们脆弱纤柔的神经系统。

可是我当时却没想到别让乔安娜看信，一听她的问话，就立刻把信递给她。

她看完信后，没有表示任何态度，只露出有趣的表情说：“真是可笑卑鄙透了，我早就听说过有匿名信这种事，可是以前从来没亲眼看过。匿名信是不是都像这样卑鄙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我说：“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”

乔安娜忽然格格傻笑起来，“你对我化妆的看法一定很正确，杰利。我想他们‘一定’认为我是个被抛弃的女人。”

“而且，”我说：“爸爸身材高，皮肤黑，下巴瘦削，妈妈身材娇小，眼睛蓝色，有一头漂亮的秀发，我像爸爸，你却完全像妈妈，在人家眼里，我们当然不像兄妹。”

乔安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我们两人一点也不像，谁都不会想到我们是兄妹。”

“确实有人这么想。”我也沉思着说。

乔安娜说，这件事又可笑又怕人，她一边用手卷起信的一角，一边问我该怎么办。

“我想，最好的办法，”我说：“就是大喊一声‘恶心’！把它丢进火里。”

说到做到，我立刻把它烧了，乔安娜拍拍手，说：“做得真漂亮，你真该上台当演员的。幸好我们还有火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啊，要是丢在垃圾桶里，就没那么戏剧性了，”我同意她的看法，“当然，我也可以点根火柴，慢慢看着它烧掉。”

“你希望东西烧掉的时候，”乔安娜说：“火偏偏就会熄掉，也许得划好几根火柴才会烧光。”

她站起来走向窗户，然后忽然转头说：“我在想，到底是谁写的？”

“也许我们永远也没办法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嗯——也许，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这件事实在太可笑了。你知道，我认为他们——他们还蛮喜欢我们住在这儿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这一定是某个住得远些、脑筋不正常的家伙写的。”

“大概是，哎呀！真是恶劣！”

她走到外面时，我一边抽饭后烟一边想，她说得对，写信的人真是恶劣，一定是讨厌我们住下来，嫉妒乔安娜年轻成熟的美丽风采，想要恶意中伤我们。一笑置之或许是最好的方法——可是再深入的想想，却又不只是可笑而已。

那天早上，葛理菲医生来替我做每周一次的例行检查，我很喜欢欧文·葛理菲，他皮肤黝黑，行动略显得笨拙，但是双手却十分灵巧。说起话来很快，还有点害羞。

他表示我的伤势有显著的好转，又说：“你没什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是我的错觉，还是你今天早上的确受天气影响，心情不好？”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：“是因为今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卑鄙匿名信，所以连我嘴里都留下了一股臭味。”

他手上的袋子突然掉在地上，瘦削黝黑的面上，露出兴奋的神色，说：“你是说，你也收到一封匿名信？”

我很有兴趣地问他：“已经有其他人收到匿名信了？”

“嗯，有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噢，”我说：“我懂了，我还以为因为我们是外地人，所以才惹别人讨厌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跟那没关系，只不过是——”他停住口，接着又问：“信上怎么说？至少——”他忽然害羞地红着脸说：“或许我不应该问？”

“不，我很乐意告诉你，”我说：“信上只说，跟我一起搬到这儿来的漂亮女孩，不是我妹妹！我想，写信的人意思还不只这样。”他黝黑的脸气得

通红，“真可耻！令妹——希望她没有因此感到不安吧？”

我说：“乔安看起来有点像圣诞树上的小天使，可是她事实上很摩登，很坚强。她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，因为以前从来没碰到过。”

“我也希望没有。”葛理菲亲切地说。

“总之，”我坚定地说：“我想也只有这样做最好，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笑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欧文·葛理菲说：“可是——”

他停下来，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不错，问题就在‘可是’这个关键上。”

“对，我想会。”

“当然，这种人心理一定不健全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照你看，有什么人比较可疑吗？”

“我希望自己能猜出来，可惜我也想不出谁有嫌疑。你知道，匿名信这种讨人厌的东西，可能有两种起因，第一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特殊的人，写信的人心里怀有某种恨意，于是采取一种卑鄙狡诈的手段寄出匿名信。虽然可耻可恨，但是写信的人不一定心理有病，也很容易追查出来。可能是被解雇的佣人，或者嫉妒的女人等等。但是如果收信者很平凡，没什么特征，情形就比较严重了。”

“寄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只想达到破坏别人的目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写信者的心理不健全，而且兴趣会越来越浓。当然，最后总会追查出来（多半是最不可能的人）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去年，本郡另外一边也发生过这种事，后来查出来是一个大布庄附设女帽部的主管做的。谁都想不到，那么一个安静、优雅的女人——已经在那儿服务好几年了。”

“以前我在北方实习的时候，也发生过这种事，结果发现只是私人恩怨。可是，尽管我看过几次这种事，现在还是忍不住有点怕！”

“这件事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相没多久，当然，也很难说，因为接到匿名信的人都不会到处宣扬，多半都扔进火里。”

他停了停，又继续说：“我自己就收到一封，辛明顿律师也收到一封，还有一、两个可怜的病人也跟我提起收到匿名信的事。”

“意思全都差不多吗？”

“嗯，可以这么说，全都是有关性方面的事，这是最大的特征，”他笑了笑，又说：“辛明顿先生的罪名，是跟他的女职员有奸情——可怜的老金区小姐至少有四十岁了，带着夹鼻眼镜，牙齿又像兔子一样。辛明顿把信直接交给警方。我那封匿名信上，骂我没有职业道德，跟女病人乱来，还若有其事地把细节写得很清楚。信的内容都很幼稚可笑，但是居心却很恶毒。”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“总而言之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，这种事可能会变得很危险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看，”他说，“这些信虽然很幼稚、很恶毒、可是迟早总有一封会说到某个人心里的致命伤，到时候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也怕那些迟钝、好猜忌、又没受过教育的人，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反应。他们只要看到白纸黑字，就认为是真的，所有麻烦也都会产生。”

“这封信没什么水平，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想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

的。”

“喔？是吗？”欧文说着就离开了。

事后当我想他那句“是吗？”时，感到相当困惑。

我不想假装那封匿名信没让我感到任何不快，事实上的确有。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忘了这回事了。你看，我当时并没有把那封信看得很严重。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，也许在这种偏僻的小村庄经常发生这种事。写信的人可能是个神经质又爱幻想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要是所有匿名信全都像我们接到的那封一样幼稚可笑的话，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。

第二件“意外”——要是能这么说的话——大概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后。

派翠吉不高兴地嘟着嘴告诉我，每天来帮忙的女孩碧翠丝，那天没办法来。

“我猜，先生，”派翠吉说：“她一定感到很不舒服。”

我不大清楚派翠吉指的是什么，猜想大概是胃痛什么的，于是对派翠吉说，我感到很难过，希望她早点复元。

“她身体好得很，先生，”派翠吉答道：“是心里不舒服。”

“喔？”我用困惑的语气说。

“因为她接到一封信，”派翠吉说：“信上暗示了一些事。”

派翠吉严肃的眼神，使我明白信上的暗示一定跟我有关。老实说，要是街上碰到碧翠丝，我恐怕连认都认不出她来，因为我对她实在很陌生，所以当时就感到很不高兴。

像我这样行动不便、得靠两根拐杖步行的人，还在什么精神去骗镇上女孩子的感情。

我生气地说：“真是无聊透了！”

“我跟她母亲也是这么说，”派翠吉说：“‘只要我在这个家里负责，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。至于碧翠丝，’我说：‘现在的女孩子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要是她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就不敢保证什么了。’可是事实上，先生，碧翠丝那个在修车厂做事的朋友，也收到一封这种脏信，他的表现就很不理智。”

“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。”我怒冲冲地说。

“我认为，先生，”派翠吉说：“她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帮忙了。我说啊，要不是她担心有什么事给人掀出底牌，就不会真的那么生气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无火不生烟。”

当时我没想到，日后我会对这句成语那么深恶痛绝。

那天早上，我到镇上去散步。阳光普照，空气清新活泼，带着春天的甜美气息。我拿起拐杖，坚决地拒绝乔安娜陪我同行，开始独自上路。

不过我们事先说好，她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开车到镇上来接我回家吃午饭。

“这么一来，你应该可以跟林斯塔克的每一个人聊聊，消磨这一天的时间了。”

“我相信，”我说：“到时候我一定见过镇上该见到的每个人了。”

早上的大街，是上街买东西的人碰面的地方，大伙儿在这里交换消息。

不过，我到底没能自己一个人走到大街上。才走了两百码左右，后面就响起脚踏车铃声，还有煞车声，接着梅根·亨特多少有点莽莽撞撞地从车上跳下来，跌在我身旁的地上。

“嗨！”她一边站起来，拍着身上的尘土，一边跟我打招呼。

我很喜欢梅根，而且一直对她觉得有点莫名的可惜。

她是辛明顿律师的继女，辛明顿太太前夫的女儿。很少有人提起亨特先生（或船长），或许是人们宁可忘了这个人。据说他对辛明顿太太很不好，婚后一、两年，她就跟他离婚了。她能够独自谋生，跟年幼的小女儿定居在林斯塔克，最后终于嫁给本地唯一合格的单身汉理查·辛明顿。

他们婚后生了两个男孩，父母亲很疼爱这两个孩子。我有时候想，梅根偶尔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家里格格不入。她一点也不像她母亲，后者身材瘦小，没有精神，老用一种微弱忧郁的声音谈仆人的困难和她自己的健康。

梅根是个高大笨拙的女孩，虽然她事实上已经二十岁了，可是看起来还像个十六岁的女学生，一头不整齐的褐发，浅棕色的眸子，脸庞瘦削，笑起来倒还很可爱。她的衣服很邋遢，一点也不吸引人，经常穿着有破洞的麻线袜。

我今天早上忽然发觉，与其说她像个人，还不如说像匹马。事实上，她要是稍加刷洗，必然是一头很好的马。

她像往常一样，用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匆匆忙忙的口气对我说：“我到农场去过了——你知道，赖舍的农场，去看看他们有没有鸭蛋。他们最近养了一大堆小猪，好可爱哟！”

你喜不喜欢猪？我好喜欢，连它们的臭味都喜欢。”

“照顾得好，猪就不应该在臭味。”我说。

“是吗？可是这附近的猪全都有臭味。你是不是要走到镇上？我看到你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想停下来陪你走，就是停得太匆忙了。”

“你把袜子都弄破了。”我说。

梅根用很后悔的表情看着右腿，说：“是啊，不过反正本来就破了两个洞，也没太大的关系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从来不补袜子吗？梅根。”

“偶尔，要是被妈逮住的话，可是她很少注意我——所以我还算运气蛮好的，对吗？”

“你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说我应该像你妹妹一样，打扮得像个洋娃娃？”

我不喜欢她这样形容乔安，答道：“她看起来干净、整齐、很讨人喜欢。”

“她实在太漂亮了，”梅根说：“一点都不像你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兄妹不一定很像。”

“喔，当然，我和布利安或者柯林都不大像，他们两个人彼此也不大像。”她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很可笑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什么很可笑？”

梅根简单地答道：

“家人啊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想是吧。”

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

我们又默默走了一会儿，梅根用略带羞怯的口吻说：“你会驾飞机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以才受了伤？”

“嗯，飞机不小心坠落了。”

梅根说：“这里没有人会驾飞机。”

“喔，”我说：“大概没有。你喜欢学开飞机吗？梅根。”

“我？”梅根似乎很意外，“老天，不喜欢，我一定会晕机。我连坐火车都会晕车。”

她停了停，用一种孩子气的直率问：“你会不会好起来，继续驾飞机？还是永远都会有点残废？”

“医生说我会完全复元。”

“对，可是他是不是那种会说谎的人呢？”

“我想不是，”我答道：“老实说，我很有信心，也相信他的话。”

“那就好，可是的确有很多人都爱说谎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默默承认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。

梅根用一种犹似法官的口吻说：“我好高兴，我本来以为你会因为担心一生残废而脾气不好——不过要是天生如此情形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我没有脾气不好。”我冷冷说。

“喔，那是很性急吧。”

“我性急是因为我迫切地希望赶快复元，可是这种事是急不得的。”

“那又何必着急呢？”

我笑道：“亲爱的女孩，难道你对即将发生的事从来不会迫切盼望吗？”

梅根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不会，何必呢？没什么好着急盼望的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”

我被她那种绝望的口气吓了一跳，温和地对她说：“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干嘛？”

她耸耸肩，“有什么事可做呢？”

“你没有任何嗜好吗？不玩任何游戏吗？没有任何朋友吗？”

“我不擅于玩游戏，这附近没几个女孩，认识的那些我又不喜欢，因为他们认为我很讨人厌。”

“真荒唐，她们为什么那么想？”

梅根摇摇头。

这时我们已经走到大街上了，梅根尖声说：

“葛理菲小姐来了，这个女人最讨厌了，老是要我参加那个可笑的团契，我讨厌参加团契。干嘛穿上一大堆衣服，戴上徽章，去做自己还不太会做的事？我觉得好愚蠢。”

大致说来，我很赞成梅根的说法，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表示同意，葛理菲小姐已经走到我们面前了。

这位很得意自己那个不恰当的名字——爱美——医生姐姐，跟她弟弟完全不同，自信十足。她的声音低沉，有一种对饱经风霜男性的吸引力。

“嗨，两位，”她挡住我们，说：“真是舒服的早晨，对吗？梅根，我正想找你帮忙，替保守协会写一些信封。”

梅根呢喃了一些拒绝的话，掉过脚踏车龙头，溜向“国际商店”那边去了。

“真是奇怪的孩子，”葛理菲小姐看着她的背影说：“懒骨头，每天只上游荡，浪费时间，对可怜的辛明顿太太一定是一项很大的考验。我知道她母亲已经试过好几次，要她找点事做——你知道，打字、速记、烹饪，或者



养点安哥拉兔子，她实在需要找点事来调剂一下生活。”

那或许是真的，可是想到梅根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坚决拒绝爱美·葛理菲的任何建议，因为光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，就够叫我生气的。

“我认为人不应该人偷懒，”葛理菲小姐又说：“尤其是年轻人。梅根既不漂亮又不迷人，有时候我会认为她像个白痴一样，真让她母亲失望透了。她父亲——你知道，”她放低了声音继续说：“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母亲一直担心这孩子会像他，心里痛苦得不得了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我说过，一种米养百种人。”

“幸好。”我答道。

爱美·葛理菲“高兴”地笑了。

“是啊，要是所有人全都一个模样，也不行啊。可是我不喜欢看任何人不好好过日子，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跟我一样。别人跟我说，你一年到头都住在乡下，一定烦死了，我说才不会呢！我一年到头都忙，也一年到头都很快乐。乡下也常常会发生很多故事，我的时间全都给占满了，要忙团契、学校里的事，还有各种委员会的事，连照顾欧文都没时间。”

这时，葛理菲小姐看到街对面又来了一个熟人，呢喃了几句她认识对方之类的话，就蹦蹦跳跳地过街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朝银行那边走去。

我一直觉得葛理菲小姐过于盛气凌人。

我到银行顺利地办完事后，又到“贾伯瑞斯及辛明顿律师事务所”办公室。我不知道贾伯瑞斯这个人到底还在不在世，反正我从来就没看过他。我被引进理查·辛明顿专用的办公室，里面有一种成立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的那种气息。

房里有许多契约箱，分别标着“何普夫人”、“爱佛拉德·卡尔男爵”、“威廉·叶士毕·何斯先生（已故）”……等等，一望而知是郡里有名望的家族，也联想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处处合法，历史悠久。

辛明顿先生低头望着我给他的文件时，我看着他想到：如果辛明顿太太的第一次婚姻曾经遭到不幸的话，那么这第二度婚姻必然相当令她安心。理查·辛明顿是那种令人打心里尊敬的典型，绝不会让妻子感到片刻不安。长长的颈项中，有个明显的喉结，略带苍白的脸上，镶着直挺的长鼻子。毫无疑问是个好丈夫及好父亲，可是却似乎过于冷静了些。

一会儿，辛明顿先生开口说话了，他说得很清晰很缓慢，显出他是个理智而聪明的人。

我们很快就把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一边起身一边对他说：“刚才我和您的继女一起走到镇上来。”

好一会儿，辛明顿先生看来好像不知道他的继女是谁，接着才笑道：

“喔，喔，当然——梅根，好——呃——已经毕业回家有一段日子了，我们一直想替她找点事做——对，找点事做。可是当然啦，她还小，而且正如别人所说的，她的心理还不如她实际年龄大。”

我走出他有办公室，外面长凳上坐着一位老人。费力地填写着什么；一个瘦小、脸颊下垂的男孩；还有一个带着夹鼻眼镜的卷发中年妇女，在打字机上匆忙地打东西。

如果这就是金区小姐的话，我的确同意欧文·葛理菲的看法：她和她的雇主之间决不可能有什么感情纠葛。

接着，我走到面包店，要了一条葡萄干土司，一会儿，我就拿到一条“刚

出炉的新鲜面包”——我把面包捧在胸前，果然立即传来一股温热。

走出面包店，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，希望看到乔安娜开车过来。刚才走了那么一大段路，我已经相当累了，而且手上又撑拐杖又捧面包，走路的样子，实在有点可笑。

可是左瞧右瞧就是没有乔安娜的影子。

突然，我高兴而不敢置信地看着前面，从马路那边缓缓走来一位女神，除了“女神”，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。那么完美无瑕的五官，活泼可爱的金色卷发，以及高挺秀丽的身材，对这个名词的确当之无愧。她轻飘飘地向我走近，好像不费任何力气。

真是耀眼，令人难以相信，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女孩。

就在我极端兴奋的当儿，有什么东西掉了——是那条葡萄干土司从我手臂里掉了下去。我俯身去捡，拐杖却又掉在地上，我滑了一下，差点跌倒在地上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女神有力的手臂抓住我，把我扶起来。

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多——多谢你，真——真是抱歉。”

她捡起土司，和手杖一起交还给我，然后亲切愉快地笑道：“没什么，一点也不麻烦，别放在心上。”而那种魔力却在平淡、能干的声音中消失了。好看、健康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任何别的。

我忽然想到，要是上帝也赋予特洛伊城的美女海伦这么平板的声音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呢？

真奇怪！一个女孩子不开口的时候，能使你心灵深处震撼激荡不已，可是她一开口，所有那些神奇的力量全都不存在了。

不过我也碰到过相反的情形，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瘦小平凡的女人，谁都不会回过头再看她第二眼，可是当她一开口，一切都不同了，仿佛空气中忽然散发出某种魔力，就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拉再现一样。

乔安娜把车停在我身边，我却没注意到，她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对劲。

“没什么，”我尽力集中精神，说：“我正在想特洛伊城的美女海伦和一些其他人。”

“在这种地方想？真好笑！”乔安娜说：“你看起来好奇怪，把土司面包抱在胸前，张大嘴傻傻地站着。”

“我是吓了一跳，”我说：“我刚才神游了特洛伊，却又突然回到现实里。”

我指着那个优雅而逐渐飘远的背景，问乔安娜道：“你知道那是谁吗？”乔安娜看了那个女孩一眼，说是辛明顿孩子的保姆兼家庭教师。

“就是她让你吓了一跳？”她问：“长得很漂亮，就是没什么内涵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：“只是个漂亮女孩罢了，我刚才还以为她是维纳斯再世呢！”

乔安娜打开车门让我上去。

“很好笑，不是吗？”她说：“有些人长得很好看，却没有半点吸引力，就像那个女孩，真是可惜！”

我说她如果当了保姆兼家庭教师的话，情形恐怕也一样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到皮先生家喝下午茶。

皮先生是个女人味很重的矮胖男人，对他所收集的德勒斯登牧羊女像及年代不同的家具非常喜爱。

他住在宗教改革时代所破坏的一块废墟附近。

他的房间一点都不像个男人的房间，窗帘和椅垫都是用最昂贵的柔色丝料做成的。

皮先生一边对我们展示解说他收藏的珍品，一边抖动着他肥胖的小手。说到他从意大利威洛纳把那些宝贝带回来的情形，他的声音更升到了高八度。

乔安娜和我都很喜欢古玩，所以也很了解他的心情。

“能够得到两位这么有见识的人加入我们的小团体，真是太荣幸、太荣幸了。你们知道，这附近的那些好人，都只是些淳朴的乡下人，对艺术品一点都不懂，也没有丝毫兴趣。他们的房子里啊——看了真会叫你流眼泪，亲爱的小姐，我敢保证一定会让你伤心得痛哭流涕。或许——你已经有过亲身体验了吧？”

乔安娜摇摇头，说还没有。

“你们现在住的房子，”皮先生又说：“就是爱蜜莉·巴顿小姐的房子，也很有吸引力，她收藏了几样好东西，相当好，其中有一、两件真可以说是一流的。她本人也有鉴赏力——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好。我有时候也担心，她喜欢把东西保持原状，倒不是为了别的原因，而是因为她母亲以前一直是那样保持着。”

他又把注意力移到我身上，声音也变了，从一个全神贯注的艺术家，变成平淡单调的闲聊：“你一点都不认识她们一家人？不认识？——噢，是房屋掮客介绍的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‘实在应该’认识那一家人！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，她母亲还在世。实在是个很难令人相信的人——太难、太难相信了！‘怪物’！完完全全的怪物！那种老式的维多利亚怪物，全心全力照顾她女儿，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她的身材很高大，五个女儿就整天围在她身边。‘我家那些女孩呀！’她老是这么提起那些女儿。‘女孩！’老天，当时，最大的那个都已经六十多岁了。”

“那些笨女！”她偶尔也会这么叫她们。她们就像黑奴一样，跟在她身边拿东西、当应声虫。到了晚上十点，她们一定得上床睡觉，卧房里不准升火，也不准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玩，真没听过这种事。你知道，她看不起她们，因为她们没结婚。可是事实上像她那样安排她们的生活，她们根本不可能碰上什么人。我相信爱蜜莉或者爱妮斯曾经跟一个副牧师有过感情，可是他的家庭环境不够好，做妈妈的马上就阻止了这件事！”

“听起来像小说一样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喔，亲爱的，一点都没错。后来，那个可怕的老女人死了，当然，‘那时候’还不算太迟。她们只是继续住在那儿，低声谈论妈妈希望她们过的日子。就连整修她的房间时，她们都觉得仿佛亵渎了什么神圣的东西。不过她们就那样安安静静的那个住下去，倒也能够自得其乐。可惜，她们的体力都不很好，一个个相继死了。爱迪丝是染上流行感冒死的。咪妮动了一次手术，始终没有复元，也接着死了。可怜的玛柏中风之后，爱蜜莉全心全力地照顾她，事实上，那个可怜的女人除了照顾她整整十年之外，什么事都没做。她是个可爱的人，你不觉得吗？就像一件德勒斯登的古物一样，可惜她遭到经济困难——不过当然啦，所有的投资全都贬值了。”

“我们住在她屋子里，老觉得有点可怕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噢，别这样，亲爱的小姐，不要存着这种想法。她那个亲爱的佛罗伦

斯对她非常忠心，她也亲口告诉我，她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。”

“那间房子，”我说：“有一种很令人感到安慰的气氛。”

皮先生迅速瞄了我一眼。

“喔？是吗？你真的觉得这样？这一点倒很有趣。我不知道，你明白，是的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指的是什么？皮先生。”乔安娜问。

皮先生伸伸他的胖手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有时候，人就是不太明白某些事情。”

你知道，我很相信气氛。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，对墙壁和家俱都有某种印象。”

我好一会儿没有说话，看看四周，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儿的气氛。奇怪的是，我仿佛觉得它什么气氛都没有，这才是最值得人注意的事。

我一直思考着这一点，所以没有留意到乔安娜和主人之间的对话。直到乔安娜开始向主人道别，我才仿佛突然清醒过来，立刻回到现实里，也向主人道别。

我们一起走到大厅，快到前门时，一封信从信箱口掉进来，落在地板上。

“下午的信送来了，”皮先生一边捡起信，一边说：“好了，亲爱的年轻人，你们还会再来，对不对？能跟有见识的人聊聊真好，你们知道，在这种平静的小地方，从来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。”

说完，他跟我们握了两次手，又用夸张的小心动作扶我上车。乔安娜发动车子，小心绕过一块草地，然后打直方向盘，伸手向站在门前阶上的主人道别，我也俯身向前对他挥挥手。

可是我们的道别却没受到主人注意，皮先生打开信封，站在楼梯上看起信来。

乔安娜曾经形容他像一个粉红色的可爱胖天使，他此刻看起来仍然很胖，却一点都不像天使了。他的脸胀成紫黑色。因为生气和惊讶，而扭曲变了型。对了，还有恐惧。

同时，我也发觉那个信封相当眼熟。不过我当时并没想到那代表什么，就像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注意到某些事情，却不知道自己在注意。

“老天，”乔安娜说：“这个可怜的宝贝怎么了？”

“我猜，”我说：“恐怕又是那双隐藏的怪手在作怪。”

她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，车子都偏了方向。

“小心点，大小姐。”我说。

乔安娜重新注意着路面，一边皱眉说：“你是说像你接到的那封一样。”

“我是这么猜想。”

“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乔安娜问：“看起来就像英国所能找到的最纯洁、最安静、最和谐的一小块乐土。”

“套句皮先生的话，这块宁静的小地方，从来都不会发生任何事，”我插嘴道：“可惜他这句话说得不是时候，偏偏在这当儿出了事。”

“杰利，”乔安娜说：“我 - - 我想我不这种事。”

她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。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 - - 我也不这种事.....

这么一个安静祥和的快乐村镇 - - 谁想到背后却隐藏着某种邪恶.....

这时候，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已经有了预感.....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到辛明顿家玩桥牌。辛明顿太太谈到梅根时所说的一番话，使我感到相当困惑。她说：

“这个可怜的孩子太笨了。孩子们都一样，刚离开学校，还没完全长大之前，都是这样子。”

乔安娜亲切地说：“可是梅根已经二十岁了，对吗？”

“喔，对，对，当然。可是，她的心理还不够成熟，完全像个小孩子。我学觉得这样很好，女孩子最好不要成熟太快。”她笑了笑，“我想，所有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长大。”

“我不懂为什么，”乔安娜说：“可是要是一个人有个小孩，身材已经长得很高大，智力却始终停留在六岁，实在是有点别扭。”

辛明顿太太看来不大高兴，说柏顿小姐不应该按字面解释别人的话。

我觉得乔安娜的问话没什么不对，或许是因为我并不很喜欢辛明顿太太。在她那有气无力略带往日残余风韵的面貌之后，我想，必然隐藏着自私贪婪的本性。

乔安娜不怀好意地问辛明顿太太，是不是要为梅根举行一次舞会。

“舞会？”辛明顿太太看来既惊奇又觉得好笑，“噢，不，我们家不喜欢那种事情。”

“我懂了，只举行网球比赛那些的。”

“我们家网球场也好几年没人用了，理查和我都不打网球。我想，或许等男孩子长大之后——喔，梅根会有很多事做的。你们知道，她只要无所事事地到处逛逛，就觉得很高兴了。我看看，该我出牌了吧。”

我们驾车回家时，乔安娜不高兴地用力踩在变速板上，车子猛然向前一跳，“我真替那个女孩难过。”

“梅根？”

“是啊，她母亲根本不喜欢她。”

“噢，别想得太远，乔安娜，情形没那么严重。”

“不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很多做母亲的都不喜欢自己的子女。梅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，一定很尴尬，因为她扰乱了辛明顿式的生活方式。没有她，这种生活才完整，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，这是最难过的感受——而她，就是一个敏感的女孩。”

“嗯，”我说：“我想是的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
乔安娜忽然顽皮地笑了笑，说：“那个女家庭教师的事，对你真是可惜。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我庄严地说。

“胡说，你每次看她的时候，脸上就露出男性的懊恼。我同意你的看法，这真是暴殄天物，而这附近也没有其他人配得上你——除非你去追爱美·葛理菲。”

“上帝原谅你，”我耸耸肩：“无论如何，你又何必那么替我的恋爱操心？你自己呢？亲爱的女孩，你在这儿也需要有一点娱乐，可惜就是没有天才落魄到这个地方，看来你只好投进欧文·葛理菲的怀里，他是这儿唯一合格的男性了。”

乔安娜摇摇头，说：“葛理菲医生不喜欢我。”

“他没什么机会见到你。”

“他已经看得够清楚了，只要在街上老远看到我，就会绕到对街去。”

“真是奇怪的反应，”我同情地说：“也是你最不习惯的一种反应。”

乔安娜默默驾车进入小佛兹的大门，来到车房。

她说：“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，任何人都用不着特别走到对街避免见我，那们实在太没礼貌了。”

“我懂了，”我说：“你要用冷静的头脑猎取那个男人。”

“嗯，我不喜欢别人逃避我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慢慢下车，撑好拐杖，又对我妹妹忠告道：

“我告诉你，小女孩，欧文·葛理菲可不像你过去那些温驯、爱发牢骚的年轻艺术家。要是你这次稍不小心，一定会惹上麻烦。那家伙可能很危险喔！”

“喔？你真的这么想？”乔安娜的声音中似乎带着雀跃期盼的心情。

“放那个可怜的家伙一马吧。”我严厉地说。

“那他在街上看到我，又何必绕到对街去呢？”

“你们女人全都一样，抓住一点就死不放松。要是我没弄错的话，他姐姐一定也会跟你作对。”

“反正她早就不喜欢我了。”乔安娜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是来找安宁平静的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切实做到。”

可是事实上，“安宁”和“平静”却是我们最难得到的东西。

## 2

大概一个礼拜之后，有一天，我人外面回家时，发现梅根把下巴倚在大腿上，坐在我们走廊的楼梯上。

她用那种一贯随便的态度跟我打招呼。

“嗨，”她说：“我可以到府上吃午餐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说。

“要是你们中午吃牛排之类比较难准备的东西，厨房不肯供应的话，就老实告诉我好了，没关系。”我走向厨房告诉派翠吉。中午有三个人吃饭时，梅根在后面大声喊道。

我想派翠吉一定在背地里嗤之以鼻，虽然她什么都没说，可是我知道她没把梅根小姐看在眼里。

我又走向走廊上。

“没问题吗？”梅根焦急的问。

“一点都没问题，”我说：“红焖杂碎。”

“喔，好吧，不过听起来像狗食似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几乎全都是马铃薯和调味料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

我拿出烟斗吸着，好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，不过那种沉默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尴尬或不舒服，而是一种很友善的气氛。

忽然间，梅根开口道：“我想你一定觉得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讨厌。”

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连烟斗都掉在地上。那是海泡石做的烟斗，颜

色很漂亮，可是一点都不结实，一掉在地上就破了。

我生气地对梅根说：“你看看你！”

这个最令人费解的孩子，不但没感到不安，反而开怀地笑道：“我好喜欢你。”

这句话听来非常亲切，令人满怀温暖。要是你养的狗会说话的话，或许就会说出这句话。我忽然想到，梅根虽然看起来像匹马，个性又像狗，可是她毕竟不是毫无人性。

“刚才发生那件意外之前，你说了什么来着？”我一边问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拾起我心爱烟斗的碎片。

“我说，我想你一定认为我很讨厌。”梅根答道，可是她这时的语气已经和刚才不大一样了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梅根正经地说：“因为我本来就讨人厌。”

我严厉地说：“傻孩子！”

梅根摇摇头，说：“事实就是事实，我一点都不傻，那只是别人想象的，他们不知道我脑子里想的，跟他们完全一样，我一直都痛恨那些人。”

“对。”

她那双忧郁、不像个孩子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笔直盯着我，眼光却深沉又悲哀。

“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就会恨他们，”她说：“如果你跟我一样多余的话。”

“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可怕了吗？”

“对，”梅根说：“每次我说真话的时候，别人就会这样说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，我的确是多余的，我也知道是为什么，妈一直都不喜欢我，我想，是因为我使她想起爸爸，别人都说爸爸很可怕，对她很凶。只有做妈妈的可以说不要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就一走了之，或者把孩子吃掉，母猫就会把它不喜欢的小猫吃掉。真是可怕！不过我想它也很理智，既不会浪费，也不会把地方弄得乱七八糟。可是人类的母亲就必需照顾自己的孩子。他们能把我送到学校去的时候，情形还没这么糟——可是你知道，妈妈只需要她自己、我继父，和那两个男孩。”

我慢慢地说：“我还是觉得你的想法不正确，梅根，可是你所说的的确也有一点道理，既然如此，你何不离开这儿，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呢？”

她用一种奇怪、不像孩子的微笑答道：“你是说找份工作，自力更生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做什么事？”

“你可以学点东西，譬如速记、打字或者记帐。”

“我不相信自己能学会，我学起东西真的很笨，而且——”

“嗯？”

她本来已经把头掉开，这时又慢慢转回来，两眼通红，充满泪水，用很孩子气的口气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被别人赶走？他们嫌我多余，我就偏偏要留下来，留下来让每个人觉得不舒服。可恨的猪！我恨林斯塔克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认为我又笨又丑，我偏要让他们看！我偏要让他们看看！我要——”

那是一种孩子气的、可怜而奇怪的愤怒。

我听到屋角传来脚步声，粗鲁地对梅根说：“快起来，从客厅进去，到

浴室把脸洗干净，快点。”

她笨拙地跳起来，飞快走进房里，乔安娜也刚好从屋角走过来。

我告诉她梅根要来午餐。

“好啊，”乔安娜说：“我蛮喜欢梅根的，不过我觉得她是个傻孩子，像被小仙子放在别人门口的弃婴一样。虽然这样，她还是很有意思。”

我发现到目前为止，我很少提到凯索普牧师夫妇。

事实上，牧师夫妇是相当特殊的人物。凯索普牧师太太恰好相反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。虽然她很少提出意见，不常干涉别人的事，但是她确实代表了神所赋予这个小镇的不安静的良知。

梅根到家里来吃午饭之后的第二天，凯索普太太在街上拦住我。我感到非常诧异，因为牧师太太走路时不像普通步行，而像在追逐着什么，而且她的眼睛老是盯着远处的地平线，让人觉得她的目标一定在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。

“噢！”她说：“柏顿先生？”

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胜利的味道，就像解开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谜题一样。

我承认自己姓柏顿，凯索普太太不再盯住地平线，转而把眼光注意着我。

“噢！”她说：“我找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可惜我也帮不上忙。她皱眉沉思了好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是件麻烦事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我惊讶地说。

“噢！对了，”凯索普太太喊道：“是匿名信的事！你弄了个什么匿名信的故事到这儿来？”

“不是我弄来的，”我说：“那是这里本来就有的。”

“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收到过，从你们搬来之后，才发生这种丑事。”凯索普太太指责道。

“可是，凯索普太太，在我们来之前，麻烦就已经开始了。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我不喜欢有这种事发生。”

她站在那儿，两眼似乎又空洞又遥远地说：

“我忍不住觉得一切全都不对劲了，这里本来不是这样的。不错，有些人会犯嫉妒、不怀好意和一些可鄙的小罪，可是我认为这儿的任何人都不会做那种事。而且我感到非常失望，因为你知道，‘我’应该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好事。”

她的眼睛又回到现实里，看着我的双眼。我发觉她眼里充满了忧虑，仿佛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困惑。

“为什么你应该知道呢？”我说。

“因为我一向什么都知道，我觉得那就是我的职责。凯尔柏负责传道和圣礼，牧师本来就有这些责任，可是如果你承认牧师的婚姻有必要，我认为了解人们的感觉和想法，就是牧师妻子最大的任务。但是我一点也想不出来，有什么人会 - - ”

她忽然停住口，接着又说：“那些信也真是可笑！”

“你 - - 呃 - - 是不是也收到过呢？”

我问的时候本来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凯索普太太的态度非常自然，她稍微张大眼睛，说：“嗯，对 - - 两封，不，是三封。我不大记得信上说些什么了，反正是凯尔柏和那个女校长的事。荒唐透了。因为凯尔柏对调情根本



就没兴趣，从来也没发生过那种不道德的事。对一个神职人员来说，真是够幸运的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我说。

“凯尔柏要不是太理智了点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一定会成为圣人的。”

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回答这类批评，而且凯索普太太没留给我开口的时间，又一下子把话题从她丈夫跳到匿名信上。

“信上能说的事情很多，可是信里偏偏没提，所以才让人觉得特别奇怪。”

“我倒没想到那些信居然还懂得节制。”我尖刻地说。

“可是从信上看来，写信的人好像并不真的‘知道’什么，一点也不了解真正的情形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？”

那对茫然的眼睛又望着我。

“喔，当然，这儿也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，可是写匿名信的人为什么不提呢？”她顿了顿，又突然问：“你那封信上说些什么？”

“说舍妹并不真是我的妹妹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凯索普太太问话的语气丝毫没有不好意思，反而显得很友善而有兴趣。

“乔安娜当然是我亲妹妹。”

凯索普太太点点头，说：“这证明我的话一点都没错，我敢说一定还有其他事——”

她那明亮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，我忽然了解林斯塔克的人为什么那么怕她。

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些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，或许凯索普太太就有本事知道。

我这辈子第一次衷心高兴听爱美·葛理菲的声音响起：

“嗨，莫德，真高兴找到你，我想建议你改一下义卖日期。早，柏顿先生。”

她又说：

“我得赶到杂货店订点东西，然后直接到教会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好，这样很好。”凯索普太太说。

爱美·葛理菲走进“国际商店”。

凯索普太太说：“可怜的东西。”

我觉得很奇怪，她该不可能在怜悯爱美吧？

总之，她又接着说：“你知道，柏顿先生，我有点担心……”

“担心匿名信的事？”

“是啊，你知道那表示——那一定是表示——”她停下来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紧闭着双眼没有开口，接着才像解开了什么难题似的，缓缓地说道：“盲目的怨恨……对，就是盲目的怨恨。可是即使是瞎子，也有可能一刀刺进别人心脏…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形呢？柏顿先生。”

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第二天就知道了。

派翠吉那个人一向幸灾乐祸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到乔安娜房间里，用愉快的口吻告诉乔安娜，昨天下午辛明顿太太自杀了。

好梦正甜的乔安娜，一听她的话，吓得在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噢，派翠吉，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
“的确很可怕，小姐，可怜的灵魂！是邪恶夺走了她的生命。”

乔安娜意识到事情的真象，觉得有点难过。

“不会是 - - ？”她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派翠吉，派翠吉点点头。

“没错，小姐，就是那种脏信害了她。”

“真是可耻！”乔安娜说：“可耻透了！可是我还是不懂，她何必为了那种信就自杀呢？”

“看起来，信上所说的事可能是真的，小姐。”

“信上怎么说？”

可是派翠吉也没办法回答她。

乔安娜带着苍白震惊的脸色到我房里来。让人觉得更加惋惜的，是辛明顿太太看起来一点也不会联想到悲剧。

乔安娜提议我们不妨请梅根到小佛兹来住一两天。她说，有爱尔西·贺兰照顾两个男孩就够了，可是像贺兰这种人，却很可能逼梅根发疯。

我也同意她的看法，我可以想象到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老调，要梅根一杯杯地喝茶。她是个亲切的人，可是不适合梅根。

早餐后，我们开车到辛明顿家。我们两人都有点紧张，因为别人或许会以为我们只是幸灾乐祸和好奇。

还好，我们在门口碰到刚走出来的欧文·葛理菲。他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，悲哀的脸上也略微露出高兴的表情。

“哦，嗨，柏顿，真高兴看到你们。我担心迟早会发生的事到底发生了，真是卑鄙透了！”

“早，葛理菲医生，”乔安娜的声音就像在跟我们一个重听的姑母说话一样。

葛理菲吓了一跳，红着脸答道：“喔 - - 呃，早，柏顿小姐。”

“我想，”乔安娜说：“你或许没看到我。”

欧文·葛理菲的脸更红了，用很害羞的态度说：“我……我很抱歉……心不在焉的……我没有……”

乔安娜毫不留情地继续说：

“到底，我也和别人一样大小啊。”

“别胡闹了。”我低声严厉地对她说，然后又说：

“葛理菲，舍妹和我不知道请梅根到舍下住一、两天是不是妥当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我不想多事，可是那个可怜的孩子一定很不好过。照你看，辛明顿会有什么反应？”

葛理菲默默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我觉得这们做好极了，她是个神经质的奇怪女孩，让她暂时离开这一切也好。贺兰小姐的表现很好，可是那两个男孩和辛明顿已经够她忙了。他完全崩溃了 - - 失去了镇静。”

“是 - - ”我迟疑地问：“自杀吗？”

葛理菲点点头。

“对，绝对不是他杀，她在一张纸上写：‘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’，信一定是昨天下午邮差送来的。信封掉在她椅子旁边的地上，信被揉成一团丢在火炉里。”

“上面 - - ”

我被自己的问题吓了一跳。

“抱歉。”我说。

葛理菲飞快地勉强笑了笑。

“没关系，不用介意。警方侦讯时也一样要念出来。从信上看不出什么，跟其他匿名信没什么不同，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指出她第二个男孩柯林不是辛明顿的儿子。”

“你看那会是真的吗？”我不敢置信地问他。

葛理菲耸耸肩。

“我也没办法判断，我才到这儿五年，我所看到的辛明顿夫妇彼此相敬如宾，也很爱他们的孩子。不错，那孩子不大像他父母，譬如说，他有一头红发，可是有很多孩子都具有隔代遗传，像他们的祖父或者祖母。”

“可能就因为他不像他父母，所以写信的人才这么说，真是胡说八道。”

“可惜瞎猫碰到死老鼠，给他碰对了。”乔安娜说：“而且，要不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她也不会自杀，对不对？”

葛理菲用怀疑的口气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她已经病了很久了——神经质又很重，我一直负责医治她的神经疾病。

我想，接到这封信所受的刺激，加上那些卑鄙的用词，可能造成她心理上的恐慌和意志消沉，所以才决定自杀。她或许想到，就算她否认，丈夫也未必相信，在又羞又气的强大心理压力下，使她一时失去了判断力。”

“所以她在心理失常的情况下就自杀了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对极了，我想，如果我在警方侦讯时提出这种看法，一定可以得到证实。”

乔安娜和我走进屋里。

前门开着，我们不用按铃，倒也减少了一点紧张，尤其是我们刚好听到爱尔西的说话声在里面响起。

她正在跟辛明顿先生谈话，后者在椅子上缩成一团，看起来整个人恍恍惚惚。

“不，可是说真的，辛明顿先生，你一定要吃东西才行，早饭没吃，中饭又只是随随便便塞了两口，昨天晚上也没吃东西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自己都要病倒了。医生临走之前交代过，你一定要吃东西才能维持体力。”

辛明顿平淡地说：“我很好，贺兰小姐，可是……”

“喝杯好的热茶。”爱尔西·贺兰坚决地把一杯茶放在他手里。

换了我的话，会给这个可怜的家伙一杯威士忌苏打，看起来他似乎很需要。不过他还是接下那杯茶，抬头望着爱尔西·贺兰说：

“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，贺兰小姐，你实在太好了。”

女孩红着脸，看来似乎很高兴。

“你太客气了，辛明顿先生。我愿意尽全力帮助你，别担心孩子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，我也把仆人都安抚下来了。要是还有其他写信或者打电话之类的事，尽管告诉我，别客气。”

“你太好了。”辛明顿又说。

爱尔西·贺兰转身过来，刚好看到我们，于是快步走进大厅。

“真是太可怕了！”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。

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，她真是个好女孩，亲切、能干、懂得应付紧急情况。她那美丽的蓝眼睛里，有一圈淡粉红色，看得出她心地也很好，为她佣主的死流过了不少眼泪。

“我可不可以单独跟你谈一会儿？”乔安娜说：“我们不想打扰辛明顿先生。”

爱尔西·贺兰善解人意地点点头，带头穿过大厅，来到饭厅。

“对他真是可怕的打击，”她说：“谁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？不过我现在也发觉，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很奇怪，很神经质又很爱哭。虽然葛理菲医生总是说她没什么不对劲，可是我想一定是为了她的身体。她就是很容易生气，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”

“我们在想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梅根到舍下住几天散散心——我是说，如果她愿意的话。”乔安娜说。

爱尔西·贺兰看来非常意外。

“梅根？”她用疑问的口气说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。我是说，非常谢谢你们的好意，可是她的举动一向都很奇怪，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出什么话。”

乔安娜用含糊的口气说：“我们想，这们或许对她有点帮助。”

“喔，话是不错，我必须照顾两个男孩（他们现在跟厨娘在一起）和可怜的辛明顿先生——他实在太需要人照顾了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可做，实在没什么时间跟梅根谈心。她现在大概在楼上的旧育婴室，好像一心要躲开所有人。我不知道……”

乔安娜悄悄看了我一眼，我迅速走出房间到楼上。

旧育婴室在最顶楼，我打开门走进去。

楼下房间面对着花园，所以窗帘没有拉上，这个房间的窗帘却全都拉上了。

我看到梅根在黯淡灰暗的房间里，坐在靠里面墙角的一张长沙发上，不禁想起受惊的动物躲在墙角的模样。

她看起来似乎已经吓得发呆了。

“梅根。”我喊道。

人走上前，下意识地用一种想要安慰受惊动物的口气对她说话。

我奇怪自己竟然没有拿根红萝卜或一颗糖给她，因为我当时的确有这个念头。

她凝视着我，但却一动不动，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。

“梅根，”我又说：“乔安娜和我一起来问你，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住一段时间。”

空洞的声音从模糊的光线中传过来！

“跟你们住，到你们家住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们要把我从这个地方带走？”

“是的，亲爱的。”

忽然间，她全身都颤抖起来，看起来有点怕人，但也令人感动。

“喔，快带我走吧！请你快点带我走。留在这个地方真叫人觉得可怕死了。”

我走到她身边，她紧紧抓住我的衣袖。

“我是个讨厌的胆小鬼，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胆小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小傻瓜，”我说：“这件事的确很让人震惊，走吧。”

“我们可以马上就走？不用再等一下？”

“喔，我想你也许需要收拾东西。”

“为什么？有什么要收拾的？”

“亲爱的傻女孩。”我说：“我们可以供应你床铺、浴室等等，可是恐怕没办法借牙刷给你。”

她有气无力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我懂了，我今天实在很笨，你可别介意，我这就去收拾收拾。你 - - 不会溜走，会等我吧？”

“我一定等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很抱歉我这么笨，可是你知道，一个人的母亲忽然死了，实在是件很可怕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我友善地拍拍她的背，她对我感激地笑笑，走进她的卧室，我也下了楼。

“我找到梅根了，”我说：“她愿意去。”

“啊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”爱你西·贺兰说：“可以让她暂时放松一下，你们知道，她是个很神经质的女孩，很不容易相处。我心里不必再替她担忧，就像除掉了一个很大的负担。谢谢你，柏顿小姐，希望她不会惹人讨厌。噢，电话在响，我得去接，辛明顿先生人不舒服。”

她匆匆走出房间。

乔安娜说：“真是个好看护天使！”

“你的口气好像很不以为然，”我说：“她是个又好又亲切的女孩，而且显然非常能干。”

“非常能干！她自己也很明白。”

“你不该这么说，乔安娜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她为什么不能尽她的本份？”

“一点都没错。”

“我最受不了洋洋得意的人，”乔安娜说：“使我想起最坏的人性。你怎么找到梅根的？”

“她一直躲在黑漆漆的房里，看起来像只吓坏了的小羊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，她真的愿意来吗？”

“她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”

外面一阵砰砰声，想必是梅根拿着箱子下楼来了，我过去把箱子接过来。

乔安娜在我身后急切切地说：“走吧，我已经拒绝了兩杯好的热茶了。”

我们走到车旁，乔安娜必须用力才能把皮箱扔进车后的行李厢，我现在只要一根拐杖就能步行了，但是还没办法做这类事。

“上车吧。”我对梅根说。

她先上车，我也跟着上车，乔安娜发动车子，我们就上路了。

回到小佛兹，刚进客厅，梅根就用力坐上一张椅子放声大哭，像个伤心透了的孩子一样。我离开客厅，想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，乔安娜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。

忽然，梅根用低沉哽咽的声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真像白痴一样。”

乔安娜亲切地说：“没关系，这条手帕给你。”

我猜她大概把手帕递给了她，我走向房里，递给梅根一个高脚杯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鸡尾酒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”梅根立刻停止了哭泣，“我从来没喝过鸡尾酒。”

“每件事都得有个起头。”我说。

梅根小心翼翼地喝着饮料，然后露出愉快的微笑，把头向后一仰，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鸡尾酒。

“太棒了，”她说：“可以再给我一杯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再过十分钟，你差不多就知道了。”

“噢！”

梅根又把注意力转到乔安娜身上。

“实在很抱歉，我刚才那么大哭大闹的惹人讨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到这儿来就那么高兴，看起来真是好笑。”

“不要紧，”乔安娜说：“我们很欢迎你来。”

“你那么亲切，我实在太感激了。”

“用不着感激，”乔安娜说：“不然我会不好意思。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很高兴你来玩，没别的什么……”

说完，她带着梅根上楼去安放行李。

派翠吉一脸不高兴地走进来，说她中午只准备了两份布丁，现在怎么办？

警方的侦讯在三天后举行。

辛明顿太太的死亡时间判断是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，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辛明顿在办公室，佣人当天休假外出，爱尔西·贺兰带两个男孩出去散步，梅根骑车出外兜风。

那封匿名一定是邮差下午送来的，辛明顿太太从信箱拿出信，看完之后——突然心里一阵激动，走到园丁放东西的小屋，拿出准备做胡蜂巢的氰化物，用水溶解之后，先写下最后一句遗言：“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……”然后就吞下了那杯毒药。

欧文·葛理菲提出医学证明，并且强调他认为辛明顿太太的神经质很重，体力也很差。验尸官很温和谨慎，用不齿的口吻谈到写那些卑鄙匿名信的人。他说，不论那封邪恶欺骗的信是谁写的，那个人在道义上来说就是凶手。他希望警方能早日查出凶手，绳之以法。这种可耻、卑鄙、邪恶的行为，应该处以极刑才对。随后，陪审团下了一个必然的判决：在暂时精神失常的状况下自杀。

验尸官已经尽了全力——欧文·葛理菲也一样。可是稍后我挤在一群热心的村妇当中时，又听到我后来非常熟悉的一句充满怨意的低语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无火不生烟。信上所说的一定有点道理，要不然她怎么会自杀……”

这一刻，我忽然恨起林斯塔克和这块狭小的地方，以及那些爱背后说人闲话的女人。

外面，爱美·葛理菲叹口气说：

“唉，总算过去了。狄克·辛明顿的噩梦迟早是要爆发的。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怀疑过。”

我震惊不已。

“可是你应该听到他特别强调，那封信一派胡言，没有一个是真的吧？”

“他当然会那么说，一点都没错，做丈夫的总得站在妻子那边，狄克也一定会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解释道：“你知道，我认识狄克·辛明顿很久很久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惊讶地说：“可是我听令弟说，他到这儿行医只有短短几年。”

“没错，可是狄克·辛明顿以前常到我们在北方的家，我早就认识他了。”

我好奇地看着爱美。她又用那种比较柔和的声音说：“我很了解狄克……他是个骄傲、保守的人，但是嫉妒心也很重。”

我谨慎地说：“所以辛明顿太太才害怕给他看那封信，或者告诉这件事。她担心像他这么善妒的人，恐怕不会相信她的否认。”

葛理菲小姐愤怒而又轻视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老天，难道你认为一个女人会为了别人不真实的指控，吞下毒药自杀吗？”

“验尸官似乎这么认为，令弟也——”

爱美打断我的话道：

“男人都一样，只会维护名义上的正当行为，可是你们没办法要我相信那种事。要是个无辜的女人收到那种无聊的匿名信，顶多一笑置之，把信丢掉。我就——”她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就会这么做。”

可是我已经注意到她那一顿了。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，她本来想说“我就是那么做的”。

“我决心向敌人宣战。”

“我懂了，”我高兴地说：“你早就收到过匿名信了，是不是？”

爱美·葛理菲是个不屑说谎的人，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才红着脸说：“喔，对，可是我没让自己为那件事多费神。”

“让人很不舒服吧？”我用同病相怜的态度问。

“那当然，这种事本来就是这样。神经兮兮，胡说八道的！我只看了几个字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把扔进垃圾筒里。”

“你没想到要拿给警方看？”

“当时没想到，我总觉得——”

我几乎忍不住脱口而说：“无火不生烟！”不过我还是克制住自己，没有说出口。

我问她有没有想过，梅根母亲的死，会不会造成她经济上的困难，她有没有需要自立谋生？

“我记得她祖母留过一小笔钱给她，当然，狄克也会永远给她一个安身之地。不过她要是能找个工作，不要像现在那样到处闲荡，或许会更好一点。”

“我觉得梅根这么大的女孩，正是爱玩的年纪，而不想工作。”

爱美胀红了脸，尖声说：“你和其他男人完全一样，不喜欢女人跟你们男人竞争。”

你不敢相信，女人居然也能赚钱过日子，我父母亲就抱这种观念。我很盼望能学医，他们就是不愿意听我提到交学费的事，可是却心甘情愿地替欧文付学费。但是我相信，要是我真的学了医，一定会比我弟弟做个更好的医

生。”

“真遗憾，”我说：“你一定觉得很难过，一个人想做一件事……”

她迅速接着说：“喔，我现在已经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我的自制力很强，生活忙碌得不得了，可以说是林斯塔克最快乐的人。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我决心站起来反抗以往那种女人只能在家里做事的偏见。”

“很抱歉冒犯了你。”我说。

我以前从来没想到爱美·葛理菲说话会这么激烈。

### 3

当天稍晚，我在街上遇到辛明顿。

“梅根和我们住几天没关系吧？”我问：“她可以陪陪乔安娜，因为乔安娜在附近没什么朋友，老觉得很寂寞。”

“嗯？啊——喔，梅根，是啊，你们太好了。”

这时，我忽然对辛明顿产生了一股不满的感觉，好久都办法平复。他显然早把梅根忘得一干二净。要是他根本不喜欢那女孩——男人有时候免不了会嫉妒前夫的孩子——我也不会介意，可是他并非不喜欢她，而是根本没去注意她。就像一个不喜欢狗的人，不会注意到屋里有一只狗，等不小心跌跤到狗身上，才骂它一顿，注意到它的存在；偶尔，要是狗凑上来要你拍拍，你也会随手拍拍它。辛明顿对他继女就是带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，所以我很不高兴。

我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安顿她？”

“安顿梅根？”他似乎非常意外：“噢，她会照常住在家里，我是说，这当然还是她的家。”

我挚爱的祖母在世时，常常爱边弹吉他边唱歌，我记得其中有一首的最后几句是：

啊，最亲爱的女孩，我不在这儿，  
没有容身之处，没有任何地位，  
无论海边或岸上，都无法安身，  
只有，啊，只有在你的心中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哼着这首歌。

我们刚喝完午茶，爱蜜莉·巴顿就来了。

她是来谈花园的事。

我们谈了大概半小时之后，一起走到屋后去。

这时，她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希望那孩子——没对这件可怕的事感到太难过吧？”

“你是说她母亲的死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过我真正的意思是指隐藏在这件事之后的不快。”

我很好奇，希望巴顿小姐能进一步解释。

“你的看法呢？会不会是真的？”

“喔，不，不，当然不是，我相信辛明顿太太绝对——她没有——”爱蜜莉·巴顿微红着脸，支吾道：“我是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——不过当然也可能有的真的这么想。”



“喔？”我凝视着她说。

爱蜜莉·巴顿胀红了脸，象个中国磁制的牧羊女。

“我猜，这些匿名信一定是别有用心，故意想引起别人的痛苦、悲哀、”

“寄信的人当然有他的目的。”我严厉地说。

“不，不，柏顿先生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指写信的人，我是说，写信的人必定受到上天的允许，想要引我们注意自己的缺点和短处。”

“上帝应该可以换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方式吧！”我说。

爱蜜莉小姐自言自语道，天意是不可测的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：“人往往把自己做的坏事归于天意，我甚至可以说你是魔鬼的化身。”

巴顿小姐，事实上根本用不着上帝来惩罚人类，人类给自己的惩罚就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我真不懂，‘为什么’会有人做这种事？”

我耸耸肩说：“神经接错了线。”

“真是件可悲的事。”

“我觉得没什么可悲，只认为很可耻，对，一点也没错，可耻极了。”

巴顿小姐脸上的红晕消失了，脸色变得非常苍白。

“可是到底为什么，柏顿先生，为什么呢？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快乐吗？”

“感谢老天，你我都不懂其中有什么乐趣。”

爱蜜莉·巴顿低声说：“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，至少我记得没有。这个社区一直很安定快乐，要是让我过世的亲爱母亲知道了，真不知道会说什么？唉，幸好她已经过世了，看不到这种事。”

从我以往所听到关于老巴顿太太的一些评语，那位老太太应该非常坚强，甚至很乐于听到这种新鲜刺激的事。

爱蜜莉又说：“这件事真让我失望透了。”

“你自己——嗯——接到过匿名信吗？”

她满脸通红地说：“噢，没——噢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唉！要是接到就太可怕了！”

我马上向她道歉，可是她好像很不安地走开了。

我回到屋里，乔安娜坐在客厅里她刚点燃的火炉边，今晚似乎很冷。

她正在看一封信。

我一进门，她马上转过头来。

“杰利！我在信箱里发现这封信，是别人亲自投进信箱的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‘你这个虚伪的妓女……’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乔安娜大笑道：“还是那些老套。”

她把信扔进火里，我快步跑上前，把信从火里抢救出来，还好，只烧了一点点角。

“别烧掉，”我说：“也许用得着。”

“用得着？”

“我是说警方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纳许督察来家里找我。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非常喜欢他。他是那种最标准的“犯罪调查科”郡督察，高高的个子，带着军人的英

挺气概，安详沉思的双眼，带着率直、不虚伪的态度。

“早，柏顿先生，”他说：“相信你可以猜到我来拜访的原因。”

“嗯，我想是为了匿名信的事。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听说你收到过匿名信？”

“对，刚搬来不久就收到了。”

“信上怎么说？”

我想了想，然后尽可能照原信上的字句念出来。

督察肃然凝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我念完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懂了，你没把信留下来吗？柏顿先生。”

“真抱歉，没有，因为我当时以为只是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表示反感的一个特例。”

督察会意地点点头。

“可惜了。”他简单地说。

“不过，”我说：“舍妹昨天也收到一封，她本来想丢进火炉里，幸好我及时阻止她。”

“谢谢你，柏顿先生，你考虑得真周到。”

我走到书桌边，打开锁住的抽屉拿出那封信。我信锁起来，是因为我觉得派翠吉不适合看到它。

我把信交给纳许。

他看完信之后，抬头问我：“这封信跟上次那封的外表是不是一样？”

“我想是的——我记得差不多。”

“信封和正文也一样吗？”

“对，”我说：“信封是打字的，正文是剪下印刷字体贴成的。”

纳许点点头，把信放进口袋，又说：“柏顿先生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到局里去一趟？我们可以开个会，免得浪费时间。”

“当然愿意，”我说：“是不是现在就走？”

“如果你方便的话。”

门口有一辆警车，我们上车驶向前。

我说：“你想你会不会查个水落石出？”

纳许十分自信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喔，当然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这种案子的进展通常很慢，不过警方都相当有把握，只要把事情归纳一下，理出头绪，逐渐缩小调查范围就可以了。”

“淘汰掉多余的部分？”

“嗯，一般来说，是的。”

“注意各家信箱，检查打字机、指纹等等？”

他微笑道：“说得对极了。”

到了警局，我才发现辛明顿和葛理菲都在。纳许介绍我认识一个穿着便服，下巴瘦削的高个子男人——葛瑞夫巡官。

“葛瑞夫巡官从伦敦来帮忙我们，”纳许解释道：“他是调查匿名信案子的专家。”

葛瑞夫巡官无奈而悲哀的笑笑。我心里想，一个人要是一生都在寻找匿名信作者，必然经常遭到挫折和失望。不过葛瑞夫巡官只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热诚。

“这种案子全都一样，”他的低沉忧郁，像只垂头丧气的猎犬，“看了那些信里的文句和信上所说的事，你一定会感到很诧异。”

“两年前我们办过一个匿名信案子，”纳许说：“葛瑞夫巡官当时帮了我们的忙。”

我发现葛瑞夫面前的桌上，散放着一些匿名信，他显然已经看过了。

“办这种案子，”他说：“最困难的就是收集这些匿名信，收到信的人不是把信丢进火里，就是不承认收到过信。你知道，有些人实在很愚蠢，生怕跟警方扯上关系，这里有很多人都这样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不过我们已经惧到不少，可以着手调查了。”

纳许从口袋里拿出我给他的信，递给葛瑞夫。

后者看完信，把信也放在桌上，用赞赏的声音说：“很好，很好——真的很好。”

如果换了我，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匿名信，可是我想，专家或许有他们自己的见解。这种随便乱责骂人的字句，也能使“某些人”得到乐趣，使我感到很高兴。

“我想，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料可以着手调查，”葛瑞夫巡官说：“麻烦各位，如果再接到匿名信，务必马上送到局里来。另外，如果听说别人接到匿名信（尤其是你，医生，希望你特别留心病人的谈话，也要尽量请他们把信带来。目前我手边有——”他数了数桌上的信——“一封给辛明顿先生的信，是两个月以前收到的，另外还有葛理菲医生、金区小姐、马吉太太、三冠酒店的女侍珍妮佛·克拉克，以及辛明顿太太、柏顿小姐和银行经理，都收到过信。”

“的确很够代表性了。”我说。

“跟别的案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。这封信和那个女帽制造商店的女人写的信不相上下，这封信和我们在诺珊柏兰那个案子发现的信也差不多。老实说，各位，有时候我真希望看到一些‘新的’东西，别老是这么陈词滥调的。”

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”我呢喃地道。

“对极了，先生，如果你干我们这一行，就会知道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”

辛明顿问：“你们对写匿名信的人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？”

葛瑞夫清清喉咙，发表了一小段演讲：

“这些匿名信都有几个相同点，各位，我不妨一一列举出来；这些信的正文所用的字，都是从一本书上剪下来的，这本书已经很旧了，我想应该是1830年左右印的书。写信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怕人认出他的笔迹，不过这种伪装在专家眼里算不了什么。信封和信纸上都没有明显的特征，换句话说，除了邮局人员、收信者之外，还有一些零乱的指纹，但是却没有共通的特殊指纹，可见写信者非常小心，戴了手套进行工作。”

“信封是用温沙七号打字机打成的，机器已经很老旧了，其中‘a’和‘t’两个字母都有点故障，没办法排成一直线。大部分信都是在本地投邮，或者直接放入信箱的，可见写信的人住在本地。写信者是位女性，我认为是中年以上的女性，而且很可能未婚。”

我们充满敬意地沉默了一、两分钟。

接着我问：“打字机是你最好的线索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小地方，要找出这一点并不困难。”

葛瑞夫巡官悲哀地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你就错了，先生。”

“不幸的是，”纳许督察说：“那部打字机太容易得手了，本来是辛明顿先生办公室用的，接下来他送给女子学校，这一来，任何人想用都很方便，这儿的仕女都经常到女子学校去。”

“你难道不能从 - - 嗯 - - 从打字的轻重来判断吗？”

葛瑞夫又点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，可以这么做 - - 可是打信封的人只用一只手指打。”

“那是不太会用打字机的人打的了？”

“不，我不认为如此。可能写信者会打字，却不希望我们知道。”

“不管信是什么人写的，那个人实在太狡猾了。”我缓缓地说。

“不错，先生，对极了。”葛瑞夫说。

“我想这儿的村妇不会那么有头脑。”我说。

葛瑞夫咳了一声，答道：“我大概没把话说清楚，写信的人是个受过教育的妇女。”

“什么？是位淑女？”

我已经好几年没用过“淑女”这个字眼了，这时却在无心之间脱口而出。

纳许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这个名词对他也仍然有某种意义。

“不一定是淑女，”他说：“不过绝不会是村妇。这儿的村妇大都目不识丁，不会拼字，当然没办法流利地用书信表达自己的意思。”

我沉默着，我感到相当震惊。这个社区的范围那么小，我在下意识中几乎已经对写匿名信的人有了个大概的印象，可能是个卑鄙狡猾，而又薄弱的人。

辛明顿的话正说出我心里的意思，他尖声说：“这么一来，可疑人物不是只剩下十几个了吗？我真不敢相信。”

接着，他似乎努力压制着自己，仿佛连他自己的声音都会令他觉得可厌似的。然后又说：“各位都听到我在警方侦讯时所说的话，各位或许以为我那么说只是想保护拙荆的名声，我现在愿意再重复一遍，我绝对相信她收到那封匿名信上说的毫无根据，我‘知道’那根本就是虚构的故事。拙荆是个非常敏感的女人，而且 - - 嗯 - - 各信或许会认为她在某些方面太过于谨慎。那封信使她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她的健康情形又非常差。”

葛瑞夫马上接口道：“这很可能是真的，先生。从这些匿名信上，看不出写信者特别知道某些私事，只是盲目的指控，既没有敲诈的意思，也不像有什么宗教偏见，只是有关性和偏见的事！所以我们追查起来也有了很好的方向。”

辛明顿站起来，尽管他一向冷淡平静，这时却颤抖着双唇。

“希望你们早点找出写这些信的魔鬼，她不折不扣就是杀死内人的凶手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真不知道她现在有什么感想？”

他走出去，留下这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。

“她会有什么感想？葛理菲。”我问医生，似乎觉得这个问题他才能回答。

“天知道，也许有点后悔吧？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或许她正在洋洋自得，辛明顿太太的死刚好满足了她的狂癖。”

“但愿没有，”我不由自主地轻轻颤抖了一下，说：“要是那样，她就会 - - ”

我迟疑着，纳许替我把话说完：

“她就会再度下手？柏顿先生，那才正对了我们的胃口呢！”

“她要是再这么做就太疯狂了！”我高声说。

“她一定不会罢手，”葛瑞夫说：“这种人就是这样。你知道，这是种恶癖，染上之后就没办法入手。”

我战栗着摇摇头，问他们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，我实在很渴望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，这整个房间似乎都充满了邪恶的气氛。

“没别的事，柏顿先生，”纳许说：“只要张大你的眼睛，并且尽量我们宣传——也就是说，劝接到信的人马上跟我们联络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想到现在为止，这地方的每个人应该都接到一封这个可笑的玩意儿。”我说。

葛瑞夫略偏着头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人确实‘没’收到过匿名信？”

“真是个奇怪的问题！这地方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把我当成知己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柏顿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问你知不知道，有人确实没接到过匿名信。”

“喔，老实说，”我迟疑了一下，“我可以算是知道。”

于是我就把爱蜜莉·巴顿和我交谈的内容重复一次。

葛瑞夫面无表情的听完我的话，然后说：“嗯，这个消息或许有用，我会把它记下来。”

我和欧文·葛理菲一起走到外面，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。

走到街上时，我大声地咒骂道：

“这种鬼地方也能让人来养病疗伤吗？到处都是些腐烂的毒药，外表看起来却安详无邪得像伊甸园。”

“就连伊甸园也有条毒蛇。”欧文冷冷地说。

“听着，葛理菲，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或者已经有有了头绪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警方确实手段高明，看起来很坦诚，事实上什么消息都没透露。”

“嗯，纳许是个好人。”

“也很能干。”

“如果这地方有什么人精神不大正常，你应该最清楚才对。”我用指责的语气说。

葛理菲摇摇头，看起来很沮丧，不只如此，还带着担忧的神情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有数了。

我们沿着大街向前走，我停在房屋租赁公司的门口。

“我想我下一次的房租差不多到期了，我真希望把帐算清楚，早点跟乔安娜搬走，剩下的租期全部放弃。”

“别走。”欧文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毕竟——我敢说你的看法没错，林斯塔克目前的确不健全，也许——也许会伤害你或者——或者令妹。”

“什么事都不会伤害到乔安娜，”我说：“她很坚强，我才太过软弱，这件事多少让我感到很不舒服。”

“我也一样不舒服。”欧文说。

我轻轻推开房屋租赁公司的门。

“不过我一时还不会走，”我说：“好奇心战胜了我的畏惧，我希望知道

结局。”

我推门走进去。

一位正在打字的小姐站起来走向我，一头卷发，还带着傻笑，不过我觉得她比外面办公室那位戴眼镜的女孩要聪明些。

过了一、两分钟，我忽然想起她是谁——辛明顿原先的女职员金区小姐。

我开口说出心里的话：“你本来是在‘贾伯瑞斯及辛明顿律师事务所’服务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一点都没错，不过我觉得还是离开的好，这份工作的待遇虽然不高，却是个好工作。世界上毕竟有些事比金钱更可贵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对极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些可怕的匿名信！”金区小姐低声说：“我就收到过一封，说到我和辛明顿先生——喔，实在太怕人了，说的话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了解自己的职责，就把信送给警方，不过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件‘愉快’的事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太不愉快了。”

“警方向我道谢，说我做得很对。不过后来我觉得，要是有人在背后说这种闲话——一定有人说这种闲话，不然写匿名信的人从哪里听来的呢？——就算我和辛明顿先生之间从来没做错任何事，我也得避避风头。”

我不由得有些尴尬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当然没什么。”

“可是人心就是那么险恶，对，险恶极了！”

我紧张地想避开这个，却和她的眼神不期而遇，而这时，我发现了一件令我不愉快的事。

金区小姐显然非常沾沾自喜。

今天，我已经遇到过一个对匿名信很有兴趣的人。葛瑞夫巡官的热心是职业使然，而金区小姐竟然以此为乐，让我感到讨厌不已。

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那些匿名信会不会就是金区小姐写的呢？

回到家里，我发现凯索普牧师太太正坐着和乔安娜聊天，她看来精神不太好，显得很苍老。

“这件事真令我震惊极了，柏顿先生，”她说：“可怜的东西！可怜的东西！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：“一个人被迫自杀，想起来真是可怕。”

“喔，你是说辛明顿太太？”

“难道你不是吗？”

凯索普太太摇摇头，“我当然有点替她难过，可是这件事迟早都免不了要发生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乔安娜冷淡地问。

凯索普牧师太太转脸看着她，说：

“噢，我想的，亲爱的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杀是逃避麻烦的方法，那么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就没有太大分别了。不管她遇到什么必须面对现实的不如意事，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。这件事使我们了解她是这种女人，以前谁也想不到。我一直觉得她是个自私而略带愚蠢的女人，对生命很执著，没想到她那么受不了刺激——我现在才发觉，我对别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。”

“我还是不知道你刚才说谁是‘可怜的东西’？”我说。

她看着我：“当然是写匿名信的女人。”

“我才不会把自己的同情心浪费在她身上。”我冷冷地说。

凯索普牧师太太俯身向前，把一只手入在我膝上，说：

“可是你难道不了解——难道感觉不出来？动动你的脑筋，想想看，一个人孤独地坐着写这种信，一定非常非常不快乐，一定非常寂寞无依。她的内心就像被毒药一再地浸蚀，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借着这种方法发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深深责备自己。这个镇上竟然有人不快乐到这种地步，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！我应该知道才对！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行为——我从来都不会这样，可是那种悲惨的内心痛苦，就像一只中毒肿大的手臂，要是能把整条手臂割掉，毒液就会流走，不至于伤害到任何人。唉，可怜的灵魂，可怜的灵魂。”

她起身准备离开。

我并不同意她的看法，对写匿名信的人也毫不同情，不过我还是好奇地问：“凯索普太太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，你心里是不是有数？”

她用那对迷蒙的眼睛望着我，说：“要是我说出来，也许会猜错，对吗？”

她迅速走到门外，一边掉头问我：“告诉我，柏顿先生，你为什么一直未婚？”

要是别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显得有点冒失，但是这句话从凯索普牧师太太口中说出来，只会让人觉得她忽然想到这个问题，真心想知道答案。

“不妨说，”我答道：“是因为我一直没遇到适当的女人。”

“可以这么解释，”凯索普牧师太太说，“但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，因为有很多男人都娶错了女人。”

这回，她真的走了。

乔安娜说：“你知道，我真的认为她有点疯狂，不过我还是喜欢她。镇上的人都很怕她呢。”

“我也有点怕她。”

“因为你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？”

“嗯，而她的猜测往往瞎碰对了。”

乔安娜缓缓地说道：“你真的认为写匿名信的人很不快乐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巫婆怎么想或者觉得怎么样！也一点都不关心这个问题，我只能替那些受害者难过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想到那支“毒笔”的主人时，竟然忽略了最明显的一个人，真是有点奇怪。葛理菲曾经形容她也许会乐不可支，我认为她也许被自己惹来的麻烦吓坏了，感到有点后悔，而凯索普牧师太太则认为她正忍受着痛苦。

但是，最明显、最无法避免的反应，我们却都没想到——或许我应该说，“我”没有想到——那种反应就是“畏惧”。

随着辛明顿太太的死，匿名信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我不知道写信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如何——我想，辛明顿应该知道——但是很明显的，既然匿名信已经逼死了一个人，写信者的罪也更重了。要是写信者现在被找出来，已经不可能把这件事一笑置之。警方非常积极，苏格兰警场也派了位专家来。目前，匿名信的作者势必要尽力隐匿自己的姓名了。

既然“畏惧”是最主要的反应，其他事也就可以一一追查出来。可惜我当时却忽视了那些可能。但是，那些事却实在应该很明显的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乔安娜和我下来吃早餐的时间晚了点，我是说，就林斯塔

克的标准来说晚了些。当时是九点半。如果在伦敦，乔安娜可能刚睁开一只眼，我恐怕还蒙头呼呼大睡呢。

可是派翠吉说：“是八点半吃早餐还是九点？”乔安娜和我都没勇气再在床上赖一个小时。

我发现爱美·葛理菲正在门口跟梅根聊天，心里就不大高兴。

一看到我们，她还是表现出她一贯的热心态度：

“嗨，懒虫，我已经起床好几个钟头了。”

那当然是她的事。医生当然得早点吃早餐，而尽责任的姐姐也该在一旁替他倒茶或咖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她都没有理由打扰睡意正浓的邻居，早上九点半也不是拜访别人的适当时间。

梅根一溜烟走回餐厅，想必她刚才一定是吃饭吃到一半就被爱美·葛理菲打断了。

“我说过我不想进来，”爱美·葛理菲说：“不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屋里谈话要比在门口说话的好处多些。我只想问问柏顿小姐，有没有多余的青菜可以让红十字会在路上施舍。要是有，我就叫欧文开车来载。”

“你倒是很早就出门了。”我说。

“早起的鸟儿才能捉到虫，”爱美说：“这时候比较容易找到想找的人。待会儿我要去皮先生家，下午还要去找布兰登。”

“听到你这么多活动，我都累坏了。”我说。

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我走进大厅去接电话，留下乔安娜用不肯定的语气谈着大黄和法国豆，显出她对菜园并不了解。

“哪位？”我问电话那头。

一个气息浓浊的女性声音，用怀疑的语气说：“喔！”

“哪位？”我又用鼓励的口气问。

“喔，”那声音又说，然后含含糊糊地问：“是不是——我是说——是不是小佛兹啊？”

“不错，是小佛兹。”

“喔！”这显然是准备说话的口气，对方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可以跟派翠吉小姐说一下话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我说：“我该告诉她是谁打来的呢？”

“喔，告诉她艾格妮斯，好不好？艾格妮斯·华德。”

“艾格妮斯·华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放下听筒，向楼上派翠吉正在忙着的方向喊道：

“派翠吉！派翠吉！”

派翠吉出现在楼梯口，手上抓着一只长拖把，脸上尽管是一成不变的尊敬表情，我却看得出她心里正在想：“‘又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？”

“有事吗？先生。”

“艾格妮斯·华德打电话找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提高声音说：“艾格妮斯·华德。”

我照我所想的名字念出来，派翠吉说：“艾格妮斯·华岱尔——她这回又有什么事？”

派翠吉显然失去平常的镇定，把拖把放在一边，抓住衣服，快步走下楼



梯。

我小心地走进餐厅，梅根正在低头大吃熏肉和腰子，她不像爱美·葛理菲，脸上没有装出“愉快的早上表情”。我向她道了早安，她只随便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吃她的早餐。

我打开早报展读，不一会儿，乔安娜似乎非常沮丧地走进来。

“呼！”她说：“累死了！我想我一定表现得很笨，连什么季节种什么蔬菜都不知道。难道这时候没有扁豆吗？”

“秋天才有。”梅根说。

“喔，可是伦敦一年四季都有啊。”乔安娜自卫地说。

“那是罐头，可爱的傻瓜，”我说：“是从很偏僻的地方冷藏之后，用船运来的。”

“就像猿、象牙和孔雀一样？”乔安娜问。

“一点都没错。”

“我宁可要孔雀。”乔安娜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我倒喜欢养只猴子。”梅根说。

乔安娜一边剥桔子，一边沉思道：

“做了像爱美·葛理菲那样的人，全身充满了活力，对生活又那么满足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你想她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累或者很失望、很忧伤？”

我说我相信爱美·葛理菲绝对不会感到忧伤，然后就跟着梅根穿过落地窗，走向走廊。

我正站着装烟丝时，听到派翠吉走进餐厅，严肃地说：“我可以跟你谈一会儿吗？小姐。”

“老天，”我心想：“派翠吉可别忠告我们什么，不然爱蜜莉·巴顿一定会很气我们。”

派翠吉又说：

“小姐，我必须道歉竟然有人打电话找我，打电话来的年轻人应该懂事点才对。我自己从来不用电话，也一直不准朋友打电话找我，可是今天居然发生了这种事，又让主人去接电话、叫我，我真是很抱歉。”

“噢，没关系，派翠吉，”乔安娜安慰她道：“要是你的朋友有事跟你谈，为什么不能打电话给你呢？”

我虽然没看见，却可以感觉到，派翠吉的表情变得更严厉了，她冷冷答道：

“这个屋子里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，爱蜜莉小姐绝对不会允许的。我说过，很抱歉发生这种事，不过都是因为打电话来的那个女孩艾格妮斯·华岱尔太年轻，心里很烦，而且不懂大户人家的规矩。”

我开心地想：“连你也骂在一起了，乔安娜。”

“小姐，打电话给我的艾格妮斯，”派翠吉又说：“本来是在我手下帮忙的。她从孤儿院出来的时候，只有十六岁。你知道，她无亲无故，又没有自己的家，所以经常来找我，你知道，我可以教她各种规矩。”

“喔？”乔安娜听得出她还有下文，就等着她说下去。

“所以我才冒昧地请问你，小姐，今天下午可不可以准许艾格妮斯到厨房来喝下午茶？今天是她休假的日子，她有心事要请问我。不然我本来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。”

乔安娜不解地问：“可是你又为什么不能请朋友来跟你一起喝下午茶呢？”

乔安娜后来告诉我，派翠吉一听这话，就挺直了身子说：

“这个屋子里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，小姐。老巴顿太太从来不许客人到厨房找我们，除非是我们节假日不想外出，才能在厨房招待朋友，否则的话，绝对不容许这种事发生。现在的爱蜜莉小姐还是保持着这种老规矩。”

乔安娜对佣仆很好，大多数佣人都很喜欢她。

“没用的，傻女孩，”派翠吉走开之后，乔安娜到屋外来时，我对她说：“别人不感激你的同情心和宽宏大量，大户人家就要有大户人家的规矩，派翠吉很坚持这一点。”

“我从来没听过这么霸道的事，不许朋友来看他们，”乔安娜说：“一切都很好，杰利，但是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受到黑奴似的待遇啊。”

“可惜她们显然愿意，”我说：“至少派翠吉就是。”

“我实在不懂她为什么不喜欢我，很多人都喜欢我啊。”

“也许，她认为你不是个胜任的女主人，看不起你，你从来不会用手摸摸墙上的架子，看看有没有灰尘，从来不问剩下来的巧克力酥饼到那儿去了，也从来没要她好好做一份面包布丁。”

“哎呀！”乔安娜厌恶地说。

她又悲哀地说：“我今天真是失败透了，爱美看不起我，因为我分不清蔬菜的季节，派翠吉也责骂我，只因为有人性。我看我还是到花园里去吃小虫算了。”

“梅根已经先去了。”我说。

梅根本来在园子里闲逛了一会儿，现在正漫无目的地呆站在一片草皮当中，就像一只在寻找食物的小鸟一样。

不过她又走了过来，忽然开口道：“我想，我今天该回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觉得很失望。

她红着脸，紧张却坚决地说：

“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想我一定又讨厌又让人害怕，不过我确实过得很舒服。现在我该走了，因为无论如何，嗯，那到底是我的家，我不能永远逃避它，所以，我想我今天早上该回去了。”

乔安娜和我都极力挽留她，可是她非常固执，最后，乔安娜去开车，梅根下楼去整理东西，不一会儿，就拎着她的行李下楼了。

唯一感到高兴的人大概就是派翠吉，她几乎隐藏不住脸上的笑意，因为她始终不大喜欢梅根。

乔安娜回来的时候，我正站在草地中。

她问我是不是以为自己是个日规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站在那儿就像花园里的装饰品一样，可惜没办法标示出时间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看起来像雷公一样！”

“我可没心情开玩笑，最先是爱美·葛理菲”——“‘老天，’”乔安娜学着爱美的语气说：“‘我一定要谈谈那些蔬菜！’”——“梅根又急急忙忙地走了，我本来想带她出去散步的。”

“我想，还要带颈圈和铁链吧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乔安娜一边绕到屋子另一边，一边大声而清楚地说：“我说呀，还要带颈圈和铁链吧？做主人的丢了一条狗，你就是这们才不对劲！”

#### 4

我必须承认，梅根突然离开让我很不高兴，或许是她突然厌烦起我们吧。不过对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里的生活毕竟不是太有趣。回到家里，至少还有那两个孩子和爱尔西·贺兰可以跟她作伴。

我听到乔安娜回来的声音，赶紧移动步伐，免得她又发些什么日规的谬论。

午餐前不久，欧文·葛理菲驾车来访，园丁已经把必要的东西替他准备好了。

老亚当斯忙着把东西搬上车时，我拉欧文进屋喝一杯。他不肯留下来午餐。

我倒好雪利酒进屋时，乔安娜已经展开她的工作了。

这时候，她一点也没有恨他的表示，倦在沙发一角，显然很愉快地问起欧文的工作情形，问他是喜欢专门看某一科，还是喜欢各科都看。又说，她认为医生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之一。

不管怎么说，乔安娜是个天生的可爱听众，既然听过那么多落魄天才不受赏识的诉苦，听听欧文·葛理菲的话根本算不了一回事。

欧文用很专业性的术语跟她谈某些晦涩的反应或损伤情形。

事实上我，相信除了他的同行之外，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，可是乔安娜却显得很了解、很有兴趣。

有一会儿，我觉得很不安，乔安娜这样做太不对了。欧文·葛理菲太过于善良，不该受人这样戏弄。女人真是魔鬼。

但是当我看到葛理菲的侧面，他那颀长的面颊，以及严肃的嘴唇线条，又使我不敢肯定乔安娜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。而且无论如何，一个男人也没有理由让女人把自己当傻瓜耍。要是让女人给耍了，就是他自己太大意了。

接着，乔安娜说：

“请务必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，好吗？葛理菲医生。”

葛理菲微红着脸表示愿意，但是他姐姐会等他吃午饭。

“我们会打电话向她解释。”乔安娜说完，立刻走进大厅打电话。

我发觉葛理菲似乎有点不安，这才想起他可能有点怕他姐姐。

乔安娜微笑着走进来，说一切都没问题。

于是欧文·葛理菲就留下来吃午餐，看起来非常尽兴。我们一起谈论书、戏剧、世界局势、音乐、绘画，以及现代建筑。

我们根本没提到林斯塔克、匿名信或者辛明顿太太自杀的事。

一切都很顺利，我想欧文·葛理菲一定过得很愉快，他那黝黑的面庞光彩焕发，对所有的事情都显得很有兴趣。

他走了之后，我对乔安娜说：“那家伙太善良了，你不应该戏弄他。”

“都是你的话！”乔安娜说：“你们男人全都一个鼻孔出气！”

“你为什么对他穷追不舍？乔安娜，是不是因为你的虚荣心受到伤害？”

“也许。”我妹妹说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到爱蜜莉·巴顿镇上的房屋喝下午茶。

我们步行过去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，能够一路支持。

我们大概出门太早，所以到的时候早了些，一个面貌凶狠的高个子女人来应门，告诉我们巴顿小姐还没回来。

“不过我知道她今天下午等你们来，要是你们愿意，就请进来坐坐。”

显然这就是忠心的佛罗伦斯。

我们跟着她走上阶梯，她打开一扇门，露出一间很舒适的起居室，就是装饰得太过分了些。我想屋子里的某些东西，大概是从小佛兹移过来的。

那女人显然很以这个房间为荣。

“很不错，对不对？”她问。

“对极了。”乔安娜温和地说。

“我尽可能把屋子弄得舒服些，其实我并不愿意她住在这儿让我服侍，她应该住到她的屋子而不是住在这几个房间里。”

佛罗伦斯显然是个严厉的女管家，她用责备的眼光轮流看着我们。我想，今天大概不是我们的幸运日。乔安娜已经受爱美·葛理菲和派翠吉的谴责，现在我们又双双受到女管家佛罗伦斯的斥责。

“我在那儿当了九年管家。”她又说。

乔安娜觉得受了委屈，说：“喔，是巴顿小姐自己愿意出租房子的，她委托房屋租赁公司出租。”

“那是她没办法才出此下策，”佛罗伦斯说：“她的生活很节俭谨慎，可就是就算这样，政府还是不放她，照样要她付重税。”

我悲哀地摇摇头。

“以前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家里钱多得不得了，”佛罗伦斯说：“可是后来她们一个接一个死了，真可怜！爱蜜莉小姐——看护她们，把自己累得半死，却从来没有任何怨言，永远那么有耐性，不但把自己累坏了，最后还得为钱的事操心！她说，红利也不像从前那样按时送来了，我不懂这是为了什么原因，那些人真应该感到惭愧才对！这样欺负一位淑女，以为她不懂数字观念好欺负，会中他们的诡计。”

“其实，每个人都受过这种打击。”我说，可是佛罗伦斯却丝毫不为所动。

“对能照顾自己的人来说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她不行，她自己都需要人照顾，只要她跟我在一起，我就绝不许任何人欺负她、打扰她，我愿意为爱蜜莉小姐做任何事。”

她又继续凝视了我们好一会儿，希望我们一股脑儿把她的话记住了，这才走出房间，小心翼翼地带上门。

“觉不觉得自己像个吸血鬼一样，杰利？”乔安娜说：“我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们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好像不大顺利，”我说：“梅根对我们不耐烦，派翠吉不欣赏你，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佛罗伦斯的轻视。”

乔安娜喃喃说道：“不知道梅根‘到底’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她已经腻了。”

“我想不是，不知道——杰利，你想是不是爱美·葛理菲说了什么？”

“你是说今天早上她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？”

“嗯，时间虽然不多，可是……”

我接下去说：“可是那个女人的嘴巴快得很，也许……”

爱蜜莉小姐推开门走进来，她微红着脸，有点喘不过气来，看来很兴奋，两眼闪着蓝光。

她似乎心情很纷乱地迅速说道：“喔，亲爱的，真抱歉我迟到了。我到街上买点东西，‘蓝玫瑰’的蛋糕好像不大新鲜，所以我又到李根夫人的面包店去买。我一向喜欢最后买蛋糕，才能买到刚出炉的新鲜面包，免得买到前一天的。可是让你们久等，真是抱歉——真是罪不可赦——”

乔安娜打断她的话说：

“是我们的错，巴顿小姐，我们来得太早了。我们一路走来的，没想到杰利走得那么快，所以早到了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做事永远不嫌太早，好事永远不嫌多，你知道。”

老小姐亲切地拍拍乔安娜的背。

乔安娜高兴起来，至少，这会儿她做对了一件事。爱蜜莉·巴顿也用微笑面对着我，不过略带着些胆怯，就像面对一头保证暂时不会伤害人的吃人老虎似的。

“承蒙你来参加这种女性的下午茶，真是荣幸，柏顿先生。”

我想，爱蜜莉·巴顿脑子里一定认为男人除了不停的喝酒、抽烟之外，只会偶然勾引一些未婚少女，或者挑逗有夫之妇。

后来我跟乔安娜谈到这一点时，她说或许爱蜜莉·巴顿自己一直希望碰到那种男人，可惜始终没遇到。

同时，爱蜜莉小姐又在房里四处摸索，安排乔安娜和我坐在小桌前，谨慎地摆上烟灰缸。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佛罗伦斯捧着茶盘进来，上面有一些很细致的茶具，想必也是爱蜜莉小姐带过来的。茶是香醇的中国茶，另外还有三明治、小面包、牛油，以及许多小蛋糕。

这时候，佛罗伦斯面带微笑地站在一边，用母亲般的喜悦心情看着爱蜜莉小姐，就像看着心爱的孩子吃东西一样。

由于女主人一再殷勤勉强我们，乔安娜和我都吃得过了量。这位老小姐显然很喜欢她的下午茶。我发现对她来说，乔安娜和我就像是一注很大的冒险——从伦敦那样神秘、世故的世界蹦出来的两个人。

当然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的话题就转到地方上的事。巴顿小姐用亲切的口吻谈起葛理菲医生，他和蔼的态度，高明的医术；辛明顿先生也是位精明的律师，曾经帮巴顿小姐收回一些所得税，要不是他帮忙，巴顿小姐永远也不知道那些钱可以收回来。辛明顿先生对他的孩子和妻子都非常好——可惜她却耽误了自己。“可怜的辛明顿太太，留下没有母亲的孩子，真是太可悲了。或许，她一直不是个很坚强的女人，最近身体又很差。”

“脑子受了太在刺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在报上也看过类似的事，这时候，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，她就是这样，不然她不会忘了辛明顿先生和孩子们都还需要她。”

“那封匿名信一定使她受到很大的震惊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这不是件适合讨论的事，你说对不对？亲爱的。我知道曾经有一些——呃——信，可是我们不算那个，太卑鄙了，我想我们最好别管那些。”

嗯，巴顿小姐或许可以不管那些，可是有些人却没办法忘记这件事。无论如何，我顺从地改变了话题，我们又谈起爱美·葛理菲。

“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。”爱蜜莉·巴顿说：“她的充沛精力和组织能力真是了不起，她对女孩子也很好，而且无论哪一方面都很实际，跟得上时代，”

这地方真多亏有了她，她对弟弟又那么全心全意地爱护，姐弟之间那么亲密，真叫人看了高兴。”

“难道他从来不会觉得她气势太盛了吗？”乔安娜问。

爱蜜莉·巴顿非常惊讶地看着她，用尊严而责备的语气说：

“她为他牺牲太大了。”

我在乔安娜眼里看到一种 - - 呃 - - 于是赶紧把话题转到皮先生身上。

爱蜜莉·巴顿对皮先生的态度有点奇怪。

她只是一再重复道，到先生非常亲切 - - 对，非常亲切，也非常富有，非常慷慨。

偶尔，他有些很奇怪的客人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旅行过很多地方，当然遇到过很多人，朋友也多。

我们一致同意，旅行不但可以增长见识，偶尔也可以交一些奇异的朋友。

“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搭飞机旅行，”爱蜜莉·巴顿渴望地说：“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一些游记，真是太吸引人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”乔安娜问。

要把梦想变成事实，对爱蜜莉小姐说似乎很不可思议。

“喔，不行，不行，那‘太’不可能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又要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喔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。要是自己一个人旅行，看起来一定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不会呀。”乔安娜说。

爱蜜莉小姐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。

“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行李 - - 在外国港口上岸 - - 还有各种不同的钱币 - - ”

老小姐畏惧的眼光中，似乎升起了无数的问题，乔安娜立刻换了话题谈即将到来的游园会及售卖工作等事，于是我们又自然地谈到凯索普牧师太太。

巴顿小姐脸上突然起了一阵痉挛，她说：

“你知道，亲爱的，她真是‘奇怪’的女人，有时候常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”

我问她指的是什么事。

“喔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些让人料想不到的事。还有她看人的表情，就像你不在她面前，如在看别人似的 - - 我说得不够清楚，可是那种感觉实在很难表达。另外，她也不会 - - 呃，完全不‘干涉’别人的事。本来牧师太太可以参与很多事，给别人适当的劝告或者警告。你知道，拉人一把，让人改正自己的不好行为，因为别人会听她的话 - - 我相信别人都很敬畏她，可是她偏偏自命清高，离得远远的，而且最怪的是，还替一些可耻的人感到难过。”

“真有意思。”我说着，迅速和乔安娜交换了一个眼光。

“不过她的出身还是很好，是个好人家的女儿，不过那种老式家庭多半有点奇怪，她丈夫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我有时候觉得住在这种小地方真是埋没了他。他是个好人，非常诚恳，就是爱引用拉丁文的习惯让人不大了解。”

“听啊，听啊。”我热烈地说。

“杰利念的是一所昂贵的公立学校，所以他听了拉丁文也一样不懂。”乔

安娜说。

这又勾起了巴顿小姐的新话题。

“这儿的女老师很令人讨厌，”她说：“我想，大概很‘激进’。”说到“激进”这个字眼时，她放低了声音。

后来，我们步行回去时，乔安娜对我说：

“她蛮可爱的。”

那天晚餐时，乔安娜对派翠吉说，希望她的下午茶喝得宾主尽欢。

派翠吉微红着脸，站得更直了，“谢谢你，小姐，可是艾格妮斯并没有来。”

“喔，真遗憾。”

“我’可不在乎。”派翠吉说。

她似乎满腔委屈，忍不住对我们诉苦道：“不是我要她来，是她自己打电话说有心事，问我能不能让她来，今天她休假。您允许之后，我才答应的。没想到接下来就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也没向我道歉，不过我想我明天早上大概会接到她的明信片。现在这些女孩子啊——一点也不懂规矩，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。”

乔安娜试着安慰派翠吉受伤的心情：“也许她不舒服，你没打电话问问看。”

派翠吉又挺直了身子说：“没有，我才没有呢，小姐！真的没有。要是艾格妮斯喜欢乱来，那是她自己不小心，不过下次碰面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教教她。”

派翠吉挺着身子，气呼呼地走了，乔安娜和我忍不住会心而笑。

“可怜的派翠吉，本来等着人下午来向她请教的，可是人家又已经和好如初了，我想艾格妮斯和她男朋友一定正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相拥着呢。”

乔安娜笑着说，想必如此。

我们又谈到匿名信，猜想纳许和那位忧郁的巡官不知道进展如何了。

“从辛明顿太太自杀到今天，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了。”乔安娜说：“我想他们应该有点收获了，也许是指纹或者字迹什么的。”

我心不在焉地应了她一句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心里忽然起了一阵奇怪的不安，大概是跟乔安娜所说“整整一个礼拜”有关。

我敢说，我应该可以更早想到这一点。或许在我的下意识中已经起了怀疑。

无论如何，这种不安终于有了下文。

乔安娜忽然发觉，我没注意听她生动地叙述一次在乡下的奇遇。

“怎么了？杰利。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的脑子正忙着把一件件事连贯在一起。

辛明顿太太的自杀……当天下午只有她一个人在家……“由于仆人放假外出”，所以她才一个人在家……到今天整整一个礼拜……

“杰利，怎么……”

我打断她的话。

“乔安娜，仆人每星期有一天假日可以外出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还有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天，”乔安娜说：“到底……”

“别管礼拜天，她们每周都是同一天放假？”

“对，通常这样。”

乔安娜好奇地盯着我，不知道我到底想到什么。

我走过去按铃叫人。

派翠吉闻声而来。

“你说，”我问她：“这个叫艾格妮斯·华岱尔的女孩，也是个佣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服侍辛明顿太太，喔，现在应该是辛明顿先生了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看钟，已经十点半了。

“你想，她现在是不是到家了？”

派翠吉带着不以为然的表情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女佣必须在十点以前回家，这是老规矩。”

我走到大厅，乔安娜和派翠吉跟在我后面。

派翠吉显然很生气，乔安娜则很困惑，我拨电话时，她问我道：“你想作什么？杰利。”

“看看那个女孩是不是平安到家了。”

派翠吉嗤之以鼻，乔安娜也一样，没别的了，可是我对派翠吉的轻视并不在乎。

爱尔西·贺兰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。

“很抱歉打扰你，”我说：“我是杰利·柏顿。请问——府上的女佣艾格妮斯回家了没有？”

说完之后，我才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傻，要是那个女孩已经平安到家里，我该怎么解释打电话的原因呢？要是我早一点想到，让乔安娜打的话，或许还比较好解释些。我几乎可以想象到，林斯塔克一定会掀起一阵闲言闲语，所谈的对象就是我和那个我连见都没见过的艾格妮斯·华岱尔。

不出我所料，爱尔西·贺兰非常诧异地说：“艾格妮斯？喔，她现在一定回来了。”

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可是还是继续说：“可不可以麻烦你亲自看看她回来了没有？贺兰小姐。”

保姆就有一点好处，别人要她做某件事的时候，就会照样去做。爱尔西·贺兰放下听筒，顺从地走开了。

两分钟后，我听到她的声音说：

“你还在吗？柏顿先生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老实说，艾格妮斯还没回来。”

这时候，我知道我的预感没错。

我听到电话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，接着辛明顿开口道：

“喂，柏顿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府上的女仆艾格妮斯还没回去？”

“是的，贺兰小姐刚才看过了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？”

“不是‘意外’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说，你有理由相信那女孩碰到什么事了？”

我严肃地说：“要是那样，我也不会太意外。”

那一晚，我睡得很不安稳。

我想，当时我心头就有很多杂乱的线索了，要是我能用心想一想，一定能当时就想出答案，不然的话，那些片段为什么始终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呢？



我们自己究竟了解多少事呢？我相信远比我们所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来得多，可是我们往往无法打破某一层界限，所以始终停留在那个范围。

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不时受阵阵困惑的折磨。

一定有某种“模式”可循，要是我能抓到头绪就好了，要是我能追查……

直到我朦胧入梦，脑子里仍然不停地闪过这些字句：

“无火不生烟，无火不生烟，烟……烟……烟幕，不对，那是战争……战争用语……喔，不对……纸条……只有一张纸条。比利时 - - 德国……”

我终于睡着了，梦到正带着凯普牧师太太散步，她颈上有一条铁链和颈圈 - - 因为她已经变成一头猎犬了。

电话铃响个不停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我坐在床上看看表，才七点半，电话铃还在楼下响。

我跳下床，随手抓起睡袍，快步跑下楼。派翠吉从厨房后门跑进来，慢了我一步，我拿起听筒。

“哪一位？”

“噢 - - ”对方带着如释重负的低泣说：“是你！”是梅根的声音，她显然非常害怕地说：“求求你，一定要马上来 - - 一定要来，求求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马上来，”我说：“听到了吗？马上就来。”

我两步并做一步地跑上楼，冲进乔安娜房里。

“听着，乔安娜，我要到辛明顿家去。”

乔安娜从枕头上抬起满头卷发的头，孩子气地揉揉眼睛。

“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是梅根那孩子打来的，口气很不对劲。”

“你想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要是我猜得不太离谱，应该是有关各妮斯那个女孩的事。”

我步出房门是，乔安娜在后面喊道：“等一等，我开车送你去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自己开车去。”

“你不能开车。”

“我能。”

我匆匆梳洗过后，把车开出来，半小时内就赶到辛明顿家。开车的时候背有点痛，但不太严重。

梅根想必一直在等我，我一到，她就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我，可怜的小脸苍白而扭曲。

“呃，你来了 - - 你终于来了！”

“镇定点，小傻瓜，”我说：“好，我来了，有什么事？”

她颤抖起来，我用手臂搂住她。

“我 - - 我发现她了。”

“发现艾格妮斯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她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在楼梯下面的小柜子，里面有钓鱼竿、高尔夫球杆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我点点头，那是很普通的储藏柜。”

梅根又说：

“她就在那个地方 - - 缩成一团，而且冷冰冰的，她……她死了，你知道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会去看那个地方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你昨天晚上打电话来之后，我们都在猜，艾格妮斯到底到哪儿去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她还是没回来，我们就去睡了。我一夜都没睡好，今天很早就起来了。我只看到厨子萝丝，她很气艾格妮斯一夜没回来，说要是从前发生这种事，她早就走了。我在厨房里吃了点牛奶和奶油面包——萝丝忽然带着奇怪的神色走进来，说艾格妮斯外出的东西还留在她房里没动，她出门最爱穿的外出服全都没穿。我就在想——她是不是根本没离开家里，于是我就在家里到处看看，等我打开楼梯下的小柜子，才发现——她就在那儿……”

“我想大概有人打电话给警方了吧？”

“嗯，警察已经来了，我继父一知道就马上打电话给警方，后来……后来我觉得再也无法忍受，就打电话给‘你’。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没关系，”我说：“我不会介意。”

我好奇地看着她。

“你发现她之后——有没有人给你一杯白兰地、咖啡或者茶之类的？”

梅根摇摇头。

我忍不住咒骂辛明顿全家，辛明顿那家伙，除了警方什么都想不到，爱尔西·贺兰和厨子也没想到，这个敏感的孩子发现了这么可怕的事之后，对她心理上有什么影响。

“来，小傻瓜，”我说：“我们到厨房去。”

我们绕到屋后，走进厨房。萝丝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，面孔肥胖而没有表情，正坐在火炉边喝浓茶。她一看到我们，就用手捂着心，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。

她告诉我，她想到这件事就抖个不停！想想看，死的人也很可能是她！

“替梅根小姐泡杯好的浓茶，”我说：“你知道，她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别忘了尸体是她发现的。”

光听到“尸体”这两个字，萝丝又忍不住颤抖起来，但是我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她，她倒了一杯浓茶。

“茶来了，小姐，”我对梅根说：“先把茶喝下去。你大概没有白兰地吧？萝丝。”

萝丝用怀疑的口吻说，圣诞节做腊肠的时候，还剩了点作菜用的白兰地。

“那就行了，”我说着在梅根杯里倒些酒。从萝丝的眼神中，看得出她也认为这么做很好。

我叫梅根和萝丝留在一起。

“我相信你可以照顾梅根小姐吧？”我说。

萝丝用高兴的口吻说：“喔，没问题，先生。”

我走进屋里，要是萝丝够聪明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快发现自己需要一点食物来加强体力，梅根也一样。真弄不懂这些人，为什么不会照顾那孩子？

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在大厅里碰到了爱尔西·贺兰。看到我，她似乎并不感到意外。

我想这项可怕的发现大概使每个人都昏了头，没那么多精神注意来来去去的人。柏特·朗德警官站在前门边。

爱尔西·贺兰喘了口气，说：“喔，柏顿先生，真是太可怕了，不是吗？到底是谁做出这么恐怖的事？”

“那么，‘确实’是谋杀了？”

“是的，被人在后脑上敲死的，全都是血和头发——喔！太可怕了——还弄成一团塞进那个柜子。到底是谁做出这么卑鄙残忍的事？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？可怜的艾格妮斯，我相信她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有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。”

她凝视着我，我想，她不是个很聪明的女孩。但是她的精神很好，脸色如常，还带着点兴奋的神色。我甚至想象，尽管她天性善良，对这出戏剧还是免不了有点隔岸观火，幸灾乐祸的心情。

她用抱歉的口气说：“我该去看两个男孩了，辛明顿先生很着急，怕他们会吓着。”

他叫我把他们带远点。”

“听说尸体是梅根发现的，”我说：“我希望有个人照顾她。”

爱尔西·贺兰看起来似乎良心很不安。

“喔，老天，”她说：“我把她忘得一干二净，希望她没什么事，你知道，我忙东忙西的，要应付警察那些的——不过还是我的错，可怜的女孩，她一定心里很不好过，我马上去照顾她。”

我的态度缓和下来。

“她没事了，”我说：“萝丝会照顾她，你去看那两个孩子吧。”

她露出一排白牙对我笑着道谢之后，就匆忙上楼了。毕竟，照顾那两个男孩才是她份内的工作，而梅根——没有任何人负责照顾她。辛明顿付爱尔西薪水，是要她照顾自己的骨肉，谁也不能怪她尽自己的责任。

她转过楼梯角时，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。有一会儿，我似乎看到一个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永恒“胜利之神”，而不是一个尽责的保姆兼家庭教师。

接着，门打开了，纳许督察走进大厅，辛明顿跟在他身后。

“喔，柏顿先生，”他说：“我正想打电话给你，既然你来了就更好了。”

他当时并没有问我为什么在场。

他掉头对辛明顿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暂时借用一下这个房间。”

这是个小起居室，正面有一扇窗户。

“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

辛明顿先生表现得相当镇定，可是看起来似乎累坏了。

纳许督察温和地说：“辛明顿先生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先吃点早餐。你贺兰小姐、梅根小姐要是能喝点咖啡，吃点蛋和腌肉，一定会舒服点。谋杀案对空胃肠最不好了。”

辛明顿极力想挤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“谢谢你，督察，我会接受你的劝告的。”

我跟着纳许走进那间起居室，他把房门带上。

接着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很快就赶来了，是怎么听到消息的？”

我把梅根打电话给我的事告诉他，我对纳许督察很有好感。毕竟，他没有忘了梅根也需要吃点东西。

“听说你昨天晚上打电话来，问起那个女孩子，你怎么会想到打电话来呢？柏顿先生。”

我知道自己的理由有点奇怪，不过我还是说出艾格妮斯打电话给派翠吉，但是接下来却没赴约的事。

他说：“喔，我懂了……”一边揉着面颊，一面仿佛在沉思着什么。

接着他吧了一口气。

“唉！”他说：“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是谋杀了，是直接谋杀。问题是，这个女孩到底知道什么？她有没有肯定告诉过派翠吉什么？”

“我想没有，不过你不妨问问她。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：“或者你还没查出来？”

“差不多了，昨天是女佣的休息日……”

“两个女佣都休假？”

“对，好像以前有两姐妹在这儿做事的时候，喜欢一起出去，所以辛明顿太太就同意两个女佣一起休假，接下来换了这两个佣人，还是维持着老规矩。女佣放假之前，把晚餐先弄好放在餐厅，下午茶由贺兰小姐准备。”

“我懂了。”

“有一点非常清楚，厨子萝丝的家在下密克福，为了回家休假，她必须搭两点半的巴士，所以艾格妮斯必须收拾午餐的碗盘，萝丝晚上回来会收拾晚餐的碗盘，好让两个人工作平均。”

“昨天也是这种情形，萝丝两点二十五分出门赶车子，辛明顿两点三十五分去上班，爱尔西·贺兰两点四十五分带着两个孩子出门，梅根·亨特五分钟后也骑车出去。那时候，就只剩下艾格妮斯一个人在家。就我所知，她通常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出门。”

“于是家里就没有半个人了？”

“对，不过这儿的人不太担心这一点，有些人甚至不大锁门。我说过，两点五十分的时候，家里只剩下艾格妮斯一个人。她的尸体被发现时，仍然穿着围裙，可见她根本就没有离开屋子。”

“你大概可以判断出死亡的时间吧？”

“葛理菲医生认为应该是两点到四点之间。”

“她是怎么被杀的？”

“后脑先被人重击一下，接下来又用尖头的厨房串肉针戳进后脑，于是就马上死了。”

我点了一根烟，因为这实在不是一幅让人舒服的画面。

“真够残忍！”我说。

“嗯，是啊。”

我猛吸一口烟。

“是谁？”我说：“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，”纳许缓缓说道：“我们或许一时不会知道，不过可以猜一猜。”

“她知道一些秘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她没向任何人暗示过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没有。厨子说，从辛明顿太太死后，她就一直很不安，而且越来越担心，一直说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

他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些人总是这样，不肯找警方合作，认为‘跟警方扯上’是最不好的事。要是她早点来找我们，告诉我们她有什么心事，现在一定还活着。”

“她‘一点’也没有跟其他女人提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萝丝这么说，我也相信。因为要是她透露一点口风，萝丝一定会大肆渲染，加油添醋地告诉别人。”

“猜不出原因，真叫人觉得要发疯。”

“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猜猜，柏顿先生。首先，这一定不是件很肯定的事，只会让人想了又想，想得越多，不安就越深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其实，我想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事。”

我尊敬地看着他，

“做得好，督察。”

“嗯，你知道，柏顿先生，我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。辛明顿太太自杀的那天下午本来两个女佣都放假，应该都会出门，可是事实上，艾格妮斯又回来了。”

“你知道那件事？”

“嗯，艾格妮斯有个男朋友——渔具店的蓝德尔。渔具店星期三很早就关门，他跟艾格妮斯碰面之后，两个人一起散步，要是下雨，就一起去看画。那个星期三，他们一见面就吵了一顿。咱们的匿名信作者暗示艾格妮斯还有其他男朋友，佛烈德·蓝德尔非常激动，两个人吵得很厉害，艾格妮斯就气呼呼地回家了，她说要是佛烈德不道歉，她就不再出门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柏顿先生，厨房面对房屋背面，但是餐具室却朝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方向。进出只有一个门，从这个门进来，要不是走到前门，就是沿着屋边的小路走到后门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告诉你一件事：辛明顿太太那天下午接到的匿名信，‘不是邮差送来的’。上面有一张用过的邮票，又伪造了一个假邮戳，看起来就像是跟其他邮件一起送来的。其实，那封信‘并没有经过邮局的手续’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”

“代表那封信是某人亲自投进辛明顿家里邮筒的，”我缓缓说道：“时间就在邮差下午送信来之前不久，好让别人以为是和其他邮件一起到的。”

“对极了，下午的邮件大概三点四十分送到，所以我认为：那个女孩站在餐具室窗口（虽然有树丛挡住，但还是看得清楚外面）向外看，希望她男朋友回来向她道歉。”

我说：“于是——她就看到那个投匿名信的人了？”

“我是这么猜想，柏顿先生，不过，当然也可能不对。”

“我想你不会……理由很简单——也很可信——看来，艾格妮斯确实知道‘匿名信是什么人写的’。”

## 5

“对，”纳许说：“艾格妮斯知道匿名信是什么人写的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不——”我皱着眉停下来。

纳许马上接道：“照我看，那个女孩‘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看到了什么’。最少起初一点都没想到，有人在辛明顿家里留了一封信，不错——可是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那个人和匿名信名信有关。在她看来，那个人绝不可能有任何嫌疑。”

“可是她想得越多，就感到越不安。她是不是应该跟别人谈谈呢？就在

她困惑难解的时候，想到了派翠吉，她认为派翠吉很可信，很有判断力，就决定问派翠吉该怎么办。”

“对，”我沉思道：“听起来很合理，总之，‘毒笔’也发现了这一点。她是怎么发现的呢？督察。”

“你对乡下生活还不了解，柏顿先生，消息传开的方法就是有点神奇。我们先谈打电话的事，你打电话时有什么人听到？”

我想了想，答道：

“我先接电话，然后再叫派翠吉听。”

“你有没有提到那女孩的名字。”

“有——是的，我提到她的名字。”

“有没有其他人听到？”

“我妹妹或者葛理菲小姐都可能听到。”

“喔，葛理菲小姐，她到府上有什么事？”

我解释了一下。

“她要先去找皮先生。”

纳许督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么消息就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传开。”

我不敢置信地问：“你是说葛理菲小姐或者皮先生会跟别人提到这种无聊的小事？”

“像这种地方，芝麻大的事都会变成新闻，你一定觉得很意外。要是裁缝师的母亲说了个老掉牙的笑话，每个人都会听到这个笑话。再说这一边，贺兰小姐、萝丝——都可能听到艾格妮斯说的话。还有佛烈德·蓝德尔，也许那天下午艾格妮斯又回家的消息，就是他传出去的。”

我忍不住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
我正望着窗外，前面是一块整齐的草地、一条小径和一扇矮门。

有人打开那扇门，轻悄悄地走近屋子，把信塞进信箱。我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女人影子，脸孔一片空白——可是那一定是一张我认识的脸……

纳许督察说：“还是一样，范围又缩小了一点，这种案子最后都会这样，只要有耐心、持之以恒地——删掉不可能的人。现在有嫌疑的人已经不多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？”

“这么一来，当天下午有工作的任何女人都没有嫌疑，例如学校女老师在上课，镇上的护士我刚好知道她昨天在什么地方。并不是说我认为她们有嫌疑，而是我们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她们没有可能行凶。你知道，柏顿先生，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两个确定的时间上——昨天下午，和上星期三的下午。辛明顿太太自杀那天，从下午三点一刻（艾格妮斯和男友吵架之后，可能回到家里的最早时间）到邮件一定送到辛明顿家的四点（要是问问邮差，可以知道更准确的时间）之间，都是凶手的可能时间。至于昨天，从两点五十（梅根·亨特小姐出门的时间）到三点半或者三点一刻（后者更有可能，因为死者死时还没换外出服）之间，凶手都有可能行凶。”

“你想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纳许做个鬼脸，说：

“我想？我想，有一位女士走到前门，微笑而镇定地按门铃，这位午后的访客……或许要求见贺兰小姐，或许是梅根小姐，也可能带了一个包裹进来。总之，艾格妮斯转身拿托盘放名片，或者把包裹拿进屋里时，那位像淑

女一样的客人，就猛敲了她的后脑一下。”

“用什么敲呢？”

纳许说：“这儿的女士常常带着大皮包，很难说里面到底藏着什么。”

“然后又用东西戳进她后脑，把她塞进柜子里？对女人来说，这个工作不是太重些了吗？”

纳许督察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说：“我们追查的女人，不是个普通女人——而精神上的不稳定，使她产生了惊人的力量。何况，艾格妮斯的块头又不大！”他顿了顿，问我：“梅根·亨特小姐怎么会想到会看那个柜子？”

“只是一种直觉。”我说。

又接着问他：“为什么特别提到她？有什么特别用意？”

“尸体发现得越慢！越难鉴定死亡时间。譬如说，如果贺兰小姐一进门，就一跤跌在尸体上，医生也许可以把死亡时间判定在十分钟之间——对咱们那位淑女朋友，就未免太尴尬了。”

我皱眉道：“可是艾格妮斯如果对某个人起了怀疑——”

纳许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她没有，还没到那种地步，我们不妨说，她只是觉得‘奇怪’。我想，她不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只是隐约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，一点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冒犯了某个女人。会对她下了杀手。”

“你想到了吗？”我问。

纳许摇摇头，伤感地说：

“那件事我早该想到的，你知道，辛明顿太太自杀的事，吓坏了‘毒笔’，她害怕得不得了。柏顿先生，畏惧是一件难以测量的事。”

是的，畏惧，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了。畏惧——对一个疯狂的脑子……

“你知道，”纳许督察的话，似乎使这件事看来更可怕了，“我们所要追查的人，是个受人尊敬，有声望的人——事实上，也很有地位！”

忽然，纳许说他要再跟萝丝谈谈，我随口问他我能不能去，没想到他居然乐意地答应了。

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应该说，我很高兴你跟我们合作，柏顿先生。”

“这句话听起来很可疑，”我说：“照小说里的说法，侦探要是欢迎某个人帮忙的话，那这个人往往就是凶手。”

纳许短短一笑，说：“你根本不像会写匿名信的人，柏顿先生。”又说：“老实说，你对我们可能很有用。”

“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，可是我不懂为什么。”

“因为你在这里是个生人，对这儿的居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。同时，你还可以从我所谓的社会方式来了解事情。”

“凶手就是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。”我喃喃说道。

“一点都不错。”

“你是要我在这儿做间谍？”

“你不反对吧？”

我考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老实说，不反对。要是这儿真有一个危险的疯子，逼得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自杀，又敲死无辜的可怜的女佣，我倒不反对用点手段逼那个疯子就范。”

“你很理智，先生。告诉你，我们追查的对象确实很危险，危险得像响尾蛇、眼镜蛇一样。”

我轻颤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采取行动？”

“对，别以为我们不积极，事实上，我们正在朝好几个方向努力。”

他的态度很严肃。

我仿佛看到一个紧密的蜘蛛网，正向四面八方逐渐扩大……

纳许想再听听萝丝的故事，就先向我解释，萝丝已经跟他提过两种说法；她的解释越多，其中所包含的真正线索就可能越多。

我们找到萝丝时，她正在洗早餐的碗盘。一看到我们，她立刻停下来，揉揉眼睛又摸摸心口说，她今天整个早上都觉得很奇怪。

纳许很有耐心，但是也很坚定。他第一次听她说明时，安慰了她一顿，第二次态度很专横，这一次则是两种手段并用。

萝丝兴高采烈地夸张着过去一周的一些细节，说艾格妮斯怕得要命，不安一来回踱方步。萝丝问她到底怎么回事时，艾格妮斯一边发抖一边说：“别问我。”她说，“要是告诉我，她就死定了。”萝丝一边快乐地转动着眼珠，一边下结论道。

“艾格妮斯从来没有暗示过，她到底在担心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她一直过得很不安，很害怕。”

纳许督察叹口气，暂时放弃了这个话题，又问起昨天下午萝丝的确切行踪。

简单地说，萝丝搭二点半的巴士回家，个下午和晚上都和她家人在一起，再从下蜜克福搭八点四十的巴士回来。

萝丝一边叙述她的行踪，一边还穿插了许多她跟她姐姐零零碎碎的谈话。

离开厨房之后，我们去找爱尔西·贺兰，她正在指导孩子们做功课。

爱尔西·贺兰像以往一样能干而谦恭，她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，柯林，你跟布利安好好算出这三题的答案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她带我们走进夜间育婴室。

“这里可以吗？我想最好别在孩子面前谈这种事。”

“谢谢你，贺兰小姐。请你再告诉我一次，你是不是‘绝对’肯定，艾格妮斯从来没有跟你提到她有什么心事——我是指辛明顿太太去世之后。”

“没有，她从来没跟我谈过什么。你知道，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，一向很少开口。”

“那么，跟另外那位完全不同了！”

“是的，萝丝那张嘴老是说个不停，有时候我真想叫她别那么鲁莽。”

“她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昨天下午发生的事？尽可能把你记得的每一件事都说出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像平常一样吃午餐，那时候是一点，我们吃得有点快，因为我不让孩子们浪费时间。我想想看，辛明顿先生回办公室去，我帮艾格妮斯摆好晚餐的桌面——孩子们先到花园里去玩，等我整理好东西带他们出门。”

“你们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到康伯爱斯，沿着田埂去的——孩子们想钓鱼，我忘了带带饵，所以又回去拿。”

“当时是几点？”

“我想想看，我们大概二点四十出门，梅根本来想去，后来又临时改变主意；打算骑车去兜风，她是个脚踏车迷。”



“我是说，你回家拿饵的时候是几点？有没有进里屋？”

“没有，我把鱼饵忘在暖房后面。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几点——也许是三点差十分。”

“有没有看到梅根或者艾格妮斯？”

“梅根大概已经出门了，我也没有看到艾格妮斯。”

“接下来你就去钓鱼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沿着河边钓鱼，可是什么都没钓着。其实我们几乎从来没钓边鱼，可是两个男孩就是喜欢去。布利安身上弄得很湿，所以我一回家就忙着替他换衣服。”

“你星期三也一起喝下午茶？”

“是的，茶都替辛明顿先生准备好，放在客厅里，孩子们和我在教室里喝下午茶，梅根当然也跟我们一起去。我的茶具之类都放在教室的小柜子里。”

“你是几点回来的？”

“五点差十分，我带两个男孩子下楼，准备喝下午茶。辛明顿先生五点钟回来之后，我又下楼替他准备，不过他说想跟我们一起在教室喝，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。喝完茶后，我们又玩了一下游戏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——我们在楼上兴高采烈地喝茶、玩游戏，那个可怜的女孩却死在楼下的柜子里！”

“通常，会不会有人去看那个柜子？”

“喔，不会，那里只放了些废物。帽子和外套就挂在一进门右手边的衣帽间，恐怕有好几个月都不会有人去碰那个柜子。”

“我懂了。你回来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

她那双蓝眼睛张得大大的说：“喔，没有，督察，一点都没有，一切都跟平常完全一样，所以我才觉得好可怕。”

“上星期呢？”

“你是说辛明顿太太——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喔，太可怕——太可怕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。那天你也是一下午都不在家？”

“对，如果天气好，我通常下午都带两个男孩出去，早上在家里做功课，我记得那天我们到空地那边去——路很远。我回到门口的时候，看到辛明顿先生已经从办公室那个方向回来，还以为自己回来晚了，因为我还没有把茶壶热上，可是那时候才四点五十。”

“你没有上楼去看辛明顿太太？”

“喔，没有，我从来不在这时候看她，她吃过午饭就休息，她有神经痛，经常吃过饭就发作，葛理菲医生给她开了些药粉，她吃过药就躺在床上，希望能够入睡。”

纳许很自然地问：“那么没人会把信拿上楼给她了？”

“下午的邮件？喔，我会看看信箱，进门的时候顺便把信放在客厅桌上，不过辛明顿太太常常会自己下楼来拿信。她不会睡个下午，通常四点就起来了。”

“那天下午她没起来，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喔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。辛明顿先生在客厅挂外套的时候，我说：‘茶还没好，不过水快开了。’他点点头，喊道：‘梦娜，梦

娜！’ - - 辛明顿太太没有回答，他就上楼到她卧室去，那一幕一定让他震惊不已。他叫我，我就上楼，他告诉我：‘把孩子带远点。’接着，他就打电话给葛理菲医生，我们根本就忘了还在烧茶，结果茶壶都烧穿了！喔，老天，真是太可怕了，她吃午饭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。”

纳许突然说：“你对她收到的那封信有什么看法？贺兰小姐？”

爱尔西·贺兰愤怒地说：“喔，我觉得太卑鄙 - - 太卑鄙了！”

“对，对，我指的不是这个。你认为信上说的是不是事？”

爱尔西·贺兰坚定地说：

“不，我认为不是真的。辛明顿太太很敏感 - - 真的非常敏感，她非常 - - 嗯，‘特别’。”接着她红着脸又说：“任何一种 - - 我是，说卑鄙可耻的事，都会让她受到很大的刺激。”

纳许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你有没有接到过匿名信？贺兰小姐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接到过。”

“你肯定吗？”他举起一只手说：“不要急着回答。我知道，接到那种信让人不愉快，所以有些人不愿意承认。可是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。我们很明白，信上谎话连篇，所以你用不着觉得不好意思。”

“可是我真的没接到啊，督察，真的没有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。”

她又气又急，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，她的否认看起来也很真诚。

她回去照顾孩子之后，纳许站在窗口向外看。

“嗯，”他说：“就是这样了！她说从来没接到过匿名信，听起来好像是真心话。”

“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。”

“哼，”纳许说：“那我倒想知道，她为什么没接到？”

我看着他，他有点不耐烦地说：

“她是个漂亮的女孩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只是‘漂亮’。”

“对极了，老实说，她实在太过于漂亮，而且又年轻，写匿名信的人最喜欢找这种对象。那么，那个人到底为什么入过她呢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这一点真有意思，我得跟葛瑞夫提提。他问过我，是不是确实知道有人没收到过匿名信。”

“她是第二个，”我说：“别忘了，还有爱蜜莉·巴顿。”

纳许低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不要相信你听到的每一句话，柏顿先生。巴顿小姐已经收到一封 - - 不，不只一封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忠心耿耿的严肃管家告诉我的 - - 是佛罗伦斯·爱福德吧，她对那封信很生气，恨不得喝写信人的血。”

“那爱蜜莉小姐为什么要否认呢？”

“假正经，镇上人的口舌很多，爱蜜莉一生都在避免粗俗和没有教养的事。”

“信上怎么说？”

“还是老套，她那封信很可笑，甚至暗示她毒死自己的母亲和好几个姐妹！”

我不敢置信是说：“你是说，真的有那种危险的疯子到处乱来，我们却

没办法马上制止她吗？”

“我们一定会找出她，”纳许严肃是说：“只要再写一封，她就逃不了了。”

“可是，老天，她不会再写那种玩意了——至少目前不会。”

他凝视着我。

“不，好会，一定会，她现在已经没办法住手了。这是一种病态的狂热，匿名信一定还会继续出现，这一点绝对没错。”

临走之际，我在花园里找到梅根。她看起来好像已经恢复正常，愉快地对我笑笑。

我建议她再到我们家小住一阵，她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摇摇头。

“你太好——可是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好，毕竟，它——嗯，我想它还是我的家，而且我相信我对两个男孩也有点帮助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：“随你的意思。”

“那我就留下来，我可以——我可以——”

“嗯？”我催她说下去。

“要是——要是再发生什么可怕的事，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你会来吗？”

我感动地说：“当然，可是你认为会再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她带着迷惘的神情说：“反正看起来就像会再出事的样子，不是吗？”

“别再说了！”我说：“也别再到处乱闯，弄出个尸体来，那对你没什么好处。”

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，说：“是的，我现在就觉得像要生病一样。”

我并不想把她丢下，可是正如她所说的，这毕竟是她的家，而且我想爱尔兰·贺兰现在对她也会多了点责任感。

纳许和我一起回到小佛兹。我跟乔安娜说明早上的经过时，纳许过去应付派翠吉，结果却沮丧地回到我们身边。

“没什么收获，照这个女人的说法，那女孩只说有件事让她很担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想听听派翠吉的意见。”

“派翠吉有没有跟别人提过？”乔安娜问。

纳许点点头，神情很严肃。

“有，她在电话里跟你们每天来帮佣的爱莫瑞太太提。我知道‘有些’年轻女人喜欢向年纪大的女人请教，不知道自己就能马上解决问题，艾格妮斯也许不很聪明，但却是个懂得分寸、懂得尊敬人的好女孩。”

“是啊，派翠吉就为这一点感到骄傲，”乔安娜低声说：“于是爱莫瑞太太又把话传了出去？”

“对，柏顿小姐。”

“有一件事让我很惊奇，”我说：“舍妹和我怎么会也牵涉在里面？我们都是外地来的生人——应该没有人会恨我们才对。”

“你错了，像‘毒笔’那种不正常的脑子，没有什么事情看得顺眼，他们是所有人全都恨，全都是眼中钉。”

“我想，”乔安娜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凯索普太太指的就是这个。”

纳许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她，但是她没有进一步说明。

纳许督察说：

“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你接到那封匿名信的信封，柏顿小姐。要是，

你或许会发现，那封信本来是给巴顿小姐的，后来把‘a’字改成‘u’字，才变成给你的信。”

要是好好想想这条线索，应该可以使我们对件事找出一条途径。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用心去想。

纳许走了之后，剩下我和乔安娜两人时，她说：“你不会真的以为那封信本来要给爱蜜莉小姐的吧？”

“不然不会一开头就说：‘你这个虚伪的妓女……’”我说，乔安娜也表示同意。

接着她建议我到街上：“你去听听别人怎么说，今天早上，大家一定都在谈这个话题！”

我要她一起去没想到她却拒绝了，说要到花园里忙。

我在门口停住脚步，放低声音说：“派翠吉大概没事吧！”

“派翠吉！”

乔安娜声音中的惊讶，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我用抱歉的语气说：“我只是随口问问。她有些方面看起来很‘怪’，就像某种有宗教狂热的人一样。”

“这不是宗教狂热——你告诉我葛瑞夫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好吧，性狂热。据我所知，这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她的情绪受到压制，又跟一群上年纪的女人在这地方关闭了许多年。”

“你怎么会想到这些？”

“喔，”我缓缓说道：“艾格妮斯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，我们只听到她的一面之词，对不对？要是艾格妮斯问派翠吉，那天派翠吉为什么到辛明顿家留了一封信——而派翠吉说她当天下午再打电话解释——”

“于是就假装来问我们，那女孩能不能到这儿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是她那天下午并没出门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别忘了，我们自己也出去了。”

“对，你说得没错，我想这也有可能。”乔安娜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可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，我不相信派翠吉那么聪明，懂得掩饰匿名信的一切痕迹，譬如擦掉指纹之类的。”

你知道，那不光是聪明就有用，还得有那方面的知识，我不相信她懂。我想——”乔安娜顿了顿，缓缓接道：“他们肯定写信的人是女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该不会以为是男的吧？”我不敢相信地大声问。

“不——不是普通男人，而是某一种男人。老实说，我正猜皮先生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匿名信是皮先生写的。”

“难道你不觉得有这种可能吗？他那种人可能很寂寞——很不快乐，而且很怨恨别人，你知道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嘲笑他。你难道看不出他私底下恨所有快乐的正常人，而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种奇怪、保守，像艺术家一样的窃喜吗？”

“葛瑞夫认为是个中年的老处女。”

“皮先生‘就是’个中年的老处女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这个称呼好像不大适合。”我缓缓说道。

“太适合了，他很有钱，可是钱没多大用处。我真的觉得他心理不大平衡，老实说，他有点怕人。”

“别忘了，他也接到过匿名信。”

“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”乔安娜说：“只是我们以为那样。而且无论如何，他可能是在演戏。”

“为了我们？”

“对，他很聪明，能够想到这一点，也知道不能做处太过份。”

“他一定是个一演员。”

“不过当然，杰利，不管做出这种事的是什么人，都‘一定’是个一流演员，所以才会觉得乐在其中。”

“老天，乔安娜，别说得真像有那么回事！让我觉得你——你也懂心理学！”

“我想我懂，我可以了解别人的心理。如果我不是乔安娜·柏顿，要是我没有这么年轻，这么可爱，而且有一段美好时光，如果我——该怎么说呢？——被关在牢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享受生活，那么，我心里会不会起恶毒的歹念，想要伤害别人、让别人痛苦——甚至破坏别人呢？”

“乔安娜！”我抓住她肩膀，用力摇她，她轻轻叹口气，略抖了一下，对我微笑道：

“吓着你了吧？杰利。不过我觉得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。我们必须把自己当成那个人，试着了解他的感觉和动机，然后——然后或许会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”

“喔，老天！”我说：“我老远跑到这个地方来养病，却惹上这些莫名其妙的丑闻。

诽谤、中伤、猥亵的话，还有谋杀！”

乔安娜说得没错，街上到处是感兴趣的人，我决定要探探每个人的反应。

我首先碰到欧文·葛理菲，他看起来很不舒服，累得不得了。当然，谋杀并不是医生整天该负责的事，可是职业使他可以面对大多数的事：痛苦、人性的丑恶，以及死亡。

“你好像累坏了。”我说。

“是吗？”他含混地答道：“喔！最近几个案子都很让人操心。”

“包括那个精神不正常的人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他转开脸看看对街，我发现他眼皮抽动了一下。

“你没有怀疑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倒希望有。”

他突然问起乔安娜，又迟疑地说，他有几张照片，她或许愿意看看。

我提议把照片给我转交她。

“喔，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晚一点会经过府上。”

我担心葛理菲已经发生了感情，该死的乔安娜！像葛理菲这种好人不应该让她当战利品来要。

我让他走开，因为我看到他姐姐走过来，第一次主动想跟她谈谈。

爱美·葛理菲像以往一样，没头没尾是冒出一句：“太可怕了！听说你在这场——而且去得很早？”

她特别强调那个“早”字，而且两眼还闪耀着光芒。

我不想告诉她梅根打电话给我，只说：“喔，我昨天晚上有点不安，那女孩子本来要到舍下喝下午茶，结果一直没来。”

“于是你就担心发生了最糟的事？真是太聪明了！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我是嗅觉灵敏的猎犬。”

“这是林斯塔克第一次发生了杀人案，引起很可怕的骚动，希望警方处理得了。”

“我倒不担心这一点，”我说：“他们都很能干。”

“那女孩子大概替我开过几次门，可是我几乎记不得她的长相，既安静又不惹人注意的小家伙。先在她脑子上敲一下，又刺穿她的后脑，是欧文告诉我的。看起来好像是男朋友下的手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你认为没错？”

“大概是那么回事，我想两个人可能吵了一架。那些人都很没教养——出身不好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听说尸体是梅根·亨特发现的吧？她一定吓了一跳。”

我简单要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想这对她不大好。我觉得她的神经有点弱。这种事可能会使她有点失常。”

我忽然下决心要知道一件事。

“请问葛理菲小姐，昨天是不是你说服梅根回家的？”

“喔，也不能完全说是说服。”

我坚守着自己的立场，说：“可是你的确对她说了些什么，是吗？”

爱美·葛理菲站稳了双脚，两眼带着些自卫的神色望着我，说：

“那对她只有好处，那个小女孩一味逃避自己的责任，她太年轻了，不知道人言可畏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劝劝她。”

“人言——？”我冲口而出，却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爱美·葛理菲用她一贯的自满自信的神态继续说：

“噢，我敢说‘你’一定没听到别人那些闲言闲语，我可听到了！我知道别人在背后说些什么。听着，我从来没把那些谣言当真——一分钟也没有。可是你知道那些人，什么恶毒的话都说得出口！等那个女孩要自立谋生的时候，可就对她不大好了。”

“自立谋生？”我困惑地问。

爱美接着说：

“当然，这种处境对她说很不好过。我是说，她不能一走了之，留下两个没人照顾的孩子。她太好了——实在是太好了！我跟每个人都这么说！可是这种处境很容易招人嫉妒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是爱尔西·贺兰，”爱美·葛理菲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认为她实在是个非常好的女孩，一直很尽责。”

“别人到底说她什么？”

爱美·葛理菲笑笑，我想，那不是愉快的微笑。

“说她已经在想成为辛明顿太太第二——全心全意地安慰那个鳏夫，让他少不了她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惊讶地问：“辛明顿太太才去世一星期啊！”

爱美·葛理菲耸耸肩。

“当然，太离谱了点，但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！那个叫贺兰的女孩子很年轻，长得又很漂亮，这就够了。而且，一个女孩子不会一辈子希望做保姆，要是她希望有个安定的家，和一个丈夫，并且没法达成她的目的，我也不会

怪她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又说：“可怜的狄克·辛明顿一点都没想到这些！他还在为梦娜·辛明顿的死感到难过。可是你也了解男人，要是那个女孩一直在他身边，让他过得舒舒服服，照顾他的一切，而且显得非常爱他的孩子——好，他就少不了她了。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换句话，你认为爱尔西·贺兰是个狡猾轻佻的女人了？”

爱美·葛理菲胀红了脸。

“我绝对没这个意思，只是替那女孩子难过——让人在背后说那些卑鄙的闲话！所以我多多少少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才劝梅根回家的，那要比光留下狄克·辛明顿和那女孩单独在家好些。”

我开始有点明白了。

爱美·葛理菲高兴地笑笑：“听到我们这种小地方居然这么多闲言碎语，一定把吓坏了，柏顿先生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——人们老是往最坏的地方想！”

她笑着点点头，踏着大步走开了。

我在教堂边遇到皮先生，他正在跟兴奋的微红着脸的爱蜜莉·巴顿谈话。

皮先生显然很高兴遇到我！

“喔，柏顿，早！早！你那个可爱的妹妹好吗？”

我告诉他乔安娜很好。

“那她为什么不来参加我们村子里的集会呢？我们都对这个消息感到很震惊和好奇。

谋杀！我们这里居然会发生真正的谋杀案！这恐怕不是件有趣的犯案，而且有点卑鄙，竟然杀死一个小女佣。找不出指纹，但却无疑是件新闻。”

巴顿小姐畏缩地说：“太可怕——太可怕了。”

皮先生转过头看着她说：“可是你还是有点幸灾乐祸，亲爱的女士，你有点幸灾乐祸，承认吧！你不赞成这种事，感到很悲痛，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刺激，我，相信你‘一定’觉得有点刺激！”

“那么好的女孩，”爱蜜莉·巴顿说：“她是从‘圣克劳泰德之家’来找我的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可是很肯学习，变成一个很好的女佣，派翠吉对她非常满意。”

我马上说：“昨天下午她本来要跟派翠吉一起喝下午茶的。”又掉头对皮先生说：“相信爱美·葛理菲一定告诉过你吧。”

我的语气很自然，皮先生也毫不迟疑地回答：

“对，她提过，我记得她说，佣人居然用主人家的电话，真是件新鲜事。”

“派翠吉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，”爱蜜莉小姐说：“艾格妮斯居然这么做，我真是太意外了。”

“你已经赶不上时代了，亲爱的女士，”皮先生说：“我那两个佣人就经常用我的电话，还抽得满屋子都是烟，等的实在受不了抗议的时候，他们才收敛一点。可是我也不敢说得太多，普利斯特虽然脾气不大好，却是个了不起的厨子，他太太也是个难得的好管家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都认为你很幸运。”

我不希望谈话变成闲话家常，就插嘴道：

“杀人案很快就传开了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皮先生说：“屠夫、面包师、制烛匠……全都知道了。”

谣言、口舌、林斯塔克，唉！就快毁灭啦！匿名信、杀人案，到处都是犯罪的倾向。”

爱蜜莉·巴顿紧张地说：“他们认为——没有人觉得——这两者有关。”

皮先生抓住这一点说：“这倒有趣，那个女孩知道某个秘密，所以才被人谋杀了，对，对，很有可能。你真聪明，居然会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我——我受不了了。”

爱蜜莉·巴顿脱口而出，转身快步走开了。

皮先生注视着她的背影，天使般的脸孔奇怪地皱缩着。

他转过身，轻轻摇摇头。

“敏感的很，很可爱，不是吗？完全不合这个时代了，你知道，她还停留在上一代的思想里。她母亲的个性一定很强，整个家庭都保持着 1870 年左右的风气，就像住在玻璃屋里一样。我倒蛮喜欢碰到那种事的。”

我不想多谈这个话题，就问他：

“你对整件事到底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指的是？”

“匿名信、杀人案……”

“地方上的犯罪风潮？你觉得呢？”

“是我先问你的。”我愉快地说。

皮先生轻声说：

“我对精神异常只有初步的了解，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。那么不可能犯案的人，却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。就拿利西边境那个案子来说，始终没有很合理的解释。至于这个案子，我要劝警方多研究每个人的性格。别管那些什么指纹啦、笔迹啦、放大镜那些的，观察一下别人怎么用手做事，态度上的变化、饮食方法，以及是不是会无缘无故发笑等等。”

我扬了扬眉。

“是个疯子？”

“疯，疯透了，”皮先生说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可是你永远猜不到是谁！”

“谁？”

他凝视着我的双眼，微笑道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柏顿，再说下去就是造谣了，我们不能再节外生枝了。”

他轻快地消失在街道那头。

## 6

我站着目送皮先生离开时，教堂门开了，凯索普牧师走了出来。

他对我含糊一笑，说：“早，呃——”

我帮他接下去：“柏顿。”

“对，对，别以为我不记得你，我只一时想不起尊姓大名。真是个好天气啊！”

“是的。”我短短答道。

他看了我一眼。

“可是偏偏发生——不幸的事，那个在辛明顿家帮忙的不幸孩子，唉！我必须承认，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这个地方也会发生谋杀案。呃……柏……柏



顿先生。”

“看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。”我说。

“我刚才听说了一件事，”他靠近我些说：“有人接到了匿名信，你有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谣言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真是卑鄙懦弱的事，”他顿了顿，然后引了一长串拉丁文，又问我：“贺瑞斯的这段话正适合这种状况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对极了。”我说。

看起来好像没有其他人适合我交谈了，于是我朝回家的路上走，顺道买点烟草和一瓶雪利酒，并且听听那些低阶层人的看法。

“卑鄙的流浪汉！”似乎是那些人的结论。

“那些人到别人家里，可怜兮兮地讨钱，要是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就露出丑陋的面目。我妹妹多拉到康伯爱斯的时候，就碰到过一次可怕的经历——那家伙醉了，上门卖那种小本诗集……”

那人继续往下说，最后多拉勇敢地当着那流浪汉把门用力关上，躲到一个隐蔽的角落。从说话者的口气推测起来，我想多拉一定是藏在洗手间里。“就这样一直等到女主人回来！”

我到小佛兹，只差几分钟就要吃午饭了。乔安娜一动不动地站在起居室窗前，思想仿佛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“你一早上在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喔，我也不知道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”

我走到走廊上，铁桌边放着两张椅子，桌上有两个残余的雪利酒酒杯。另外一张椅子上放着一样东西，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来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喔，”乔安娜说：“大概是病患的脾脏之类的，葛理菲医生好像以为我会感兴趣看看。”

我好奇地看着照片，每个男人都有他追女人的一套。换了我，绝对不会选择脾脏的照片——不管有没有病。不过显然，这是乔安娜自己要求看的！

“看起来真不舒服。”我说。

乔安娜也多多少少同意。

“葛理菲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看起来累得要命，很不快乐，可能有什么心事。”

“是不是脾脏不听他的指挥？”

“别傻了！我是说真的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他一定心里记挂着‘你’。希望你放他一马，乔安娜。”

“喔，别胡说，我又没做什么。”

“女人老是这么说。”

乔安娜生气是走开了。

那张脾脏的照片在阳光照射下，开始有点卷曲，我拿起照片一角，放进起居室里。

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张照片，可是我想葛理菲一定很珍惜它。

我从书架底层拿出一本厚书，想把照片夹进去压平，那是一本布道用的厚书。

一打开那本书，我吓了一跳，我再仔细一看，从书的中央部分起，有好几页都被整整齐齐地割了下来。

我就这样呆看着那本书好一会儿，后来我又翻翻首页，发现是 1840 年出版的书。

毫无疑问，我手里拿的这本书，就是用来拼凑匿名信的书。那么到底是谁割下来的呢？

首先，很可能是爱蜜莉·巴顿本人，要不然也可能是派翠吉。

不过也有其他的可能，任何单独在这房间里呆过的人，都可能动手。例如在这里等爱蜜莉小姐的客人，或者因公来访的人。

不过，那好像又不大可能，我记得有一天，一名银行职员来看我，派翠吉就把他带到屋子后面的小书房，显然那是这间屋主的规矩。

这么说，是来访的客人了？一个“有社会地位”的人：皮先生？爱美·葛理菲？凯索普太太？

铃声响了，我过去吃午餐。接下来又回到起居室里，我把我的发现拿给乔安娜看。

我们讨论过一切可能性之后，我又把本书拿到警局。

他们对我产发现非常高兴，猛拍我的背赞赏我，其实我只是幸运罢了。

葛瑞夫不在，不过纳许在，他打电话给葛瑞夫告诉他这件事。他们会检验上面有没有指纹，但是纳许不认为会有什么指纹，我也相信。上面除了我的指纹和派翠吉的指纹之，什么都没有，表示派翠吉偶尔会擦擦上面的灰尘。

我问纳许有什么新的进展。

“我们正在逐步缩小调查的范围，删掉不可能的，柏顿先生。”

“喔，”我说：“还剩下哪些人？”

“金区小姐，她昨天下午跟一位客户约好的离康伯爱斯路不远的一栋房子见面——那条路就是辛明顿家前面的那条路。不管来回，她都会经过辛明顿家……还有上礼拜辛明顿太太接到匿名信自杀的那天，是她在辛明顿公司上班的最后一天。”

“辛明顿先生本来以为她一下午都没离开办公室，因为他下午一直跟亨利·陆辛登士在一起，也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金区小姐。不过我后来发现，她三点到四是，确实离开过办公室，去买一些高额邮票。本来可以叫办公室小弟去的，金区小姐却说她头痛，要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顺便买邮票。她并没出去太久。”

“但是已经够久了？”

“对，只要走快点，就来得及绕过村子另外一边，把信丢进辛明顿家信箱，然后赶回办公室。不过我必须承认，没有任何人看到她走近辛明顿家。”

“会有人注意吗？”

“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”

“你还怀疑什么人？”

纳许直视着前方，说：“你应该了解，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幸免。”

他严肃地说：“葛理菲小姐昨天到布兰登跟一个女子团契的女孩见面，但是却到得相当晚。”

“你不会认为——”

“不，我不会‘以为’什么，但是我确实‘不明白’实际的情形。葛理

菲小姐是个很活泼、脑筋很正常的女人 - - 可是我说过，我‘不明白’实际的情形。”

“那上星期呢？她有可能把信塞进辛明顿家的信箱吗？”

“可能，那天下午她上街买东西，”他顿了顿，“爱蜜莉·巴顿小姐也一样，她昨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买东西，上礼拜三下午，她曾经路过辛明顿家去看几个朋友。”

我不敢置信地摇摇头。我知道从我在小佛兹发现那本被人割过的旧书之后，警方一定免不了特别留意屋主，可是我想到爱蜜莉小姐昨天来的时候，那种兴奋的神情……

去他的 - - 兴奋……对，兴奋 - - 微红的脸 - - 闪亮的眼睛 - - 一定不会是因为 - - 不会是因为 - -

我含混地说：“这种事对人的影响实在不好！会让人想象很多事 - - ”

纳许同情地点点头，“是的，要把日常碰到的人看成可能犯罪的神经病，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还有皮先生 - - ”

我尖声说：“这么说，你也认为他有可能？”

纳许微笑道：“是的，我们也把他列入考虑。他是个奇怪的人 - - 我说，不是个很好的人。他没有不在场证明，两个星期三下午都单独在他的花园里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怀疑的不只是女人？”

“我也认为信不是男人写的 - - 其实我对这点很有把握 - - 葛瑞夫也同意我的看法。”

不过皮先生不是个普通男人，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女性倾向。昨天下午我们调查过‘每一个人’，你知道，这是个谋杀案。‘你’没有问题，令妹也一样，”他笑了笑：“辛明顿先生到办公室之后，就一直没有离开，葛理菲医生在村子另外一边出诊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”

他停下来笑了笑，又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已经全都查过了。”

我缓缓说道：“所以你的嫌犯名单就只剩下三个人 - - 皮先生、葛理菲小姐和巴顿小姐了？”

“喔，不，不，除了牧师太太之外，我们还有两个嫌疑人物。”

“你也想到‘她’了？”

“我们‘每个人’都想过，凯索普太太疯狂得有点太显眼，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过，她还是能做这件事。昨天下午，她在树林里看鸟 - - 鸟当然没办法替她作证。”

欧文·葛理菲走进警局，他立即转过身。

“嗨，纳许，听说你今天早上在找我，有什么重要事吗？”

“要是你方便的话，星期五举行侦讯，葛理菲医生。”

“是的，莫斯比和我今天晚上验尸。”

纳许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葛理菲医生，辛明顿太太生前曾经服用你给她开的药粉 - - ”

他停下来。

欧文·葛理菲用疑问的口气说：“嗯？”

“那种药粉如果服用过量，会不会致死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”葛理菲冷冷是说：“除非她一次吃二十五份。”

“不过贺兰小姐告诉我，你曾经向她警告过过量服药的危险性。”

“喔，对，辛明顿太太那种女人常常会把别人告诉她的事做得太过份，她以为吃两倍药就会有两倍好处。但是我们做医生的人不希望任何人多吃非那西汀或者阿斯匹林，因为对心脏不好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死因已经确定是氰化物中毒。”

“喔，我知道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只是猜想，一个人自杀的时候，宁可服用过量的安眠药，也不愿意用氰酸自尽。”

“嗯，你说得没错。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氰酸比较富有戏剧性，而且也一定有效。如果服用巴比酸盐之类，又很快发现的话，往往还可以救得活。”

“我懂了，谢谢你，葛理菲医生。”

葛理菲走了，我也向纳许道别，慢慢朝回家的路上走。

乔安娜出去了，电话机旁生龙活虎地留了张字条，大概是留给派翠吉或者是我看的。

“要是葛理菲医生打电话来，告诉他我星期二实在没办法去，但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都可以。”

我扬扬眉头，走进起居室，坐进“最舒服的那张摇椅——（其实这儿的椅子全都是直背的，没有哪一张让人觉得舒服，都是已故的巴顿太太留下来的）——伸伸腿，试着想通这件事。

我忽然很生气地想到，欧文刚才打断了我跟督察的话，他又提到两个可疑的人，不知道那两个人到底是谁。

或许，派翠吉正是其中之一。一来，那本书是在这栋屋子发现的，而且她也可以在毫不令艾格妮斯怀疑的情形下，把艾格妮斯击昏。好了，派翠吉的确没法不让人怀疑。

可是，另外那个人又是谁呢？

是不是我不熟的人？哥利特太太——镇上人原先怀疑的对象？

我闭上眼，考虑着那四个人，他们是那么的不同：温和脆弱的爱蜜莉·巴顿？她到底有哪些可疑的地方？生活太贫乏？是因为她儿童时代受到太多的管束和压力？为别人做了太多的牺牲？她一直很奇怪地害怕讨论任何‘不够好’的事？这一点是不是足以证明，她内心的确有这些先入为主的念头？我是不是太佛洛伊德主义了？我记得有位医生曾经告诉我，一个外表温柔的女性，受到催眠之后所说的话，才是她的真心话“你绝对想不到她会知道那些字眼！”

爱美·葛理菲？

她当然没有什么受到压制的心事，她既快乐、有男子气概，又非常成功，过着充实而忙碌的生活。可是凯索普牧师太太却说她是“可怜的东西”。

另外还有一些事——我好像记得……喔，对了！欧文·葛理菲曾经说过：“我们住在北方的时候，也发生过匿名信的事。”

那会不会也是爱美·葛理菲的杰作？那实在太巧了，两件完全一样的事。

不，等一等，葛理菲说，那次匿名信的作者已经找出来了，是个女学生。

我忽然觉得好冷——一定是窗口吹进来的冷风，我不舒服地在椅子上动了动。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奇怪而不安呢？

让我再往下想……爱美·葛理菲，或许那次的匿名信是爱美·葛理菲写的，而‘不是’那个女学生？爱美又转移阵地，到这个地方重施故伎？所以

欧文·葛理菲才看起来那么不快乐、那么不安？他一定在心里怀疑，对，他在心里怀疑……

皮先生呢？他毕竟不是个非常好的人，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他在背后暗笑着，导演这整出戏……

大厅里的那张电话留言——我为什么老想着它？葛理菲和乔安娜——他已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。不，我烦恼的不是那张字条，而是另外一件事……

我这时已经睡意很深，不断愚蠢地在脑里重复想道：“无火不生烟，无火不生烟……就是它……它就是最大的关键。”

接着我仿佛跟梅根一起走在街上。

贺兰走过我们身边，她打扮得像新娘一样，路人都在耳语：“她总算要嫁给葛理菲医生了，当然，他们已经私下订婚好几年了……”

然后我们又到了教堂，凯索普牧师正用拉丁文在做祷告。

凯索普牧师太太忽然半途跳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这件事一定得阻止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一定得阻止！”

有一会儿，我真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作梦。接着，我清醒过来，知道自己还在小佛兹的起居室，凯索普牧师太太刚从门口走进来，站在我面前紧张粗鲁地说：

“这件事一定得阻止，我告诉你。”

我跳起来，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：“我恐怕睡着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凯索普牧师太太用一只拳头用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，说：“这件事一定得阻止，这些匿名信！杀人灭口案！不能再让像艾格妮斯·华岱尔那么可怜无辜的孩子被人‘杀死’了！”

“你说得对极了，”我说：“可是你打算怎么处理呢？”

凯索普牧师太太说：“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！”

我笑笑——也许有点超然的意味，说：“你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呢？”

“把这件事弄个清楚！我说过这不是个邪恶的地方，现在才知道我错了，这‘是’个邪恶的地方。”

我觉得很生气，不太礼貌地说：“对，亲爱的女士，可是你到底打算‘怎么’做呢？”

凯索普牧师太太说：“阻止这件事，那还用说？”

“警方已经尽了力。”

“既然艾格妮斯昨天都被人杀了，可见警方还不够卖力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你知道的比他们还多？”

“不，‘我’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要请一位专家来。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你不能那么做，苏格兰警场已经接受本郡警官的要求，并且派来葛瑞夫巡官帮忙。”

“我可不懂‘那种’专家，我所说的专家不是专门研究匿名信、甚至杀人案的专家，而是深知‘人性’的专家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们需要一个对‘邪恶’非常了解的人。”

这种观念很奇怪，但却让人觉得很兴奋。

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凯索普牧师太太就对我点点头，用自信的口气迅速说：“我马上就去办。”

说完，就走了出去。

接不来的一个星期，是我这辈子所过的一段最奇怪的时光，像一场奇怪的梦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不真实。

艾格妮斯·华岱尔案的侦讯工作进行的时候，全林斯塔克的人都好奇地参加了。没什么新发现，唯一的判决是：“被不知名的凶手谋杀。”

于是，可怜的艾格妮斯·华岱尔，也在受过众人注目的一刻之后，被埋在安静的教堂旧墓地，林斯塔克又恢复了往日的作息。

不，最后一句话不对，不能说像往日一样……

每个人的眼里，几乎都有一种半带畏惧、半带期望的神色。邻居彼此监视着，验尸时确实证明了一点——杀死艾格妮斯·华岱尔的，一定不是个生人，没有谁看到附近出现过流浪汉或者陌生人。那么，一定是林斯塔克的某个人，在街上购物消遣的时候，敲昏了这个没有抵抗力的女孩，又用一支尖串肉针刺穿她的脑子。

没有人知道那个凶手是谁。

我说过，日子一天天像作梦似的过去。我碰到每个人的时候，都带着一种新的眼光——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。这可不是种愉快的感觉！

每天晚上，拉了窗帘之后，乔安娜和我就会坐下来谈了又谈，辩了又辩，讨论各种仍然看来很不可思议的可能性。

乔安娜始终坚持认为是皮先生，我经过一阵犹豫之后，还是回到我原先所怀疑的金区小姐。

不过我们还是一再讨论几个有嫌疑的人：

皮先生？

金区小姐？凯索普牧师太太？

爱美·葛理菲？

爱蜜莉·巴顿？

派翠吉？

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始终紧张担忧地等着下一步会发生的事。

但是什么都没发生，就我们所知，也没有任何人再收到匿名信，纳许偶尔在街上出现，至于他到底在做什么，警方又设了什么陷阱，我一点都不明白。葛瑞夫又走了。

爱蜜莉·巴顿来家里喝过下午茶，梅根来吃过午饭，欧文·葛理菲出途中来拜访过，我们也到皮先生家里喝过雪利酒，到牧师家里喝过下午茶。

我很高兴地发现，凯索普牧师太太没有再表现出上次见面时那种强硬凶猛的态度。

我想她大概完全忘了上次的事。

她现在似乎只关心消灭白蝴蝶的事，以期保全花椰菜和甘蓝菜等植物。

在牧师家度过的那个下午，实在是我们所度过的最安祥的一个下午。房子已经旧了，但是很吸引人，有一间宽大、简朴、舒适的起居室，挂着褪色的玫瑰花纹棉布窗帘。凯索普夫妇家住了位客人，是位上了年纪的和蔼妇人，正用白色棉线编织着东西。我们正用好吃的热圆饼配茶时，牧师进来了，一边安静地对我们笑笑，一边温和博学地和我们交谈，我们过得非常愉快。

我不是说我们避开有关谋杀的话题，事实上并没有。

那位客人玛波小姐，对这个话题当然感到很震惊，她用遗憾的口气说：“我们乡下实在没什么可谈的！”她认定死去的女孩就像她家的爱蒂斯一

样。

“那么好的一个女佣，那么卖力，只是偶尔反应‘有点’慢。”

玛波小姐有位堂兄侄女的嫂嫂，也遭到一些匿名信的困扰，所以这位可爱的老太太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

“告诉我，亲爱的，”她对凯索普牧师太太说：“镇上的人怎么说？他们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想，大概又认为是柯利特太太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喔，不，”凯索普牧师太太说：“‘现在’已经不这么想了。”

玛波小姐问起柯利特太太是什么人。

乔安娜告诉她，是村里的女巫。

“是吧，凯索普太太。”

牧师低声念了一段拉丁文，我想大概是有关巫师的邪恶力量，我们都尊敬地沉默着。

“她是个很愚蠢的女人，”牧师太太说：“很喜欢表现。每到月圆的晚上，就出去采草药什么的，而且还希望每个人都知道。”

“我想，一定有一些傻女孩去向她求教吧？”玛波小姐说。

我发现牧师又准备再向我们传播拉丁文，急忙问：“别人现在为什么不怀疑她是凶手了呢？他们不是认为匿名信是她写的吗？”

玛波小姐终于说：

“喔！可是我听说那女孩是被串肉针刺死的，真让人听了不舒服。不过，这么一来就完全除掉这位柯利特太太的嫌疑了。因为你知道，她只要诅咒她，她就会自然地死掉。”

“这种古老的信仰仍然会流传下来，真是奇怪，”牧师说：“在西元早期地方上的迷信都跟基督教的教义息息相关，那些不好的特性也逐渐消失了。”

“我们要处理的不是迷信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而是事实。”

“很不愉快的事实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得对，柏顿先生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请原谅我不客气地直说了，你在这里是个生人，对这儿的各种生活面，应该有你的见解。我觉得你应该能对这个讨厌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。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

“我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梦，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圆满地解决这件事。可惜等我一醒来，又只是一些荒唐的胡思乱想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，告诉我，你胡思乱想些什么？”

“喔，全都是因为一个可笑的成语‘无火不生烟’，有人成天说这句话，几乎让我作呕，后来我又把它跟战争联想在一起，什么烟幕、纸条、电话留言——不对，那是另外一个梦。”

“那个梦又梦到什么？”

这位老太太显得那么有兴趣，我想她一定也私下爱看我以前的护士最爱看的《拿破仑梦集》？

“喔，只是梦到辛明顿家的保姆兼女教师爱尔西·贺兰要嫁给葛理菲医生，牧师正在用拉丁文祈祷——（凯索普太太对她丈夫说：“真是太恰当了，亲爱的。”）——但是凯索普太太却站起来阻止，说这件事一定得制止！”

“但是最后一部份却是真的，”我微笑着继续说：“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就站在我面前说这句话。”

“我说得没错吧。”凯索普太太说——我很高兴地发现，她态度相当谦逊。

“可是那个电话留言又是怎么来的呢？”玛波小姐皱眉问我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说清楚，那不是梦里的事，那是因为我进房的时候，发现乔安娜留了一张字条，要我们转告打电话的某人。”

玛波小姐俯身向前，以颊带着点淡淡红晕，“要是我问你，那张字条上写着什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好奇心太重，太过于鲁莽？”她看了一眼乔安娜，“请原谅，亲爱的。”

其实，乔安娜也非常有兴趣听我们讨论。

“喔，没关系，”她对老太太说：“我自己不记得了，不过杰利或许记得，我想一定是什么小事。”

我郑重地尽可能照我所记得的字句念出来，因为我对位老太太的浓厚兴趣感到很高兴。

我担心真的念出来之后会使她感到失望，但是她却点头微笑，仿佛很高兴，或许是她想到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。

“我懂了，”她说：“我也猜大概是这类的话。”

凯索普太太尖声问：“哪一类的话？”

“很平常的几句话。”玛波小姐说。

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出人意料地说：“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，是只缺少一点自信，你应该有自信才对！”

乔安娜大喊一声，说：“老天！可别那样鼓励他，他自信心已经够强了。”

“安静点，乔安娜，”我说：“玛波小姐了解我。”

玛波小姐又重新编织起来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你知道要制造一件成功的谋杀案，就像变一场魔术似的。”

“用手的快动作骗过人的眼睛？”

“不只这样，还要引诱观众看错误的东西和方向。”“喔，”我说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每个人似乎都没找对那个精神变态者的方向。”

“如果是我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一定会朝正常人当中去找。”

“对，”我沉思道：“纳许也这么说，我记得他还强调是个受人尊敬的人。”

“对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这一点‘非常’重要。”

嗯，看来大家的意见都一样。

我又对凯索普太太说：“纳许认为，匿名信一定还会出现，照你看呢？”

“也许会吧。”她缓缓说。

“要是警方这么想，就一定会有。”玛波小姐说。

我还是固执地追问凯索普太太：“你还是为那个写信的人感到难过吗？”

她红着脸说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至少在这个案子上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”

我激动地说：“匿名信已经逼一个女人自杀，还引起许多人的伤心和痛苦。”

“你接到过匿名信吗？柏顿小姐。”玛波小姐问乔安娜。

乔安娜很高兴地说：“喔，有！信上说了些好可怕的事。”

“我想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年轻漂亮的人最容易被选为匿名信的对象。”

“所以爱尔西·贺兰没接到匿名信，才让我觉得特别奇怪。”我说。



“我想想看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你说的是不是辛明顿家的保姆兼女教师 - 就是你梦到的那位？柏顿先生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也许她收到过，只是不肯说。”乔安娜说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：“我相信她的话，纳许也是。”

“哈！”玛波小姐说：“真有意思！这是我听过的最有意思的故事。”

回家途中，乔安娜告诉我，我实在不应该提到纳许说匿名信会出现的事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凯索普太太也许就是写匿名信的人。”

“你不会真的这么想吧？”

“我也不敢肯定，她是个奇怪的女人。”

于是我们又讨论起各种可能。

两天之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搭车从依克山普顿回来。我在那儿吃过晚饭才动身，所以回到林斯塔克时已经天黑了。

车灯有点毛病，我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，只好下车想想办法。弄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修好了。

这条路很荒僻，天黑之后，林斯塔克就没有人走到这附近。过去些有几间房子，其中包括简陋的女子学校。看着它隐现在微弱的星光下，我忽然起了一股冲动，想走近看看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到一个隐秘的身影穿过大门 - - 就算有，我也不能肯定，只是对这个忽然感到一阵好奇。

大门微启着，我推开门走进去，穿过一条短径和四个阶梯，就到了正门。

我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，我到底想做什么？就连我自己也都不知道。但是忽然间，我听到一阵沙沙声，像是女人的衣服声。

我倏然转身，朝声音传来的那个角落走去。

什么人都看不到，我又绕过一个屋角到了屋子背面。就在这里，我看到两尺前面有一扇窗子开着。

我爬上窗子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但是我相信屋里一定有人。

目前，我的背部还不太适合随意攀高爬低，但是我尽量让自己落在屋里的窗台上。

不幸的是，还是弄出一点声音。

我就站在窗子里凝神听着，然后又走上前，双手向前摸索着。这时，我听到右前方有一个微弱的声音。

我口袋里有个手电筒，就拿出来扭亮。

立刻有一个低沉、尖锐的声音说：“快关掉。”

我马上照做了，因为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我已经看出那是纳许督察。

他抓住我的手臂，推我穿过一道门，来到一条走廊。站在这个地方，别人就没办法从窗外看到我们的动静了。

他用惋惜的神情看着我。

“你为什么偏偏要在那一刻闯进来？柏顿先生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道歉说：“因为我疑心自己惹上了麻烦。”

“的确很可能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。

“不敢肯定，”我缓缓说：“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，好像觉得有人从大门

溜进来，可是我又没有真的‘看到’什么。后来，我又听到屋子旁过有沙沙声。”

纳许点点头，“不错，有人比你早到这屋子一步。他 - - 或者她 - - 在窗户边犹豫了一下，后来又快步走了 - - 我想，是听到你的声。”

我再度道歉之后，问道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纳许说：

“我正在依赖一个信念作调查，匿名信的作者一定不会终止匿名信，她也许知道这么做很危险，可是又不得不继续写，就像染上了酒瘾或者毒瘾一样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知道，柏顿先生，我想不管写匿名信的人是谁，都希望让匿名信看起来尽量像以前一样。她已经从那本书上割下足够的页数，可以继续剪贴信的正文，可是信封却是一个问题，她一定希望用同一部打字机打，而且也不敢冒险用别人或者她自己的打字机。”

“你真是认为她会继续这种游戏吗？”我不敢置信地问。

“对，我相信，也敢打赌她一定充满了自信，那种人都自负得不得了！总之，我相信不管那个人是谁，都会在天黑之后偷偷来用那部打字机。”

“金区小姐？”我说。

“也许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。”

“是的，还不‘知道’。”

“但是你怀疑。”

“对，可是那个人非常聪明，柏顿先生，那个人对匿名信的什么花样都懂。”

我可以想象出纳许所布下的各种措施，我相信警方对任何疑犯所寄出的信，都必定马上加以检查，迟早那个犯人一定会放松警戒心，露出马脚。

我又向纳许道歉自己太过热心，破坏了他的计划。

“喔，算了，”纳许冷静地说：“现在已经太迟了，希望下次运气好点。”

我走进暗淡的夜色中，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我车前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是梅根。

“嗨！”她说：“我想这应该是你的车子，你在干嘛？”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，才是个重要问题。”我说。

“出来散步，我一向喜欢在晚上散步，谁也不会拦住你，说一些可笑的事，而且我喜欢星星，晚上的空气也比较新鲜，东西看起来更神秘。”

“你说得都没错，”我说：“可是晚上只有猫和女巫才会出门散步，家里人也会为你担心。”

“不，不会的，他们从来不问我到什么地方，做些什么事。”

“你近来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想大概还不错。”

“贺兰小姐照顾你的一切吗？”

“爱尔西还不错，就可惜是个天生的傻子。”

“这话真残忍 - - 不过也许是真的，”我说：“跳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如果说从来没有人关心梅根，也并不尽然。

我们开车靠近辛明顿家时，辛明顿正站在门口的阶梯上。

他望着我们：“嗨，梅根在车里吗？”

“在，”我说：“我把她送回来了。”

辛明顿严厉地说：“你不能像这样一声都不说就出门了，梅根。贺兰小姐一直在担心你。”

梅根呢喃了些什么，然后经过他身边走进屋里。

辛明顿叹了口气，“女孩子长大了，又没有母亲照顾，真让人觉得责任沉重。我想她已经太大了，不适合再上学。”

他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，说：

“我想是你开车载她兜风的吧”

我认为还是不回答的好。

## 7

第二天，我可真是疯了，事后回想起来，我只能说这是唯一的解释。

又到了我每个月去马克斯·肯特那儿就医的日子，我准备搭火车去。令我感到万分意外的，是乔安娜居然宁可留在林斯塔克。以往，她总是雀跃不已地跟着我，一起去住两天才回来。

但是这一次，我虽然提议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回家，乔安娜的答复还是让我吃了一惊。

她只是谜样地告诉我，她有很多事要做，何必放弃乡下一个那么可爱的日子，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拥挤的火车上呢？

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，但是，听起来却太不像乔安娜的口气了。

她说她不需要用车，于是我就把车开到火车站，准备回来时再开回家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，林斯塔克的火车站，离林斯塔克足足有半英里路。半路上，我看到梅根百般无聊地在闲逛，就停下车来。

“嗨，你在干嘛？”

“没什么，出来散步。”

“不过我想一定不是一次愉快的散步，你看起来像只垂头丧气的蜘蛛在有气无力地爬着。”

“喔，反正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目标。”

“那你最好一起来，送我到车站算了。”我打开车门，梅根跳了上来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她问。

“到伦敦去看医生。”

“你的背不会又恶化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好得很，我想他看到我一定非常高兴。”

梅根点点头。

我们在车站边停好车，我到售票口买好车票。车站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

“借我一分钱，好不好？”梅根说：“我想买个自动出售机里的巧克力。”

“拿去吧，小宝宝。”我说着把钱递给她，“你不想顺便买点口香糖或者喉糖什么的吗？”

“我最喜欢吃巧克力。”梅根一点也没怀疑到我在取笑她。

她走到巧克力出售机前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感到越来越生气。

她穿着一双陈旧的鞋子、粗糙而不吸引人的袜子，以及一件不成形的上衣和松垮垮的裙子。我不知道这些为什么会惹我不高兴，反正我就是觉得生气。

她一回来，我就生气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穿着这么讨厌的袜子？”

梅根低头看看自己的袜子，诧异地说：“我的袜子怎么了？”

“反正不对劲透了，让人讨厌透了，还有，你为什么穿这种像烂掉的甘蓝菜一样的羊毛衣？”

“这件衣服很好，不是吗？我已经穿了好几年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你为什么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火车来了，打断了我愤怒的谈话。

我坐进空空的头等车厢，放下窗子，俯身继续我的话。

梅根仰着脸站在下面，问我为什么那么生气。

“我没有生气，”我没说真心话：“只是看到你这么邋遢，不注意自己的外表，所以才不高兴。”

“反正我无论如何看起来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够了！”我说：“我要看到你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我要把你带到伦敦，从头到脚好好打扮一下。”

“我倒希望你真的能。”梅根说。

火车开始移动了，我低头看着梅根充满期望的脸。

接着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一阵疯狂的意念涌进我脑子。

我打开车门，抓住梅根的一只手臂，适时把她拉进车里。

车站的挑夫惊呼了一声，可是也只能机警地再把车门关牢。我把梅根从隔梯上再拉上来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她一边揉膝盖，一边问我。

“闭嘴，”我说：“你跟着我一起去伦敦，等我把你打扮好，你一定连自己都认不得。我要让你看看，只要你肯试试，你看起来会有多大的不同。我已经看够了你这副模样。”

“噢！”梅根出神地低语。

收票员来了，我替梅根买了张来回票。她坐在她的位置上，尊敬而畏惧地望着我。

“我说，”边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你的举动实在太突然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我们一家人都一样。”

我该怎么向梅根解释那阵突来的冲动呢？——她本来像头被主人抛在一边的可怜小狗，现在脸上却带着一种不敢置信的愉快神情，像高高兴兴跟着主人散步的小狗。

“你对伦敦一定不太了解吧？”我对梅根说。

“不，我很了解，”梅根说：“我每次去学校都要路边，还去看边牙齿，和一幕哑剧。”

“这一回，”我神秘地说：“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伦敦。”

到伦敦时，离我在哈利街的约会还有半小时。

我们搭计程车到乔安娜的米若汀女装店那儿。主持人是四十五岁的玛丽·格雷，非常活泼，和传统的中年妇女很不相同。她很聪明，也是个好伴侣，我一向都很喜欢她。

我事先告诉梅根：“你暂时是我堂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别跟我辩。”

玛丽·格雷正和一位高大的妇人在一起，后者穿着一件紧身的粉蓝色晚礼服，我把玛丽·格雷拉到一边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：“我带了个小堂妹来，乔安娜本来也要来，临时有事不能来，不过她说一切交给你就行了。你看到那个女孩现在的样子吧？”

“当然看到了。”玛丽·格雷用带着情感的声音说。

“好，我要你把她从头到脚改变过来，袜子、鞋子、全套衣服、内衣，一切都要改！对了，替乔安娜做头发的师傅也在附近，对不对？”

“安东尼？就在转角那边，我也会注意她的头发的。”

“你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。”

“喔，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——就是别忘了钱的问题。可别笑我，我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女客从来不付钱。不过我说过，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。”她用职业的眼光迅速看了一眼在一旁的梅根，“她的身材很好。”

“你一定有透视眼，”我说：“在我看起来，她毫无身材可言。”

玛丽·格雷笑笑。

“都是那些学校！”她说：“它们似乎对于那些女孩子变得规规矩矩、呆呆板板感到很得意，还说那样很可爱、不世故。有时候差不多要整整一年，毕了业的女孩子才会懂得打扮，看起来像个女人的样子。别担心，一切交给我好了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：“我六点左右回来接她。”

马克斯·肯特很高兴看到我的进展，说我比他预计的情形好得太多了。

“你的胃口一定像头大象，”他说：“才会复元得这么快。嗯，乡下的新鲜空气、早睡早起的习惯，以及没有过度兴奋的事，对人的健康实在太好了。”

“前面两点说对了，”我说，“可是别以为乡下没有刺激的事，我可看了不少。”

“什么样的刺激。”

“谋杀。”我说。

马克斯·肯特撅起嘴，吹了声口哨，“是不是乡下的恋爱悲剧？农场上的小伙子杀了女主人？”

“不，差远了，是个狡猾、坚定的疯狂凶手。”

“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听说？他是什么时候被到的？”

“还没到而且是个‘女人’。”

“呵！看来林斯塔克恐怕不是个适合你的地方，老弟。”

我坚定地说：“不，非常适合我，你别想把我从那个地方弄走。”

马克斯·肯特很聪明，他马上反应道：“喔，找到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了？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，”我有点罪恶感地想起爱尔西·贺兰，“只是对犯罪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”

“喔，好吧，反正到目前为止对你还没有什么坏处，可是当心点，别让那个疯狂的凶手找上你了。”

“别担心得那么远。”我说。

“今天跟我一起吃晚饭怎么样？你可以好好谈谈那个凶手的事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约了。”

“跟小姐约会 - - 嗯？好，看来你真的是快复元了。”

“我相信你可以这么说。”我不禁对梅根是我约会对象这一点觉得有点好笑。

六点正，我到了米若汀服装店。已经下班了，玛丽·格雷到展示室外面的楼梯来接我，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唇上。

“你一定会大吃一惊！我不客气地说一句，我这件工作可是做得非常漂亮。”

我走进宽大的展示室，梅根正站在一面落地镜前看着自己。我敢发誓，我真的快认不出她来了！我吸了一口气，高而苗条的身材，像柳树般地婀娜多姿，修长的双上穿着丝袜和高雅合脚的鞋子。啊，真是可爱的四肢，细柔的身段 - - 处处都表现出高贵和与众不同的气质。整修过的头发，闪着柔和的栗色光芒。他们很聪明，没在她脸上改变什么。她没有化妆 - - 或者即使有，也是轻谈地让人看不出来。而她那丰润的红唇，根本无需口红来修饰。

另外还有一些东西，是我以往在她身上从来没有看过的 - - 她颈部的曲线，表现出一和新的纯洁无邪的自信。她用害羞的微笑郑重地看着我。

“我 - - 看起来还不错，是不是？”梅根说。

“不错？”我说：“光说‘不错’怎么够？走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，要是哪个男人不回头看你，我才觉得奇怪呢！你会让所有其他女孩都黯然失色。”

梅根并不漂亮，但是她与众不同，很引人注目。她有她的气质。

她走在我面前步入餐厅时，领班马上朝我们走过来，我有一种可笑的自得感，就像一个男人得到一件不寻常的东西时的感觉一样。

我们先喝鸡尾酒，品尝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吃晚饭，最后又跳舞。梅根对跳舞很热心，我也不想让她失望，但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，我总以为她不会跳得再好。

事实却刚好相反，她在我怀里轻得像根羽毛一样，身体和脚步也完全配合节拍。

“老天！”我说：“你也会跳舞！”

她似乎有点意外。

“当然会，学校每星期都有舞蹈课。”

“要想把舞跳好，不是光靠学校里的舞蹈课就够了。”

我们又回到桌旁坐下。

“这些东西太好吃了、太可爱了，”梅根说：“还有其他的一切也都是！”

她高兴地轻叹一口气。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我说。

这是个令人狂喜的夜晚，我一直沉醉着，直到梅根用怀疑的语气问了我一句话，我才又回到现实里。

她说：“我们不该回去了吗？”

我愣住了，是的，我一定是疯子，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！我仿佛存在一个远离现实的世界里，只和我所创造的东西共存着。

“老天！”我轻呼了一声。

我发现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了。

“你坐着别动，”我说：“我去打个电话。”

我打电话到卢林出租公司，订了一辆最大最快的汽车，要他们尽快赶过来。

我又回到梅根身边。

“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了，”我说：“我们改搭汽车回去。”

“真的？好棒啊！”

她真是个好孩子，对一切都那么容易满足，不爱多问，接受我所有的建议。

车来了，的确又大又快，可是我们回到林斯塔克的时候，仍然很晚了。

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，说：“他们一定派搜索队到处去找你了！”

梅根却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喔，我想不会，我常常一出门就不回去吃午饭。”

“对，亲爱的孩子，可是你今天连下午茶和晚饭都没回去吃呀。”

幸好，梅根幸运之神降临了。辛明顿家已经熄了灯，非常安静。梅根要我开车绕到屋后，用石头击萝丝的窗子。

一会儿，萝丝出来了，惊讶而颤抖地开门让我们进去。

“好了，我告诉他们你在床上睡着了，主人和贺兰小姐（在‘贺兰小姐’后面，她轻哼了一声）很早就吃完晚饭，出去兜风，我说我会照顾两个男孩。我在育婴室哄柯林时，好像听到你进门的声音，可是下楼来又没看到，就以为你去睡了。所以主人回来问起，我就说你已经睡了。”

我打断她的话，说最好现在就真的让梅根去睡。

“晚安，”梅根说：“真是‘太’感谢你了，今天是我这辈子所过的最快乐的一天。”

我坐车回家，一路上仍然有点昏昏沉沉的，最后赏了一大笔小费，并且问他要不要在小佛兹留宿一夜，但是他宁可连夜赶回去。

我们交谈时，大门已经开了，司机一走，门立刻被用力拉开，乔安娜说：“哈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在替我担心？”我把门关上，走进屋里。

乔安娜走进居室，我跟在她后面。三脚架上有咖啡壶，乔安娜自己倒了些咖啡，我替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苏打。

“替你担心？当然不会，我以为你决定在城里住一夜，狂欢一下。”

“我的确可以说狂欢了一下。”

我先是微笑，后来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乔安娜问我笑什么，我把晚上的经过告诉她。

“可是，杰利，我看你一定是疯子——疯透了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可是，亲爱的男孩，你实在不应该做这种事——尤其是在这种地方。明天，这个消息一定会传遍整个林斯塔克。”

“我相信，可是梅根到底只是个孩子。”

“她不是，她已经二十岁了，带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到伦敦，还替她买衣服，就别想躲开最可怕的谣言。老天，杰利，你恐怕得娶那个女孩了。”

乔安娜半开玩笑、半带认真地说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“去他的”我说：“就算真的要我这么做，我也不在乎。老实说，真要那样，我倒很高兴。”

乔安娜脸上露出一阵很好笑的神情，她站起来走向门口，一边淡淡地说：

“对，我早就知道了……”

剩下我一个人，手里握着玻璃杯，站着沉思我的新发现。

我不知道通常一个男人去求婚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反应。

根据小说里的廉洁，男主角会唇干舌燥，紧张得令人同情。

我一点也没那种感觉，只觉得想到一个好主意，想要尽快解决它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

十一点左右，我直接来到辛明顿家，萝丝前来开门，我说要见梅根。

萝丝那种会意的眼神，第一次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她把我安置在起居室里，我在里面等的进修，不安地希望他们没去打扰梅根。

门一打开，我立刻转过身来，也感到轻松了不少，梅根丝毫没有不安或者害羞的表情。她仍是一头闪亮的色头发，带着昨天新获得的那种自尊自信的态度，身上还是穿着旧衣服，但是她尽量使它们看来不一样。一个女孩子了解自己的吸引力之后，会产生这么大的改变，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忽然了解，梅根已经长大了。

我想我一定很紧张，否则我不会有“嗨！鲶鱼！”作开场白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实在不像是爱人之间的问候话。

梅根却觉得很恰当，她微笑着说：“嗨！”

“告诉我，”我说：“你没有为昨天的事挨骂吧？”

梅根用肯定的口气说：“喔，没有啊！”

然后眨眨眼，含混地说：“我想也许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说了一大堆话，好像觉得我们很奇怪——不过这么一来，你就会了解别人，也知道他们常常会小题大做，大惊小怪的。”

我很高兴看到梅根这种态度。

“我今天早上来，”我说：“是想提出一项建议。你知道我很喜欢你，我想你也喜欢我——”

“太喜欢了。”梅根很热心地。

“我们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好，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结婚的话，一定不错。”

“喔。”梅根说。

她看起来很意外，仅仅如此，没有吓着，也没感到震惊，就只是意外而已。

“你是说你真的想娶我？”她似乎想把这一点确实弄清楚。

“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渴望的一件事。”我诚恳地答道。

“你是说，你爱上了我？”

“我是爱上你了。”

她的眼神很稳定很严肃，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——可是我不爱你呀。”

“我会使你爱我的。”

“那不行，我不希望被动是去爱一个人，”她顿了顿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我不是适合做你妻子的人，恨我要比爱我好。”

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奇怪的热烈态度。

我说：“恨不能持久，爱才是永恒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

“我相信是真的。”

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我说：“看起来你的回答是‘不’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也不鼓励我保持一点希望吗？”

“那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的确没有好处，”我同意道：“其实也很多余——因为那样一来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给我肯定的答复。”

反正，结果就是这样。

我走出屋子时，仍然有点头晕，但是我知道萝丝正用有趣好奇的眼神在背后盯着我，不禁觉得很生气。

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走掉，萝丝就已经张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

说自从那个可怕的之后，她就再也无法保持和以前一样的感觉，要不是为了可怜的孩子和辛明顿先生，她绝对不会留下来；要不是他们答应尽快再找个女佣，她也不会留不来——可是在谋杀案刚发生不久的情形下，他们又不可能有心思去找女佣，贺兰小姐说她也会帮忙家事，真是太好了。

她很亲切，也很尽责——可是，可是那是因为她以为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不过大家都了解鰥夫，既可怜又无助，很容易成为一个有预谋的女人的牺牲品。

但是贺兰小姐如果不取代死去女主人的地位，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。

我一心急着走，勉强对她所说的话点头表示同意，可是萝丝却一边牢牢抓住我的帽子，一边尽情倾吐心中的不满。

我不知道她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，爱尔西·贺兰真的希望成为第二任辛明顿太太？或者她只是个高贵善心的女孩子，尽力照顾夫去妻子的主人？

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，结果可能都一样。而且，那又有何不可呢？辛明顿两个较小的孩子需要一个母亲，爱尔西不但非常漂亮，也是适当的人选——男人当然会欣赏这种女人，就连辛明顿那种人也不例外。

我想了这么多，我知道，只是希望能暂忘掉梅根。

你或许会说我向梅根求婚的举动太过突然和冒昧，现在是自作自受——可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。因为我自以为梅根已经完全属于我，照顾她、让她快乐、不受任何伤害，才是我生活的目标，我以为她也会像我一样，觉得我们彼此属于对方，所以才会有求婚的举动。

可是我并不打算放弃，不！绝对不！梅根是我的女人，我一定要拥有她。

考虑了一会儿，我决定到辛明顿办公室去。梅根也许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批评，可是我一定要把话说清楚。

职员告诉我，辛明顿有空，并且带我走进一个房间。

辛明顿紧闭着嘴，比平常看来更严肃，我想这时候我一定很不受欢迎。

“早，”我说：“我今天不是有公事来找你，是一件私人的事。就开门见山地说吧，相信你一定明白，我爱上梅根了。我向她求过婚，她拒绝了，可是我不会就这样放弃的。”

我发现辛明顿先生的表情改变了，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在他的家里，梅根是突出而不和谐的一分子。我相信他是个正直亲切的人，绝对不会想到不让死去妻子的女儿同住，但是如果她能结婚，他会觉得减轻不少负担。

冷冻的大比目鱼解冻了，他苍白谨慎地对我笑笑。

“老实说，柏顿，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事。我知道别人很注意她，可是我们一直把她当孩子看待。”

“她不是孩子了。”我简短地说。

“对，对，在年龄上来说当然不是。”

“任何时候，只要给她机会，她都会长大的，”我仍然有点生气地说：“我知道，她的心理上还没有成年，可是一、两个月之内一定会的。你需要了解我什么，我都会让你知道。我很富有，也过着很正当的生活，我会照顾她，并且尽一切力量让她快乐。”

“是的——是的，不过，一切还要看梅根自己的意思。”

“迟早她总会明白的，”我说：“我只是想先跟你把话说清楚。”

他表示很感激，我们客客气气地分了手。

我在外面碰到爱蜜莉·巴顿小姐，她臂上挂着个购物篮。

“早，柏顿先生，听说你昨天到伦敦去了。”

对，她一定也听到昨天的事了。我觉得她的眼神很亲切，但是也充满了好奇。

“我去看医生。”我说。

爱蜜莉小姐笑了笑。

微笑中显然没把马可斯·肯特当一回事，她低声说：“听说梅根差点上不成火车，是火车快开的时候才跳上去的。”

“是我帮她忙，把她拽上车的，”我说。

“你们运气真好，要不然恐怕会发生意外。”

一位温和好奇的老小姐，会让一个男人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，也是很奇怪。

幸好凯索普太太及时出现，免得我继续受攻击。她身后跟着那位和蔼的老太太，可是她自己的话就够多了。

“早，”她说：“听说你要梅根替自己买了些可以见人的衣服，是不是？你真理智。”

男人得真能考虑到一些实际的事，才会想到这一点。我替那个女孩担心了好久，有头脑的女孩很容易变成低能儿，不是吗？”

发表完这个惊人之论后，她就头也不回地冲进渔具店。

留下玛波小姐站在我身边，眨眨眼对我说：“凯索普太太是个很特别的女人，你知道，她几乎永远是对的。”

“也让人对她起了戒心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诚恳的力量。”玛波小姐说。

凯索普太太又从渔具店冲出来，追上我们，她手上拿着一只红色的大龙虾。

“你看过这么像皮先生的东西吗？”她说：“雄纠纠、气昂昂，男人气概十足，又非常吸引人，不是吗？”

想到要面对乔安娜，我不禁有点紧张，可是等我回到家里，却发现根本用不着担心。

她不在家，也没回来吃午饭。派翠吉觉得很委屈，一边把两块腰肉放进碟子里，一边酸溜溜地说：

“柏顿小姐特别告诉我，她今天会回来吃午饭的。”

我把两腰肉都吃掉了，希望弥补乔安娜的过失。但是我仍然在想，乔安娜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最近她老是神秘兮兮的。

直到下午三点半，乔安娜才冲进起居室。我听到门外的汽车声时，本来以为也会看到葛理菲，但是车子一直驶进来，我只看到乔安娜一个人。

她的脸很红，看起来非常不安，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乔安娜张开嘴，但是又闭上，叹了口气，用力坐进椅子上，凝视着前面。

她说：“今天真是可怕的一天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我做了最让人不可相信的事，可怕极了——”

“可是到底——”

“本来我只是随便出门散步，经过坡路到空地那边去，走了好几英里路，后来到了一个山谷。那边有座农场，是个连上帝都不管的荒凉的地方。我很口渴，想问农场里的人有没有牛奶什么的，就走了进去，但是门开了，欧文从里面走出来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以为是村里的护士来了，因为农场里有个女人快生了，他正在等护士，告诉她再找位医生来——反正事情出了差错。”

“喔？”

“于是他就跟‘我’说：‘来，你就行了——而且比任何人都好。’我说不行，他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，一点也不懂——”

“他反问我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接着他就变得好可怕，看着我说：‘你是女人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一定能尽量帮另外一个女人的忙，是不是？’又跟我说，我每次说起话来，都好像对行医很有兴趣，还说想做个护士，‘全都是美丽的谎话，一点都没有诚意！可是这件事‘是’真的，你就得拿出一个正当人的勇气，不要光做个没用的花瓶？’”

“我做了我最不懂的事，杰利，我把用具放在水里煮沸，再递给欧文，我累得要命，都快站不起来了，好可怕！可是他到底救了她和那孩子，母子都很平安，本来他以为救不了那孩子的。喔！老天！”

乔安娜用双手遮住脸。

我高兴地凝视着她，心里不禁对欧文·葛理菲肃然起敬，他已经让乔安娜真正面对了一次现实。

我说：“客厅有一封你的信，我想大概是保罗寄来的。”

“呃？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杰利，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医生要做哪些事，他们实在太勇敢了！”

我到客厅把乔安娜的信拿来，她打开大概看了一下，就随手放在一边。

“他真是——真是太了不起了。他奋斗的精神，不肯服输的勇气！他对‘我’很鲁莽、很可怕——可是他实在是太棒了！”

我有点高兴地看看保罗被冷落在一旁的信，显然，乔安娜已经不在乎保罗过去给她的痛苦了。

事情往往在出人意料的时候发生。

正当我满脑子都是乔安娜和个人的事时，纳许却意外地在第二天早上打

了个电话给我：

“我们已经抓到她了，柏顿先生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几乎把听筒掉在地上。

“你是说——”

他打断我的话：“你那边有没有人会听到你说的话？”

“不会，我想应该不会——嗯，也许——”

我仿佛觉得通往厨房的门被打开了一点。“也许你愿意到局里来一趟？”

“好，我马上来。”

我迅速赶到警局，纳许和巴金斯警官一起在里面的一个房间，纳许满脸都是笑意。

“追踪了这么久，”他说：“总算有了结果。”

他从桌面上推给我一封信，这一回，内容全部是用打字机打的。和以往那些信比起来，这封信算是相当客气的：

“光是空想你会代替一个死去女人的地位，是没有用的。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笑你。

快点想办法脱身吧，不然就会太迟了。这是对你的警告，别忘了另外一个女孩的遭遇，快点走远些。”

信末还有些略带猥亵的字句。

“这封信是贺兰小姐今天早上收到的。”纳许说。

“以前她一直没接到匿名信，真是有点好笑。”巴金斯警官说。

“谁写的？”我问。

纳许脸上高兴的神色消退了些。

他看起来很疲倦，很担心，冷静地对我说：

“我觉得很遗憾，因为这会给一个可敬的男人很大的打击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或许他早就有点疑心了。”

“信是谁写的？”我又问一次。

“爱美·葛理菲小姐。”

那天下午，纳许和巴金斯带着拘票到葛理菲家。

在纳许的邀请之下，我也一起去了。

“葛理菲医生非常喜欢你，”他说：“他在这里又没有多少朋友，我想，如果你不认为太痛苦的话，不妨帮他一起承担这个震惊的消息。”

我说愿意去，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是我想自己也许能帮点忙。

我们按电铃求见葛理菲小姐，然后被引进起居室。爱尔西·贺兰、梅根和辛明顿正在喝下午茶。

纳许非常慎重。他问爱美，可不可以跟她私下谈谈。

她站起来走向我们，我仿佛看到她眼里有一种搜索的神色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，她又恢复了平时热心的态度。

“找我？希望不是我的车灯又出了毛病吧？”

她带头走出起居室，穿过客厅，来到一间小书房。

我关上起居室门时，发现辛明顿的头猛然动了一下，我想一定是他的法律训练使他体会到，纳许的神情里带着某种东西。他半站起来。

我只看到这些，就关上门，跟在其他人身后。

纳许正在表示意见，他很安静也很正确地向她提出警告，并且要她跟他一起走。他拿出拘票，念给她听。

我现在记不得确切的法律名词了，不过总之罪名是写匿名信，而不是谋杀。

爱美·葛理菲甩甩头，大笑说：

“真是荒唐透了！以为我会写那种卑鄙的东西！你们一定是疯了，我从来没写过半个字的那种东西。”

纳许已经把信给爱美·葛理菲看过，他说：“你否认写过这封信吗？葛理菲小姐。”

即使她犹豫了一下，也只是很短的一瞬。

“当然！我从来没见过这封信。”

纳许平静地说：

“我必须告诉你，葛理菲小姐，有人看见你前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，在女子学校打这封信，昨天，你手上拿着一叠信走进邮局——”

“我可没有寄这封信。”

“不错，‘你’确实没有，你在等邮票的时候，故意趁人不注意，把信掉在地板上，让别人毫不疑心地捡起信，寄出去。”

“我根本没有——”

门开了，辛明顿走进来，严厉地说：“怎么回事？爱美，要是有什么不对，你应该找个法律代表。如果你要我——”

她哭了起来，用双手蒙住脸，摇摇晃晃地走向一张椅子，说：“走开，狄克，你走。”

我不要‘你’！不要‘你’！”

“你需要律师，亲爱的女孩。”

“不要你，我——我——受不了，我不要你知道——这一切。”

他也许明白了，安静地说：“我会陪你到依克山普顿出庭的，好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低声啜泣着。

辛明顿走出去，在门口碰到欧文·葛理菲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欧文大声说：“我姐姐——”

“对不起，葛理菲医生，我觉得很抱歉，可是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
“你们认为她——应该对那些信负责？”

“恐怕毫无疑问，先生，”纳许说——他转身望着爱美：“你现在就得跟我们走，葛理菲小姐——你知道，你随时可以请律师。”

欧文哭道：“爱美？”

她迅速走过他身边，看都没看他。

她说：“别跟我说话，什么都别说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那样看我！”

他们走过去，欧文仍然站着，像在梦中一样。

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近他说：

“要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事，葛理菲，尽管告诉我。”

他像作梦似的说：“爱美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也许是弄错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
他缓缓说：“要是真，她绝对不会就这么接受。可是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！”

他跌坐进一张椅子，我弄了杯烈酒给他，他一口吞下去，好像觉得好过

些。

他说：“我本来真的没办法接受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谢谢你，柏顿，可是你真的帮不上忙，‘任何人’都帮不了忙。”

门开了，乔安娜脸色苍白地走进来。

她走向欧文，望着我说：

“你出去，杰利，这是我的事。”我走出房间时，看到她在他椅子边跪下来。

## 8

我一时之间没办法完全说清楚下来二十四小时所发生的事，因为这一天当中发生了许多彼此不相关的事。

我记得乔安娜脸色苍白而疲倦地回来，我试着让她高兴起来时，她只说：“现在是谁想做看护天使了？”

我说她笑得好可怜，她说：

“他说不需要我，杰利，他好骄傲，好坚强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女朋友也不要我。”

我们默默坐一会儿，最后乔安娜说：“反正柏顿一家现在都没人要就是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亲爱的，我们彼此还有对方呢！”乔安娜说：“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杰利，这句话现在不能给我什么安慰了……”

第二天，欧文来了，非常热心地称赞乔安娜，说她太好，太了不起了！她那么愿意投向他的怀抱，愿意嫁给他——要是他高兴，马上就可以结婚。可是他不能让她那么做。

不，她太好了，不能让她跟报上马上会大肆渲染的新闻扯在一起。

我很喜欢乔安娜，知道她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女人，可是我对这些外表的虚饰已经烦透了，于是生气地告诉欧文，用不着这么他妈的高尚。

我走到大街上，发现每个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爱蜜利·巴顿说她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爱美·葛理菲。杂货店老板娘津津乐道地告诉别人，她一直认为葛理菲小姐眼里有一种奇怪的眼神——

纳许告诉我，他们早就怀疑爱美。从她家里，又找出爱蜜利·巴顿那本书被割下的部分——藏在楼梯下的小柜子里，用一张旧壁纸包着。

“真是个好地方，”纳许很欣赏地说：“谁也不知道佣人什么时候会乱翻你的抽屉，可是除非要再多塞东西进去，谁也不会去动那些塞满去年网球和旧壁纸的小柜子。”

“这位女士好像对这个特别的地方很有兴趣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犯罪者的脑筋通常没有太多的变化。说到那个死掉的女孩，我们还有一点事实可以作证。医生诊所里少了一个大药杵，我敢打赌，她就是被那玩意儿敲昏的。”

“可是恐怕不好携带吧。”我反对道。

“葛理菲小姐可不这么想，她那天下午要去团契，顺便要送花和青菜到红十字会，所以随身带了个大篮子。”

“你没找到串肉针？”

“没有，也许永远也找不到。那个可怜的恶魔或许疯了，可是不会疯到留下有血迹的串肉针，让我们随时可以找到证据，她只要洗干净，放回厨房抽屉就够了。”

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

牧师家最后才听到消息，老玛波小姐显然非常失望，她很热心地跟我谈起这件……

“这不是真的柏顿先生，我相信这不是真的。”

“恐怕千真万确，你知道，他们一直束手等着，而且“亲眼”看见她打那封信。”

“对，对——他们也许看到了，‘这一点’我可以了解。”

“那些从书上割下来的部分，也在她家里找出来了。”

玛波小姐凝视着我，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但是那太可怕了——真是太邪恶了。”

凯索普太太走进来加入谈话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珍。”

玛波无助地低声说：“喔，亲爱的，喔，亲爱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在担心什么？珍。”

玛波小姐说：“一定有什么事我不知道，可是我既老又无知，而且恐怕还很笨。”

我觉得有点尴尬，幸好凯索普太太把她朋友带开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又见到了玛波小姐，是在我回家的路上。

她站在村子尽头靠近哥利特太太小屋的桥边。

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她正在跟梅根谈话。

我希望见到梅根，已经盼望了一整天了，于是加快了脚步。可是当我走到她们身边时，梅根却掉头走开了。

我觉得很生气，想要跟上去，但是玛波小姐挡住我。

“我有话跟你说，”她说：“现在不要去追梅根，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我正要大声回答进，她放开我的手，说：“那个女孩很有勇气——非常有勇气。”

我还是想去追梅根，但是玛波小姐说：“现在不要去见她，我说的话不会错，她必须保持勇气。”

老太太的保证，仿佛给了我某种鼓励，我似乎觉得她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。

我有点怕，却不知道怕什么。

我没有回家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是逛着。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……

可惜我被那个可怕的亚坡毕上校逮着了，他像以往一样问候我美丽的妹妹，然后又说：

“那个葛理菲的姐姐听说疯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说她是匿名信的主使人，是不是？我根本不相信，可是大家都说是真的。”

我表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。

“喔，喔——咱们的警方真是不弱，只要给他们时间，没错，只要给他们时间。这种匿名信的事真是可笑——老是那种又瘦又干的老女人干的好事——不过这个叫葛理菲的女人，牙齿虽然长了一点，长得倒并不太难看。话

说回来，这个地方除了辛明顿家的那个女老师之外，也没有几个看起来顺眼的女孩子。她倒值得看看，也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，人家替她做点小事，她都会很感激。”

“没多久以前，我碰到她带那两个孩子出去野餐，两个孩子在旁边乱跑乱叫，她在编织，因为线用完了，所以不大高兴。我说：‘要不要我送你到林斯塔克？我刚好要到那边办点事，十分钟就够了，然后可以再送你回来。’她对离开孩子们有点不安，我说：‘不会有事的，谁会伤害他们呢？’于是她就搭我的便车去买毛线，后来又让我送她回来。就只有这么点小事，可是她一直向我道谢，真是个好女孩。”

就在那时候，我又第三次看到玛波小姐，她正从警局走出来。

一个人的恐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恐怖冒出来之前，又躲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
就是那么短的句子，听过之后就一直忘不了：

“带我走 - - 这里太可怕了 - - 让人觉得好邪恶.....”

梅根为什么这么说？她觉得什么东西邪恶呢？

辛明顿太太的死，不可能有什么让梅根觉得邪恶的地方。

那么，那孩子为什么觉得邪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是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多少有点责任？

梅根？不可能！梅根不可能跟那些信有任何关系 - - 那些既可笑又猥亵的信。

欧文·葛理菲在北方也碰到过这类案子 - - 是个女学生.....

葛瑞夫巡官说过什么？

有关青春期的心理.....

纯洁的中年妇女受到催眠之后，会说出她们几乎不可能知道的字眼，小男孩在墙上用粉笔乱涂.....

不，不，不会是梅根。

遗传？劣根性？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一些不正常的遗传？她的不幸，是她的祖先的诅咒所造成的？

“我不是适合做你妻子的人，恨我要比爱我好。”

喔，我的梅根，我的小女孩。不会！绝对不会！那个老处女缠住你，她怀疑你，说你有勇气，有勇气做“什么”？

这只是心血来潮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我想见梅根 - - 迫切是想见她。

当晚九点半，我离开家里到街上，顺路到辛明顿家。

这时，我心里忽然起了一个新的念头，想到一个没有人曾经怀疑的女人。

（或者纳许也怀疑过她？）

太不可能了，太令人不敢相信了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是会认为不可能。可是却又不是这样，不，并非完全不可能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因为我现在更迫切地想马上见到梅根。

我穿过辛明顿家大门，来到屋前。

这是个阴暗的夜晚，天上开始飘着小雨，能见度非常低。

我发现有个房间透出一道光线，是那个小起居室吗？

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决定不从前门进去，我换了个方向，悄悄爬到窗户边，躲在一棵大树下。



灯光是从窗帘的缝隙中透出来的，窗帘并没有完全拉上，很容易看到里面。

那是一幅很奇怪的安详家庭画面：辛明顿坐在一张大摇椅上，爱尔西·贺兰低头忙着补一件孩子的衬衣。

窗户上面开着，所以我也能听到他们的交谈。

爱尔西·贺兰说：

“可是我真的认为两个孩子都大得可以上寄宿学校了，辛明顿先生。不是因为我喜欢离开他们，不，我实在太喜欢他们两个了。”

辛明顿说：“也许你对布利安的看法没错，贺兰小姐，我决定下学期就送他到我以前的大学预备学校温海斯去。不过柯林还是小了点，我宁可让他在家里多待一年。”

“喔，当然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而且柯林的心理还比实际年龄更小——”完全是家常对话——安详的家庭景象——那一头金发又埋首于针线中。

门突然开了，梅根笔直地站在门口。

我立刻发觉她带着紧张的情绪，她紧绷着脸，两眼闪闪发光、坚定有神。今晚，她一点都不显得害羞和孩子气。

她是对辛明顿说话，但却没有称呼他。（我忽然想起，从来没听到她叫过他，她到底叫他“爸爸”？“狄克”？还是其他什么呢？

“我想单独跟你谈一下。”

辛明顿似乎很意外，而且，我想也不大高兴。他皱皱眉，但是梅根却带着一种少有的坚定态度。

她转身对爱尔西·贺兰说：“你不介意离开一下吧？爱尔西。”

“喔，当然不。”爱尔西·贺兰跳起来，看起来非常吃惊，还有些恐慌。

她走到门口，梅根向前走一步，爱尔西从她身边走过。

有一会，爱尔西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，看着前面。

她紧闭着嘴，挺直地站着，一只手向前伸出，另外一只手仍旧着她的针线活儿。

我屏住呼吸，突然被她的美震慑住。

现在我一想到她，就想到她当时的模样——纹风不动地站着，带着那种只有古希腊才有的无与伦比的完美造型。

然后她走出去，把门关上。

辛明顿略带烦躁地说：“好了，梅根，有什么事？你想要什么？”

梅根走到桌边，站着俯视辛明顿。我又一次被她脸上那种坚定和我没有见过的严肃表情吓了一跳。

接着她开口说了一句话，更把我吓坏了。

“我要钱。”她说。

辛明顿的火气并没有因为她的要求而平息，他严厉地说：“你难道不能等到明天吗？怎么搞的？你以为你的零用钱还不够吗？”

即使在当时，我仍然认为他是个讲理而公平的人，只是不太理会别人情绪上的要求。

梅根说：“我要一大笔钱。”

辛明顿坐直身子，冷冷地说：

“再过几个月，你就成年了，公共信托会就会把你祖母给你的钱转交给你。”

梅根说：

“你还不了解我的意思，我是要你给我钱。”她继续更快地说：“没有谁跟我多谈过我父亲，他们都不希望我了解他，可是我知道他坐过牢，也知道是什么原因——勒索！”
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

“我是他的女儿也许有其父必有其女。不过，我向你索钱是因为——如果你不给我的话——”她停下来，很缓慢平静地说：“如果你不给我——我就要说出那天你在母亲房间在药包上动的手脚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辛明顿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她笑了笑，不是个善意的微笑。

辛明顿站起来，走向写字桌，从口袋里拿出支票簿，开了张支票，小心地把墨迹弄干，然后走回来交给梅根。

“你长大了，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想买些衣服之类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，也不在乎，不过这是给你的支票。”

梅根看看支票，然后说：“谢谢你，这就可以再打发一些日子。”

她转身走出房间，辛明顿看着她走出去，门关上之后，他转身过来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，不禁迅速向上移一步。

就在这时，我发现我身边的另一棵树动了一下，纳许督察用手抓住我，他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响起：

“安静，柏顿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安静点。”

接着，他拉住我非常小心是往后退。

走到屋子转角处，他才站直身子，抹抹额上的汗。

“当然，”他说：“你总是要及时捣蛋。”

“那个女孩不安全，”我着急地说：“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没有？我们一定要把她带开这个地方。”

纳许用力抓住我的手臂。

“你好好听着，柏顿先生。”

是的，我听了他的话。

我并不喜欢那么做——但是我还是听他的意见。

但是我坚持要在现场，并且发誓绝对服从命令。

于是，我就跟纳许、巴金斯一起从已经打开的后门走进屋里。

我跟纳许躲在楼上窗边壁凹处的天鹅绒窗帘后面。

两点正，辛明顿的房门开了，他经过楼梯口走进梅根房间。

我一动也没动，因为我知道巴金斯警官在梅根门背后，我知道巴金斯是个好人，了解他的工作，也知道自己没办法保持安静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
我正怦怦心跳地等着进，辛明顿抱着梅根走出来，一直走到楼下，纳许和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

他抱她走进厨房，然后把她的头放在瓦斯炉边，他刚打开瓦斯，我和纳许就进厨房，打开电灯。

理查·辛明顿就这么完了，他完全崩溃了。我关上瓦斯，拉起梅根时，就知道他崩溃了。

他一点也没有托挣扎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打出最后一张牌，这一输，就全盘皆输了。

我把梅根带到楼上房间，等着她醒过来，不时骂纳许两声。

“你怎么知道她会安全？这样做太危险了。”

纳许用安慰的语气说：

“他只是在她每晚入睡前喝的牛奶里加了点安眠药，没什么别的，安全得很，他不能让人知道她被毒死。他以为葛理菲小姐被捕之后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他不能再造成任何神秘的死亡。他不会用暴力，也不会下毒，不过要是一个不太快乐的女孩子，一直为母亲的死感到难过，最后终于用瓦斯自尽——那么，别人顶多会说她本来就不大正常，母亲的死又使她震惊不已，终于走上死路。”

我看着梅根说：“这么久了，她还没醒过来。”

“没听到葛理菲医生的话吗？心脏和脉搏都很正常——她会睡一觉，自然地醒过来，他说他也经常给病人吃这种药。”

梅根动了动，喃喃说了些什么。

纳许督察客气地离开房间。

梅根立刻张开眼睛。

“杰利。”

“嗨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做得好不好？”

“你大概一出娘胎就靠勒索过日子的吧？”

梅根又闭上眼，然后低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本来要写信给你——我怕万一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实在太困了，没有写完，信就在那边。”

我走到写字台边，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找出梅根没写完的信。

上面写道：

“我最亲爱的杰利：我正在看以前课本里的一篇莎士比亚的诗，开头是这样的：

“你对我而言，  
就像生命少不了食物，  
土地少不了甜美的雨水。”

“我发现，我毕竟还是爱你……”

“你看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我请这位专家没错吧。”

我凝视着她，我们都在牧师住宅。外面下着大雨，屋里升着温暖的火，凯索普太太刚刚拿了个大沙发垫，放在大钢琴上面，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“是吗？”我惊讶地问：“是谁？他做了些什么事？”

“不是个‘男’的。”凯索普太太说。

她像一阵风似的指着玛波小姐。玛波小姐已经织完了那份编织物，现在正拿着一支钩针和一团棉线。

“那就是我的专家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珍·玛波。好好看看她，告诉你，她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了解各种人性中的邪恶。”

“你不该这么说，亲爱的。”玛波小姐喃喃地道。

“可是你本来就是嘛。”

“只要成年住在乡下，就可以了解许多人性。”玛波小姐平静地说。

接着，她仿佛知道别人期望她把织物放下，然后发表了一段老小姐对谋

杀案的看法。

“碰到这种案子，一定要保持开阔的心胸。你知道，大多数罪行都简单得可笑，这件案子也一样。很理智，很直接，而且很容易了解——当然，方式并不太愉快。”

“太不愉快了！”

“事实非常明显，你知道，你早就发觉事实了，柏顿先生。”

“我没有呀。”

“不，你发觉了，并且向我指出整件事实。你把每件事情彼此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自信，看不出你的那些感觉代表什么意义。首先是那句讨人厌的成语‘无火不生烟’惹火了你，可是你直截了当地想到‘烟幕’这个名词，这就是找错了方向——每个人都弄错了方向，想到匿名信上面去，可是问题是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匿名信！”

“不，亲爱的玛波小姐，我可以保证有，我就收到过一封。”

“喔，没错，可是那不是真的，亲爱的莫德听了都颤抖不已。即使在平静的林斯塔克，也不免有很多丑闻，我可以保证，住在这个地方的‘任何女人’都知道这些丑闻，并且可能加以利用。但是男人不像女人对闲言闲语那么有兴趣——尤其是辛明顿先生那么公平明理的人。如果匿名信是女人写的，一定会更尖刻。”

“所以你看，如果你不去理‘烟’，而直接找到火，就会找到答案了。只要想想所发生的事实，把匿名信放在一边不管，就知道只发生了一件事——辛明顿太太死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会想到，什么人可能希望辛明顿太太死呢？当然，碰到这种案子，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就是她的‘丈夫’，我们又会自问：为什么呢？有什么动机呢？——譬如说，是不是有另外一女人出现呢？”

“事实上，我所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，辛明顿家里确实有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。”

所以，事实就很明显了，不是吗？辛明顿是个相当冷理智的男人，一直受到一个神经质、喋喋不休的妻子的困扰，突然之间，这个年轻又吸引人的女人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男人到了某种年纪之后，如果又恋爱的话，就会变得相当疯狂。就我所知，辛明顿先生从来不是个真正的‘好’人——他既不亲切，又不重感情，也没有同情心，他所有特性，全都是不好的一面，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压制他内在的疯狂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只有他太太死了，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他希望娶那个女孩，她是个可敬的女孩，他也很可敬，而且非常爱孩子，不想放弃他们。他什么都想要：家庭、孩子、受人尊敬，还有爱尔兰。于是，他就必须付出谋杀这个代价。”

“我想，他确实选择了一处非常聪明的方式。从以往处理的案件中，他知道要妻子意外死亡，别人很快就会疑心到丈夫，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，看起来只是起因于另外一件事。他创造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匿名信作者。他聪明的地方，知道警方一定怀疑到‘女人’身上——不过警方也没有错，所有那些信全都是出自一个女人的手笔，是从葛理菲医生告诉他去年发生的一件匿名信案子抄袭来的。我不是说他傻到逐字逐句抄下来，他只是把其中的句子混合起来，结果，那些当然代表一个受压制、半疯狂的女人的心理。”

“他对警方的一切伎俩都熟悉得很：什么笔迹啦，打字测试笔等等。为

了这次犯罪，他已经准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在把打字机送给女子学校之前，就把所有信都打好了，而且可能在很久以前到小佛兹作客时，就割下那本书上某几页。他知道，一般人都很少打开布道书。”

“最后，当他把那枝虚有的‘毒笔’在人们心中建立起形象之后，就着手他真正的目的了。一个晴朗的下午，他知道家庭教师、孩子们，还有他的继女都会外出，同时也是佣人的例假，可惜他没想到，小女佣艾格妮斯会跟男朋友吵架，没多久又回到家里。”

乔安娜问：“可是你知道她到底“看到”什么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只能猜猜，照我的看法，她什么都没看到。”

“那么只是骗局？”

“不，不，亲爱的，我是说，她个下午都在餐具室窗口向外望，等她男朋友来道歉——但是，她事实上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因为当天下午‘根本没有人’走进辛明顿家，不管是邮差或是任何人。”

“因为她不太聪明，所以过了一些时候才发觉事情有点奇怪——因为辛明顿太太‘显然’当天下午接到一封匿名信。”

“你是说她事实上没接到？”我困惑的问。

“当然没有！我说过，这个案子非常简单，她丈夫只是把氰化物放在药包最上面，等着她午饭之后拿药时，自己吃下去就够了。辛明顿只要在爱尔西·贺兰回家之前或同时回到家里，叫他太太几声，听不到回音就上楼到她房间，在她用来吃药的玻璃杯水里，滴上一滴氰化物，再把匿名信捏成一团丢进壁炉，并且在她手里塞张纸条，写上：‘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。’就够了。”

玛波小姐接着说：“还有一点你想得很对，柏顿先生。用一张‘纸条’根本就错了，要自杀的人不会在一张小纸条上留下遗言，会用一张大纸——而且通常会放进信封里。

是的，一张纸条根本就弄错了，而你早就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你把我说得太好了，”我说：“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不，你的确知道，柏顿先生，不然你为什么会对令妹的电话留言立刻产生深刻的印象呢？”

我缓缓地念道：“‘我星期五实在没办法去——’我懂了！‘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。’”

（扫校者注：乔安娜之留言“我星期五实在没办法去”，英文是“I can't go on Friday.”；而“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。”，英文是“I can't go on.”。“I can't go on”是留言中常会用到的句子，因此辛明顿先生可以轻易得到（截取）这样一张由其太太亲笔所写的字条。）

玛波小姐对我笑笑。

“对极了，辛明顿先生偶然看到他太太写的字，就把他需要的部分撕下来，等待适当的时机。”

“我还有什么聪明之处吗？”我问。

玛波小姐对我眨眨眼。

“你知道，是你引导我走对路的，你替我把事情综合起来，而且还告诉我一件最重要的事——爱尔西·贺兰从来没接到过匿名信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昨天晚上我还在想，也许匿名信就是她写的，所以她才没有接到过。”

“喔，老天，不会，不会……写匿名信的人通常都会给自己也寄封匿名信，我想，那也是让她她感到兴奋一点。不，不，我之所以会感到兴趣，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——辛明顿先生的一个弱点，他没办法忍受写那种愚蠢的信给他所爱的女孩子。这是人性有趣的一种表现——可以是他的优点，但也是他露出马脚的原因。”

乔安娜说：“艾格妮斯也是他杀的？可是没有那种必要啊？”

“也许没有，可是亲爱的，你不知道你后来的判断有了偏差，一切看起来都有些夸大。不用说，他一定听到那女孩打电话给派翠吉，说她从辛明顿太太死后，就一直很担心，因为她有件事不了解。他不能冒任何险——这个傻孩子看到‘一件事’，知道一件事。”

“可是他那天不是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吗？”

“我想他在出门之前就杀了那个女孩，贺兰小姐不是在餐厅就是在厨房，他只要走进大厅，关上前门，别人就会以为他去上班，然后他就悄悄溜进小衣帽间。”

“等到只剩下艾格妮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他可能按了门铃，再溜回衣帽间，趁她去开门时，从后面把她打昏，并且用串肉针刺死她，再把尸体塞进柜子里，匆匆忙忙赶到办公室。如果有人注意的话，他是迟到了些，可是或许也没注意到。你知道，没有谁会怀疑一个‘男人’。”

“真是太残忍了。”凯索普太太说。

“你不替他感到难过吗？凯索普太太。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。”

乔安娜说：

“可是爱美·葛理菲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知道警方找到欧文诊所里的大药杵——还有串肉针，我想一个男人要把这东西放回厨房抽屉并不容易，你们猜猜看它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刚才来的时候碰到纳许，他刚好把答案告诉我——在辛明顿办公室一个过时的档案柜里——是已故的贾斯柏·哈灵顿·魏斯特爵士的财产资料柜。”

“可怜的贾斯柏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他是我堂兄，那么一个正直的老先生，要是地下有知，不脑充血才怪呢。”

“保留那些东西不是太疯狂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也许丢掉那些东西更疯狂，”凯索普太太说：“谁都没怀疑到辛明顿身上。”

“他不是用药杵击昏她的，”乔安娜说：“那个柜子里还有一个钟摆，上面有头发和血迹。他们猜想，他是在爱美被捕的那天偷走那个药杵，并且把割下来的书页藏在她家。这一来，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：爱美·葛理菲又是怎么回事，警方不是明明看到她打那封信吗？”

“对，一点都不错，”玛波小姐说：“她确实打了‘那封’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喔，亲爱的，你一定知道葛理菲小姐一直着辛明顿吧？”

“可怜的东西！”凯索普太太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他们一直是好朋友，我敢说，她以为辛明顿太太既然死了，也许有一天——嗯——”玛波小姐轻咳了一声，又说：“可是后来大家又谈起爱尔西·贺兰跟辛明顿的谣言，我想她可能感到很不安，认为那女孩子是个阴险的孟浪女子，想伺机钻进辛明顿感情的裂缝中，像这种女人，根本配不上他。就这

样，她忍不住心里的诱惑；何不利用匿名信把那个女孩从这个地方吓走呢？她一定认为这样做很安全，并且照她所想的，做了一切预备措施。”

“喔？”乔安娜说：“请继续说下去。”

“我想，”玛波小姐缓缓说：“贺兰小姐把那封信给辛明顿看的时候，他一定马上知道是什么人写的，于是想出一个一了百了的方法，使自己可以永远安心。这方法不大好，可是你知道，他心里非常害怕，警方不找到匿名信的作者，绝对不会干休。他把信拿到警局时，发现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了爱美打那信，就觉得自己碰到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正好可以了结这件事。”

“那天下午，他带着全家人到爱美·葛理菲家喝下午茶。他从办公室来的时候带了手提箱来，所以可轻易地把割下来的书页带去，藏在楼梯下的柜子里，希望这个案子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和解决。把书页藏在那个地方是一步聪明的棋子，让人想起凶手处理艾格妮斯尸体的方式，而且这么做也非常方便。他跟在爱美和警察后面时，只要利用经过大厅时的一两分钟就够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我说：“有一件事我还是不能原谅你，玛波小姐——骗梅根上钩。”

玛波小姐放下手中的编织物，从眼镜后面用严肃的眼神望着我。

“亲爱的年轻人，我们一定得做点什么，我们没有对这个聪明狂妄的凶手不利的证据，我需要一个非常勇敢而聪明的人帮忙，最后终于找到了。”

“那对她非常危险。”

“对，是很危险，可是柏顿先生，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遭到危险，你了解吗？”

我了解。

又是一个大街的早晨。

爱蜜莉·巴顿小姐带着她的购物袋从杂货店走出来，双颊微红，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
“喔，老天，柏顿先生，我真有点不安，想想看，我终于要搭飞机去旅行了。”

“祝你玩得愉快。”

“喔，我相信会的。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去玩，看起来一切都那么顺利，像是有神明保佑似的。好久以前，我就觉得应该离开小佛兹，因为我的经济实在‘太’窘困了，可是我又受不了让‘陌生人’住那个地方。”

“现在可好了，你把那个地方买下了，准备跟梅根一起住——那就完全不同了。亲爱的爱美经过这次痛苦的经验之后，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，加上他弟弟又要结婚了，(想到你们两兄妹都要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定居，真是太好了!)所以答应跟我一起去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！我们可能要离开好长一段时间，甚至说不定会——”爱蜜莉压低声音说：“环游世界！爱美那么好，又那么实际。我真的认为，一切实在都太好了，你不认为吗？”

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想到埋在教堂墓地里的辛明顿太太和艾格妮斯，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同意爱蜜莉小姐的话？但是我又想起艾格妮斯的男朋友并没有多喜欢她，辛明顿太太对梅根又不大好，所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一天我们全都会走上黄泉路！

于是我表示同意快乐的爱蜜莉小姐的看法，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太好了。

我沿着大街向前走到辛明顿家，梅根出来迎接我。

这不是罗曼蒂克的一幕，因为一头巨大的老英国牧羊犬跟在梅根身边跑过来，我差点被它的过分热情撞倒。

“这只狗好可爱，不是吗？”梅根说。

“就是有点热情过度，它是我们的吗？”

“对，是乔安娜送的结婚礼物。我们已经有好多很好的结婚礼物了，对不对？玛波小姐送我们的那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毛织品、皮先生送的可爱的克朗德比杀，爱尔西送我的烤面包架 - - ”

“真够代表性了？”我插嘴道。

“她在一个牙医那儿找到一份工作，非常高兴。还有 - - 我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许许多多的结婚礼物，别忘了，你要是改变主意的话，我得把那些东西都送回去。”

“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还有什么礼物？喔，对了，凯索普太太送我们一个古埃及的蟑螂雕像。”

“有创见的女人！”我说。

“喔！喔！可是你还不知道最好的一件事呢！派翠吉也送了我一样礼物，你一定没见过那么可怕的茶几布。不过我相信她现在‘一定’喜欢我了，因为她说那张桌布完全是她亲手绣的。”

“我想，上面的图案大概是一些酸葡萄跟蓟花吧？”

“不，是真正的情人结。”

“哈！哈！”我说：“派翠吉终于开窍了。”

梅根把我拉进屋里。

她说：

“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懂，除了那条狗用的颈圈和铁练之外，乔安娜又另外送了一个颈圈和铁练，你想是那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喔！”我说：“那只是乔安娜开的一个小玩笑。”

全文完



